

踊擗哭曰。事已如此。爾言何也。元亦無言。不知所爲。卜者曰。以吾所推見之。萬無意外之慮。而業已至此。余亦何爲。遂黽勉脫身而走。俄有人來言。臺諫蒙 允。旣散之後。以 傳旨下曰。減死旣許。還止。蓋使之不敢再論也。聖人之量。果不可測也。公於丁酉安老伏辟之後。爲國元老。極享天眷之隆。世以爲金孝命善卜。實不知天命自有定也。

丁酉歲。中廟密謂刑曹判書尹任曰。爾欲廢 中宮云。然耶。任曰。此必安老之計。安老欲害不相好者。則必以保護 東宮爲言。先起大獄。次驅諸人入其中。安老不去。此禍不止。願亟除之。 上曰。非爾無可除者。遂與大司憲梁演圖之。梁曰。非親見 上旨。不可。遂以前後之 旨示之。且曰。公猶以爲疑。則 啓曰。當爲政。以承旨爲右尹。以執義爲承旨。以此爲左驗也。約旣定。梁會兩司官于中學曰。有大事可論。皆曰何事也。梁曰。吾當構草。第少待之。蓋覘安老子視娶妻之日。安老方會客。千萬無他疑也。俄有吏曰。今日政事 命下矣。多官待其出草。梁托以腹痛。輒書輒抹。俄又

告曰。承旨某。特陞爲右尹矣。梁又起如廁。故遲遲待之。俄又告曰。執義爲承旨而去矣。執義蔡洛。乃安老族黨也。於是即探囊出草曰。老夫有所受。諸公勿疑也。遂一啓而蒙 允。自古去小人。非先回天意。則百發百敗。勢所然矣。宋之王曾。丁謂衆論快之。當時不以爲不正。若梁公所經營。雖與王文正爲有間。不顧一身。能去宗社之禍者。有不可一以清議責之也。丁酉修撰龔用卿。奉詔出來。蘇贊成世讓。以大提學爲遠接使。迎候于鴨綠江上。龔修撰沿路所作。相繼出來。極其富麗。蘇退休。慎於先聲。遂辭以病。吏曹判書沈彥光。爲館伴使。欲自往。往言于安老。安老曰。非其人莫可。鄭雲卿方在箕城。可送。遂以代之。及詔使之還也。別章。沈獨加贈二首。蓋示其能也。人笑其浮誇。

戊戌謁聖。鄭林塘登壯元及第。 中廟即遣中使。馳諭文翼公曰。卿之孫爲壯元。予爲國喜。又爲卿賀也。仍賜宴需。即日唱榜。拜爲正言。賜一等樂。林塘騎司僕馬。天童前導。妓工數十人。擁馬首而來。閭里觀者。闐咽門巷。

文翼方痛瘡苦吟。亟起而視之。不勝大喜。集客大醉。侈上之賜。不覺沉痾頓愈。撫林塘背曰。真孝孫也。滿座稱賀。

林塘以總角入贅元門。元與文翼公爲友。公囑于元曰。須勸讀之。不勤。撻之可也。元依公言勸之。不從。又欲撻之。走歸于公。因不還。元嘗問于公曰。今則讀書如何。公遂答曰。惟吉讀書日日不。林塘臥房中。方竊聽之。乃應聲對曰。祖主藥酒朝朝猛。喜曰。君勿慮。終當爲大人。鄭南峰芝衍。即公之嫡曾孫。方林塘之唱榜也。南峰年十二。公撫其背曰。爾無羨也。爾亦當爲及第登吾座也。其後南峰入相。先於林塘。以公大德。既有二孫。又能先見。如燭照數計。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果不可信哉。

六曹之事。判書盡決之。曹中雜事。叅議管之。叅判無所主。郎廳則一應事務。盡責之。曹司佐郎一員。而正郎行止自專。禮曹在六曹。爲清閑無事。而勝事最多。坐起之日。托以閱樂。坐於南樓之上。極擇妙妓勝樂。觴之終日。歌舞轟聒。時呼曹司佐郎。罰杯無算。而判書聞之。亦以爲例事。而不之責。

焉。林塘以佐郎爲正郎所侵。不勝其苦。判書招之。使書啓草。而猶不許送。久而入來。判書笑曰。佐郎必爲正郎所困矣。公俯伏曰。正郎非但不察自己之所掌。而乃使佐郎不得察其所掌。小人之意。叅判正郎。革之可也。叅判方睡遽起曰。佐郎佐郎。慎勿爲此語。庸劣老夫。生逢太平。優遊於六曹。亞卿。豈非盛世之好事乎。判書叅議亦大笑。公自知妄發。再三愧謝。岳君以禮曹佐郎。持公事詣林塘。公爲左相語之曰。吾嘗有一妄發。遂舉此以爲笑。且曰。吾則年少輕發。君無慮也。蓋岳君已五十。非年少故也。

寄齋雜記三

歷朝舊聞三 中宗

林嵩善大夫人性嚴莊。有五子。必就賢師以受學。第二爲石川。名億齡。字大樹。第三爲嵩善。名百齡。字仁順。俱受業於朴訥齋。訥齋嘗授石川莊子曰。爾必爲文章。授嵩善論語曰。足爲館閣之文。石川性踈脫。且不拘檢束。嵩善端詳無雜。大夫人極愛之。枕席臥起。皆令嵩善扶掖。事事稱意。石川則日以粗率。不任以事。己卯嵩善年二十二。明經爲探花。就試之曉。夢有人來謂曰。爾字我改以槐馬。對之。旣入試席。官問曰。爾字爲何。曰。槐馬。諸試官皆曰。此其人也。無不屬視有喜色。講畢。試官謂曰。夢有人來戒曰。有儒生字槐馬者。後當爲宰相。恐失之也。諸夢皆符合。爾當爲宰相矣。後爲安老所扼。處散地十年。丙午以右相赴京。到遼東卒。人以爲槐者三公之象也。馬者午也。此其驗也。然亦不可知也。

洪正士俯。即大司憲興之子。先大夫外王父也。以才行。見重於己卯善類。

嘗拜爲安東府使。國制。堂下官必兩司署經。然後乃赴任。掌令朴世熹曰。以某之爲人。亦署經耶。亟言于兩司。破格除署經送之。己卯諸賢作事之銳。推此一端。亦可知也。

洪正公。與成右相世昌。相許爲友。嘗於正月雪後。乘夕訪之。就東園別室。閉窓穩話。夜半有琴韻出庭際。潛穴窓視之。有老翁。就梅花下。掃雪而坐。露白髮橫短琴。清音響指。殊極奇絕。成曰。吾大人也。俄知有客在堂。輒顛倒輟之以入。後公每謂人曰。方其月色如畫。梅花盛開。白髮飄然。清徽間發。漂渺若眞仙下降。不覺爽氣滿身。慵齋可謂仙風道骨云。

佐郎沈義。字義之。貞之弟也。能文章。拜吏曹佐郎。被賜暇讀書堂之選。俄以性品不慧。遂沉滯不達。則入典籍。出則開城教授。而讀書堂終身猶在也。嘗見兄之位高權盛。多置田園。心中不悅。欲以計瞞之。一日早朝。愀然抱悲。淚痕滿面。而謂貞曰。夜夢先夫人。撫吾背曰。余兄極富貴。爾獨寒如此。某處田某處田。雖分於祠堂。而爾兄無此。亦足備祭祀。何不取以爲食。

云矣。貞有人心。安得不動。輒潛然曰。先妣有命。何敢斬耶。遂取券以與之。貞久而覺之。又對義如前日之言以試之。義乃笑而起曰。兄之夢。是春夢。不足信也。貞亦笑之。貞有銀杯。義欲之。每到貞家求飲。飲訖。輒袖之曰。願兄給之。兄曰。於我甚相適。不可給也。遂還出之。如是者非一。一日以鐵造杯。酷類其制。袖而去。又求飲。飲訖。又袖之曰。願給願給。兄又不可之。乃潛以鐵杯換出之。即起曰。兄弟間。一銀杯且相惜耶。望望而去。貞疑之。取來諦視之。果鐵造也。又恐兄之不免於禍。屢欲言之。以其癡而不省也。嘗到貞家。見鼠竇。指而謂兄曰。此兄他日求出而不可得者也。今日試出之如何。貞不答。後兄被法。乃來哭曰。鼠竇在彼。兄何去也。與成世昌爲隔隣。見其園上浣三紬系樹枝。潛取以懷之。一婢呼曰。沈佐郎盡取紬去矣。成夫人亟以他三紬送曰。此欲爲衣表。願換此內也。回謝曰。旣得表。又得內。夫人知我心也。割之爲五六。分與路人。盡而後止。以開城教授。每會諸生。爲白日場試。其製述只一人三下。其餘數百皆次上。諉以落幅自取之。又得數

十雞子。烹之使熟。分給諸校生曰。春育雛。夏秋又育。一年三育。可得百餘。及期照數督之。人不能支。然徐花潭成右相暨洪正爲友。自號大觀齋。著大觀小觀賦以示意。又著記夢以寓言。花潭亦有送大觀子序。見之可知其爲人。成公洪公。與之同登後園。月夕携手。縱橫談論。無所不及。夜半乃罷。久以爲常。成洪二人。非妄交之人。若非曼倩玩世之徒。則其亦自污以取容者歟。

中廟朝。任四宰由謙以特進官。任推以副提學。任虎臣以都承旨。任權以掌令。任柄以修撰。俱入侍。權又侃侃論人過失。四宰出謂諸子曰。吾家極盛。滿入侍者十二人。吾父子孫居其半。權又喜斥人。不敗而何。愀然不樂者久。我王父在天曹。見李晦齋滯芸閣。急引爲說書司書。遂迭爲銓郎。弼善文學。竟代爲司諫。嚴舍人听。少有詩名。王父爲輪次官。必致昕製之。連中進士及第。王父在天曹時。嚴已爲佐郎。嚴常許王父爲知己云。

許礪爲吏曹判書。許礪爲叅議。沈連源與王父爲正郎。許沆爲佐郎。礪辭曰。

一家再從。同在銓曹。古無此比。請遞臣判書。中廟答曰。皆非相避。有何妨乎。然若以爲未安。則叅議可遞之。盖一家五人。同入政曹。古今所無云矣。沈忠惠公連源。以副提學。出爲濟州牧使。安老擠之也。拜辭之日。安老以壺酒。送之於漢江上。執杯嘆詫。以示難別之色。且曰。君之此行。吾實不知。君有弟幾人。可堪作官者乎。公曰。雖有二弟。通源業科。逢源多病。不堪仕矣。未數日。拜逢源爲金吾郎。病不能出。遂移拜副率。公曰。平生所不知者此也。既出其兄。又用其弟。何心也。

丁酉殿試。安老爲試官。沈通源與其兄逢源。亦在場中。見策題。輒搆草將半。出而示之曰。須效我作。及第可作也。有曰。忠黨奮起。正論堂堂。其兄不悅曰。莫非有數。安可容力乎。通源遂擢爲壯元。士論鄙之。

鄭林塘與李洪男爲友壻。戊戌謁聖表題擬。本朝禮曹。請撰東國名臣言行錄。李以學而仕。仕而學。言顧行。行顧言爲首。偶以示之。佯曰。此極賤人。誰不爲。李改之。林塘乃用其句爲壯元。李爲副。一時稱好事。

兵曹佐郎尹春。年上。疏曰。敦寧都正尹元老。從濫多氣。好弄朝權。請早除之。以安國家。命會大臣二品以上於賓廳議之。李忠正公浚慶。以工曹叅判。在二品之末。或言具法正刑可也。或言不可緩也。即於諸會處。撲殺之可也。或言刑物預具可也。公曰。安有國母在上。而無端殺其弟乎。況未有顯罪。而撲殺士大夫可乎。決不可爲也。盖國論已定於外。而公之言如此。衆議遂沮。只論以賜死而罷。然諸宰相莫不歸咎於公。曰。使宗社罪人失刑。面面相視。爲公甚危之。公望見一宰相。呼與同行。乃若不聞。終亦避去。公言平生無所懼。當日氣色凜凜然。殊可懼也。

仁宗

仁廟大漸之日。權政丞轍。以舍人持公事。詣二相尹任。則方於大明殿上。脫團領臥寢。不覺竦然而退也。鄭北窓礪。與內醫諸提調入診。則上候已奄奄。而獨尹興仁一人。在側扶掖而坐。人莫不駭視。以爲大禍不遠也。仁廟賓天。尹仁柳灌柳仁淑。或黜或罷或遞而已。林嵩善既叅北門之啓。

外祖以其季弟。方爲禁火司別提。而先妣年纔十五。常在其側。頗記其一二語云。尹元衡以禮曹叅議。短小不揚。常訪嵩善於外祖第。繼有大司憲閔齊仁來訪。則尹自後門避去。不相見也。嵩善每嘆曰。得無不免乎。又有柳灌柳仁淑。潛言大君有眼疾。不可立之語。又有尹興仁。抱上腰。請立桂林君。仁廟掉頭曰。有大君在。決不可爲也之語。其後毛麟李德應之招。略與相同。又有彼輩率壯士。先殺北門諸宰。次舉大事之語。故外祖方直禁火司。聞有人馬聲。輒提燈檠。當門而立。擬爲迎擊之舉。如此者非一。不知何物奸鬼。先爲飛語。次投封書以實之。又爲恐動之語。使人人不得自安。不測之禍。若將出於朝夕。雖以當事諸宰。亦在脅誘之中。不辨真僞。而意有是事。甚者則因其說而售其私。遂成斬伐之禍。吁可痛矣。或言安世遇寶城守等所造云。

明宗

余嘗見安名世史記及供辭。史記只記其三條。供辭多不記。一曰。尹任等

已死。註曰。梓宮在殯。一日殺三大臣。初則曰。其心不安。只可罷遞。後則曰。謀危宗社。果可以服人心乎。二曰。王大妃曰。如白仁傑輩。註曰。辭甚厲。惡之。三曰。諸臣之在上前者。自在潛邸時。極其推仰。常有願死之心。群言雜起。口之鈍者。或爲利口所奪。而獨兵曹判書李芑。默無一言。蓋以首事之人。爲無以加云。及正郎韓智源。激之以發其史記。遂就輪獄。供曰。臣與李德應。性稟各異。臣則孱弱。德應多氣。同在山寺。目臣以孱生。故臣亦厭其多氣不取也。及同爲及第。德應家設齊馬首。而臣則不往。以此任亦惡之。絕無往來相議之分。安有庇護逆賊之理。史記則不過記其一時所見而已。及見德應之招。然後始知其逆賊也。豈敢知情而故爲庇護哉。李芑亦以辭明義直欲活之。顧議諸推官。而業已承服。遂取結案。臨刑。其友安自裕。飲之酒以訣。名世曰。好在。因顧謂家人曰。勿教子讀書。有二子千之百之。皆不知一字云。

朴訥齋爲羅州牧使。林石川爲教授。相得驩如也。訥齋之子敏中家。素豪

能文章喜任俠。顧訥齋性嚴簡。不敢出入。石川欲見之。亦不過使瞥然交語而已。一日當赴舉。邀石川於光州私第。盛設酒席。執禮甚恭。酒既半。敏中起請曰。今先生以試官臨圍。當出何題。石川訝之曰。觀近日士子製述。無出子之右。今日壯元。非子而誰。年少有志之士。尙有此問耶。朴曰。自念此膝。先生之外。平生不可屈也。萬一不如意。何面目立於世。以此爲區區請也。石川慰勉而已。終不言而去。果居魁。年二十六。早夭。文章之士。好勝。蓋如此。

金河西麟厚。文章學術。爲一時所推。嘗以玉堂兼春坊。特被中仁二聖恩遇。爲親乞縣之日。值二聖繼陟。因棄官還鄉。遂稱蹇濕。不出戶庭。常以六月晦。前至七月之終。痛飲沉醉。一切不省人事。有時痛哭。悲悼不自勝。蓋有至痛於仁廟上賓之日。而爲難言也。

林牧使亨秀。倜儻有氣節。能文章。善騎射。一時以文武全才許之。乙巳以後。爲權凶所忤。自副提學。出爲濟州牧使。發船之日。風浪不順。雖舟人皆

縮入。不敢出頭。公上舡橫走。自此至彼。數過而猶不止。篙工急抱之曰。此外即彼生也。何輕視也。公笑曰。唉。我豈止此而死者乎。未幾罷還。俄有賜死之命。具衣冠拜於庭。與老母永訣。出就死。揚揚若平昔。引藥跪飲。有一奴飲泣進安酒。公却之曰。香徒用罰。亦不許安酒。此何酒耶。怡然而盡。林嵩善百齡。許判書磁。當初同叅忠順堂之對。謂以任等不自安。遞罷權仁淑。竄任而已。厥後因鄭順朋之既。遂以謀危。宗社論。以謀逆正刑。錄勳之後。頗有伸救士類之意。至曰謀危。宗社罪名過重。磁則常曰。我其不免小人矣。昌論陳復昌。反爲尹元衡所劾而竄死。嵩善則未幾赴京。道卒。林亨秀在濟州。聞訃痛哭曰。斯人死。我其死矣。蓋嘗保護。只使謫宦也。洪判書曇亦曰。吾爲舍人。嘗於闕庭之會。在外幕聞之。嵩善言。近日治獄。與齊初本意。漸漸頓異。此何爲哉。人心其可服乎。若使嵩善久在其受禍。必不下於許判書云。

仁廟賓天。大臣以右尹崔輔漢。差守陵官。輔漢親自往愬於大臣。至以脛

骨出示之曰。羸瘁如此。而能勝三年喪乎。哀怨不已。大臣乃改之。有一臺諫。將論輔漢隱過。白叅贊仁傑爲持平。止之曰。此雖非公論所許之人。不近情理之說。橫加於人。甚不可也。以此獲免。平生感之。乙巳密旨之下。公獨啓之。至以大司憲閔齊仁爲有同傳令軍卒。文定盛典。禍將不測。輔漢方爲同義禁。終始力救。止付處而已。公初非有意於救崔。而彼之爲恩。至於刻骨。君子一言之惠亦大矣。金叅判鸞祥。乙巳名士也。嘗以正言在家。大憲閔齊仁在洞內。年紀絕高。而善類誅殺之後。自知爲少年清論所不與。常不安於心。一日赴任。歷入金公家。先投名緘。俄有一小婢持而出曰。方梳頭。姑立門內。閔大慚恚。卽命還家。嘆曰。我爲人所挽。不忍一朝之死。終見辱於隣里少年。尙誰咎哉。閔陞二相。常自憤恨。對人嘆曰。當初只欲黜任而已。豈知輾轉至此乎。錄勳論賞。豈不愧乎。語洩。削勳奪其官爵。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呻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能構思。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窘急之弊。

崔遂代製。申旣錄勳之後。所分逆賊子孫及奴婢等。皆許自便行止。一切不使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平生以歇後得名。而處事如此。所不可及也。公酷耽文翰。不事活計。有頑奴不修貢。乃以詩題送曰。平海郡居奴莫同。年年身貢聽如聾。官威捉致非難事。須趁明年二月中。嘗爲刑曹判書。不能辨決。罪人多滯。獄不能容。請加造典獄。一時譏之。以此揆彼。歇後之中。亦極善處。人固可以一概論哉。

李大憲溘退溪先生之兄也。性敢於有爲。常以功名自許。李芑仁廟初。新除右相。公劾之。遞之而止。貽書退溪。責以一向恬退。何時展盡平生所學耶。退溪貽書。勸其還鄉自守。有忠州徙民崔賀孫者。窃取一鄉品官鄉會名目。將上變。爲人所捕告。邑倅李致。轉報監司。公以監司命刑之。遂斃。李洪男嘗有嫌於公。乃喉臺諫。諉以滅口護逆。拿公下獄。受訊道死。時方盛夏。尸體糜爛。自古受禍之慘。未有如此者。退溪先生長往之意。於是乎善。浩然不回矣。

正郎韓智源與乙巳史官嘗有私嫌聞其有直筆意爲其人而洩之安名世自史官遷弘文博士雖不敢自言而知其必不免及其被禍名世爲首罪趙濮杖流道死孫弘績流濟州而皆非智源所欲搆者也修撰尹潔與綾原尉具思顏正字林復爲酒黨日夜相從縱飲語及時事有指斥文定垂簾之事未幾語洩具恐禍及先啓之尹與林俱下獄在獄亦取林家酒痛飲爲永訣尹死杖下林亦竄遠方安尹二學士年少有才華俱死於非命士林痛惜之

乙卯倭賊六十餘艘來寇陷於蘭達梁兵營康津靈岩郡守李德堅被虜賊進圍長興九官救兵一時潰散兵使元績敗死府使韓蘊城陷死之監司金澍馳到靈岩不知所以爲計聞我外王父以前牧使在家急召問方略乃曰公以一道之主不可在此退住中道以爲策應之計但長興新破賊勢大熾若失靈岩則羅州以上盡皆搖動雖元帥下來亦無設鎮駐軍之所矣全州府尹李潤慶位望並隆且有將略南原判官梁某亦有可用

之才公可急召使守靈岩終能破賊金曰公亦可守此城辭曰我鄉人也不足以有爲許之李公潤慶即擇才人四五百名盡俱綵服去入城爲防守計朝廷聞之以李公浚慶爲都元帥沈守慶金貴榮爲從事官金景錫南致勤爲左右防禦使進駐光州羅州爲左右犄角之勢賊圍靈岩城中嘗夜驚潤慶張燭出大廳戒勿虛動如是者日三四久而乃定浚慶以書勸出城潤慶勅毋納再來使射之遂不復來方浚慶貽書之日城中聞其將出荷握有土崩之形及射而絕之人心遂安南致勤使軍官蘇達突賊陣馬蹶被殺衆方洶懼潤慶先伏弩且設菱鐵於道使才人盡着綵服出入於弩鐵之間踊躍爲呈才之狀賊張其翼而退之或死於弩或傷於鐵不敢復退盡入鄉校列隊而出爭觀優戲南致勤等分軍爲左右翼掩其不意賊不能支遂潰乃盡殲之海南縣監邊協自長興敗回本縣修城設伏十餘賊入境被殺一賊逃回自後不敢更犯其境朝廷以金澍爲臨賊失措罷之以潤慶代之以邊協爲全其城超爲長興府使斬德堅于軍中

以徇。

成笑仙悌元。趙龍門昱俱以遺逸出六品。成爲報恩縣監。趙爲長水縣監。乙卯南警。報恩方到公州聞變。即以一小紙使下人送之鄉所。軍人及軍器軍糧一應軍需。無不立辦。而盡皆精緻。長水軍用頗缺。南致勤縛致之。塗蠣灰於面。將斬之。已而杖而黜之。遂得狂易。棄官還家。世以此爲公之短。朴叅判民獻。幼有孝行。政府啓之。擢爲叅奉不就。善屬文。士子求與同接。入試場。競坐於其近處者。幾一場之半。丙午春榜初試。賦以潮汐爲題。詩以金聲玉振爲題。士子閣筆斂手。只待民獻出草。以爲依樣葫蘆之計。民獻托以霍亂不執筆。心中暗草。天又雨。士子無可奈何。日將沒。民獻曰。當走筆免拖白。遂詩賦俱成篇。居魁。東堂與康上舍惟善爲同接。表以請汰原從功臣爲題。康慷慨曰。此豈士子可製者乎。束紙而出。民獻以安劉氏必勃屬對。又居魁。自後清議。以不正目之。國法式年文科。則取三十三人。武科則取二十八人。如有恩賜直赴殿試。

之命者。則數外加叅。乃流例也。生員朴謹元。以太學生見忤於元衡。壬子式年講經。謹元居末。元衡喉臺官。以式年只取三十三人。乃國典也。既有直赴殿試之人。則已滿其數。不可更加一人。請依法削其一人。論之逾月而止。蓋知謹元不付己也。其後爲翰林。頗書其惡。同官懼其有禍。盡抹去之。謹元再書之。其人又抹之。書曰。上官自有所見。謹元又書之曰。下官亦有所見。竟不從。謹元之父。爲江華府使。以親病。受由歸覲。凡在官者。必諉親病。呈告受由。亦流例也。元衡又喉臺諫。論之曰。翰林朴謹元。以無病之父爲有病。至於呈辭受由。是欺君也。以無病之父爲有病。而欲爲往來遊衍之計。是不孝也。請削仕版。謹元爲人傾危。本無可取之端。而終始清顯。元衡有以成就之也。壬子式年。朴謹元朴仁元堂兄弟也。同講經登第。朴啓賢從姪也。以直赴殿試。亦上第。武科李元成。謹元等堂姊夫也。一家四人。同設慶席。衆賓盛集。桂花燦爛。見者榮之。朴二相忠元。啓賢之父也。把酒謂諸弟曰。吾一家太盛。不可不小心處也。仁元輒曰。各以其才取第。出

於分內事。有何盛乎。忠元聞之。甚不樂。厥後三人。或陞宰列。或至堂上。仁元獨不達。官至禮賓正。早歿。

明廟在潛邸時。嘗受學於慎希復。戊午別試。希復入殿試。試官考畢。以其試券上之。希復之名不在焉。特命次中以上盡入之。許令盡賜及第。希復始得參其榜。有老微弱公私賤並參之語。慎希復年過六十。老也。柳祖詢門地不顯。微也。尹根壽年二十二。弱也。姜文祐新良人。賤也。

吏曹判書尹春年。門無雜客。時時邀山人如體靜者。引就草堂。爲山水談。常若有遺世出塵之思。注擬之際。必用清明之士。廣置臺閣。雖有一二權奸鷹犬。廁於其間。而士類泠然。稱爲清論之人。實不知盡囿於籠絡之中。嗚呼。自在郎署。承弟之嗾。殺其兄。以取美爵。內與潛結。外持公論。以爲欺世地。一世或可欺。後世其可欺乎。

文定王后。嘗與諸功臣夫人。設宴於後苑。雖寡夫人。并許入參。文定先插花。以此勸之。林嵩善夫人低首不應。文定諭曰。諸功臣。義同一家。今

欲與諸夫人。穩叙同事之意。予亦未亡人。猶自先插。以爲從容歡洽之地。夫人不可不勉循之也。必以不敢稱之。固辭竟不從。蓋其天性嚴厲。有若男子。文定極其厚待。而亦甚憚之。

凡宰臣請諡者。將一家所錄。或師友所撰行狀。投呈于奉常寺。其頭辭曰。某官某。爲請諡事。奉常寺送于吏曹。考勳司取考平生所歷官階。並行狀。送于弘文館。撰其諡。備三望。以落點後。弘文館吏曹會同奉常寺。方撰諡。議送于兩司。議政府署經焉。林嵩善賜諡曰昭夷。諡法。容貌端雅曰昭。舉止安詳曰夷。文定震怒。同參議諡三司。並令罷職。弘文館則應教朴淳也。吏曹則佐郎朴謹元。欲以非色郎求免。公議藉藉。竟亦罷去。遂使改諡。三司方議于奉常寺。參奉張應禎出曰。此諡之定。恐非難也。愈曰。何也。曰。愚意。文正最爲合當也。無不竊笑之。亦被論罷。然以文忠改之也。

景福宮。癸丑年火。重修垂畢。沈忠惠以首相。禮曹判書尹漑以都監提調。往審。觀其外閣窗戶。皆用班子朱紅銅綠等真綵。尹公大怒。即捉致該郎

李仁健鎖項脫帽而責之曰。惟大向寢室。乃用以真綵。而么麼一微官。敢欲取媚要譽。毀法至此。不可不重治。當論以毀棄制書之律。辭氣勃勃。仁健乃忠惠之壻也。忠惠聞若不聞。待其從沙地。哀辭苦語。請死求乞。極其困辱。然後沈曰。此乃愚壻也。年少新進。不知國制有限。自陷於妄作。似非有情。而毀制之律。無乃太重乎。幸思其次。遂止推考而已。其與今之士大夫家。真綵丹青。照耀隣里。而肆然不知爲自犯大辟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奢侈日甚。習俗日壞。末流橫瀾。其孰障之歟。舍人金弘度。應教金繼輝。以才華意氣。自少相善。而弘度踈脫不拘檢。且喜言人過。而所與友者。皆一時名流。與司諫金汝孚交惡。執義金幾。嘗以汝孚隱過。言于弘度。汝孚聞之。又言弘度方居喪。往娼家醉倒。輾轉相訐。汝孚遂與其黨大諫金百鈞。司諫趙德源論之。竄弘度于甲山。繼輝削黜。金幾至於下獄杖竄。或罷或補外者亦多。汝孚既得志。行事恣橫。人皆側目。首相沈忠惠啓曰。金汝孚敢以私怨。自相攻擊。使朝廷不寧。金弘度所爲。亦未必盡非。而斥逐名士。殆

至空國。請罪之。汝孚德源黜。百鈞罷職。朴民獻亦以迹涉兩間。並被削奪。一強賊林巨正。楊州白丁也。性狡黠且驍勇。與其徒數人。皆極趨捷。起而爲賊。焚燒民居。亂搶牛馬。若有抗之者。則劓裂屠剪。極其殘酷。自坵甸至海西。一路吏民。與之密結。官欲措捕。輒先漏通。以此橫行無忌。官不能禁。朝廷使宣傳官哨探。賊倒着麻鞋。使見者入。則謂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其蹤跡。宣傳官往九月山見其迹。以爲出而經還。賊在後射殺之。朝廷又使長淵瓮津豐川等四五官武臣守令。領兵往捕。聚于端興。吏民已通之。夜率六十餘騎。乘高俯瞰。亂矢如雨。五官軍不能支潰。而尤橫無忌。伯父方爲鳳山郡守。處事有緒。賊憚之。有少年衙族。自鳳山還京。賊之伏於路者。到安城站嶺下。欲犯之。後有一騎。馳呼曰。此自鳳山出者。慎無犯。然苦其不能任意行走。使其黨捌作金吾郎模樣。乘傳急到郡。呼郡守出就命。伯父已知之。潛聚軍人。賊又訶知而逃。乃以武臣尹之淑代之。尹到臨津乘船。有六七商人。載物而驅。衝撞不顧而上。尹怒欲捕治。其人等遂開其裏。

皆弓矢刀槍也。尹始知其爲賊，策馬下船，諸賊追之，僅而得免。宗室端川令善吹笛，行到開城青石嶺被拘，賊問曰：爾爲誰也？得非善吹笛端川令乎？曰：然。今始勸之，時月正明，賊數十環擁而聽之，笛是鶴脰，體短而韻響清越，出自袖中，弄之作羽調，賊聞之，咸曲踊飛動，有衝天之勢。徐變而作界面調，曲未終，皆嘻噓嘆息，至有流涕者。巨正觀諸賊動靜，急揮手止其笛，曰：宗室之人，留之無任，可使還送，因解其所佩小刀，給之曰：道路如有梗，以此示之。翌日到長湍，果有數騎欲犯之，見其刀，嘖嘖而散，曰：何從得此耶？自後形勢越大，數百里之間，道路幾絕，或言賊黨充滿都城。朝廷令五部作統，以譏察之，以南致勤爲討捕使，出鎮于載寧郡，賊領衆入于九月山，只率親切驍健者，餘皆散遣，分據險阨，以爲距捕之計。致勤盛集軍馬，漸逼于山下，使一賊不敢下山，賊之謀主徐林，知終不免，遂下山來降，盡言其虛實情形，乃進軍，搜林馱藪而上，諸賊皆降。五六終始相隨，使徐林往誘之，既來，盡斬之。巨正越壑而逃，致勤令自黃州至海州，盡發民

丁作人城，自文化至載寧，一戶一幕，箇箇搜探，賊始計窮，投入一村家，致勤進圍之。巨正劫其家主老嫗曰：汝不急呼而出，則當殺之。遂呼賊而出門，則巨正帶弓矢爲軍人狀，拔劍逐其嫗，出曰：賊已走矣。諸軍不知彼爲賊魁，一時齊呼走，擾攘喧聒之中，已扶下一軍士而奪其騎馬，馳入衆中，亦不知何人奪去也。俄有一人，徐出陣向山後去，曰：卒病欲臥治。一人曰：安可離陣一步，此可疑。五六騎追之，徐林遙呼曰：賊也。亂箭射之，創甚，乃曰：吾之此計，皆徐林所爲也。徐林徐林，終能投順乎？蓋憤其先投降，欲以見戮也。賊發三年，五官見殘，官軍敗潰，動數道之兵，僅能捕一賊，而良民死者，罔有紀極，其時軍政之玩愒，良可嘆也。

寄齋史草上

朴錦溪東亮著

辛卯史草

辛卯二月初三日晴

假注書時

都承旨韓應寅

注書趙希哲病

左承旨李忠元

假注書朴直

右承旨李廷毓

翰林趙希輔直

左副承旨柳根

右副承旨黃懋

同副承旨

停常叅。有夕講。未正。

上御思政殿。特進官朴崇元申位。叅贊官黃懋。檢

討官朴弘老李幼澄。假注書朴東亮。記事官李春英趙希輔入侍。講通鑑

綱目。自某至某。

朴弘老曰。此與糾字同。釋亦同也。黃懋曰。杜甫曰。萬事紀紛。惟絕粒。亦此

字也。因進曰。帝王之學。當主大義。見古之為善者。以為鑑。為惡者。以為

戒。不齊區區。討論字義音釋之末也。講訖。朴崇元啓曰。尙衣院遺在綺

緞。其數甚少。如遇內用之日。或有不繼之憂。請早令區處。上曰。言于戶

曹。申位進。啓曰。軍器寺戰用器具。多以鹿皮為粧。而寺中見在之數。亦

且垂盡。竊聞全羅道海邊各官。一驅所得。幾至不億。而終歸私用。繼自今

本寺不緊貢物。如魚皮雉羽等。責之全羅道者。一切以鹿皮換納。則用必

有裕矣。上曰。令該曹量處。李幼澄曰。臣於中原一路見之。則鎮堡城堞。

皆用厚輒。傳以石灰。方以不圓。高而無級。望之如粉雪。撐空。即之如鐵壁。

削立。極其堅壯。處處皆是。不似我國防備。而齟齬也。州縣有城池處。雖不

得一一用此制度。若於西北。先使指示。登時施設。則大有所益。上曰。備

邊司。前於阿耳也。萬戶金應瑞之往也。授以此制。以築一面。頗似利益

云。而厥後未聞作何處置。可依經筵官所達。更令司議行焉。啓訖。以次退。

萬曆十九年辛卯四月二十六日

檢閱時。

寄齋史草上

二一七

司憲府持平鄭光績。大司憲執義以府意。啓曰。接見夷人。禮莫盛也。而若以女樂。肆然並陳。則非帝王遠女色而視遠人之道也。請命該曹代用男樂。答曰依啓。

先是日本國王平秀吉。出自傭奴。從前王征戰有功。官至大司馬。久之。前王源氏。卒無嗣。秀吉乃自立爲王。大肆殺戮。以示威。遠近皆畏。琉球暹羅。亦遣使皆附。至是遣臣僧玄蘇。侍中平義智。請修舊好。慶尙道觀察使馳啓之。上曰。秀吉乃弑君自立。大逆不道之賊。當沐浴以討之。不可與之通。宜責以大義。絕其來可也。群臣以爲夷狄禽獸也。不可以人理責。姑使之上意。察其辭氣。以處之。未晚。不可橫挑其毒。而速其禍。遂遣宣慰使以迎之。及到宣也。玄蘇曰。兩國相通。信使不絕。中間廢阻。大是欠事。今關白新定大位。悉復舊制。俺等之來。專望使臣之報聘也。朝廷皆以百年久廢之舉。今不可遽從其請。玄蘇等卑辭力懇。久而不歸。判書柳成龍權徵韓準等以爲。全羅道有沙火同者。從賊縱與。丁亥年。鹿島之賊。亦其指示。

若擒還此人。則日本求和之誠。可無疑矣。議未決。修撰許箴嘗於筵中進言。秀吉本一匹夫。乘時崛起。一島之中。多不服從。不過藉我國之勢。得以鎮一島之心也。必無他意。況送而詳得其情形。虛實則在我預圖。亦甚有益。送之便。成龍亦以爲然。力贊之。上遂令群臣再議。蓋成龍箴有時望。群臣不敢有異議。遂以刷還沙火同等爲約而送之。未久。玄蘇等縛取沙火同及邊民被搶者三十餘人。以來朝廷進賀。又以沙火同爲俘。獻之。太廟乃遣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書狀官許箴。從事車天輅。以聘之。其還也。玄蘇平調信偕來。至是。將親賜接待。該曹照舊例。以女樂上請。故臺臣論止之。

萬曆十九年辛卯四月二十七日

傳于左副承旨鄭昌衍曰。日本副使平調信。前以都船主。爲我國多有致誠之色。二十九日接見時。齊以予意告之。副使別使賜一爵。我國宰臣及進爵後自上。古無其例。而爾則從前往來。頗効恭順。特賜一爵。臨時以亦各賜一爵。

此為辭承旨察為之時。日本情形多疑。故自上另致殷勤。以收其心。

萬曆十九年辛卯四月二十九日晴辰初。上御翼善冠袞龍袍。出于仁

政殿。文武二品以上。各以次入侍。禮曹判書鄭琢。引日本使臣玄蘇平調

信入。玄蘇平調信俱伏從二品之末。玄蘇等一進一止。鄭琢必為導。宰臣進爵後。玄蘇亦以次進爵。上令

都承旨韓應寅謂玄蘇曰。古者與國一往一來。無非禮也。今則與日本更

修舊好。有同一家。故特進爾等親賜之酒。爾等可知此意。玄蘇叩頭稱謝。

鄭琢又引平調信出詣進爵之次。上厲聲曰。平調信未出次之前。承旨

齊有傳命之事。而承旨不傳之。禮判則不待。傳教而徑使引出何也。上意欲於

接爵知其為出見之日使之鄭昌衍進曰。頃承傳教。即令禮曹諭之調

信矣。上曰。予之言。非不明白。而猶不能稱意。奉行痛矣。昌衍曰。臣實

不知自。上本意。致令至此。惶恐待罪。上曰。此非待罪之地。韓應寅曰。

時調信頻出次已久而未進爵之命此事已無及矣。調信出位已久。請使

速令進爵。上曰。依啓。政院可謂善察事矣。指昌衍也。辭氣極有痛恨之色。上又令韓

應寅謂調信曰。日本副使。古無進爵之例。而爾則非他使臣之比。故特令進爵。爾知此意。禮訖。以次退。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初四日晴未正。上御宣政殿。副提學金晬進講

綱目東晉元帝紀。知經筵兵曹判書黃廷彧曰。我國士子。名為攻文者。

只以尋章摘句為事。不務博覽群書。至於老莊等書。見之者尤少。只以多

出於諸書中。故士子不知其為老莊而用之。似不可一一禁之也。至於先

儒亦多用之。所可禁者。崇尚其道者也。時上令禮曹禁士子科場用老莊

莊處下講訖。金晬進曰。平秀吉。不過狂悖一匹夫。其所言似出於恐動之

言。以此無實之言。至於陳奏。天朝則實為未安。允吉等之還也。日本書

啓有曰。自嘉靖年。大明不許日本入貢。此大羞也。明年二月。直向大明。朝

鮮亦助我。飛入大明宮乎。辭不多。而悖慢極甚。允吉回到釜山。先啓書契。

書契到之之日。適夕講也。上覽畢。即使入侍人等見之。判書尹斗壽亦

在筵中。見訖首進曰。此等即當具奏。天朝因陳我國通信本末可也。

上頷之。其後允吉等復命。上歷問之。允吉曰。觀其事狀。萬無不犯之理。金誠一曰。秀吉出入起居。少無威儀。至於見臣等之日。手携小兒。動作無常。以臣觀之。只一狂暴人也。其所言。固未必皆然。而難使其言皆是。不過無紀律無智略一愚賊。何慮之有。許箴則執其中。而稍右允吉之言。上曰。三人所見。若是不同。何也。朝廷亦不能指的。金誠一與柳成龍素相親。成龍信其說。乃曰。設令秀吉犯順。聞其舉止。似無足畏。况其書契之辭。要不過恐動。若未得其實迹。而經奏。天朝致有邊徼之騷擾。則已極未安。而福建與日本。不甚相遠。若使此奏落於日本人之耳。則難保其無致疑之隙。速蠶蠹之毒。彼此俱無利益。而只有損害。決不可奏聞。上意與斗壽合。以爲彼此利害。有不暇論。而以小事大。大義所在。豈可不爲之奏乎。朝廷不得已具奏。未發。金晬承成龍意旨。聞是日有夕講。代校理沈垓入侍。故首及之。上顧黃廷或曰。兵判之意若何。廷或對曰。晬之言大不然。我國家事天朝二百年。極其忠勤。今聞此不忍聞之語。安可恬然而不爲之

奏乎。晬曰。大義則固如此。但書契辭雖曰如此。而使臣三人所見不同。此豈非無實之訂乎。上曰。使臣三人皆曰。萬無犯順之理。書契之辭若此。則猶當取以奏之。况或言必犯。或言必不犯。此不過所見之異耳。大抵爲臣子者。聞犯上之語而安坐乎。晬曰。事有經權。若知其萬分無疑。則固臣子急急陳奏之不暇。而未得其實狀。遽煩上奏。徒貽皇上宵旰之憂。因致邊釁之生。則豈非可悔之甚者乎。廷或曰。此又不然。萬一國家多福。使此夷酋。徒爲大言而止。則我國及天朝亦不害。因此而得爲防備也。若萬一國家不幸。果如書契之辭。則爲臣子者。知而不言。使天朝邈然不知。猝致猾夏之辱。則此時可得悔乎。晬曰。此皆設辭也。豈至於此。福建地方與日本。只隔一海。而商賈通行。若我國終至奏聞。則彼無不知之理。若既奏之後。果無犯順聲息。則非但天朝必以爲不實而笑之。至於日本。則亦必以此而致怨。他日之憂。有不可言。愚臣賤見。實出於此。上曰。福建果近於日本。而商賈又通。則安知日本送我之書契。已及於

福建之人而得以上聞乎。若然。與其受怨於日本。不若盡達於天朝。豈可只慮奏聞之落於日本。而不虞書契之已達於天朝乎。設使此酋果無犯順之事。而書契則不無已達於天朝之理。萬一自天朝問於我國。曰。日本約與爾國同犯天朝。而爾國不奏何也。如此爲辭。則雖欲免引賊犯上之言。其可得乎。前日尹斗壽之意。亦及於此。今日兵判之言亦然。不可不奏也。廷或意與斗壽合故極爭之。睟曰。大義所在。臣非不知。而國家利害。亦有可慮者。故適對筵席。偶然及之。但奏聞必不可已。則至於日本師期分明。上聞大似圭角。古事弘文館入直官員。例於二王日前。講定進講冊子文義。至於訓話音釋。亦必先期訂定。故雖同是弘文館官。而非經筵齊次者。則不敢奪次也。金睟聞奏。聞將發。入謂校理沈岱曰。吾於今日。當親啓不可奏聞之意也。又謂修撰朴東賢曰。此事乃國家大議論。吾當力陳。期於不奏。修撰亦可助吾言也。東賢曰。大義所在。似不容已。睟曰。第於筵中。聽吾所啓之辭。則可知矣。及入對。廷或之言。極其反覆。上亦嚴辭

據理。示之以必奏之意。則睟乃變其說。至曰。偶然及之。有若以經筵官。循次入侍者然。上曰。旣以夷情奏聞。則師期又無其實也。安可沒之耶。睟曰。明言師期。似爲未安。至於奏聞之辭。以聞諸何人爲之語乎。若直舉通信之事。則無乃有難處者乎。如此等事。不可不斟量處之。上顧左承旨柳根曰。承旨之意。大抵如何。根曰。臣於內醫院。適與左相柳成龍言及此事。則成龍以爲大義所關。雖不得不奏。而國家利害。不可不慮。秀吉雖狂悖。必不得犯天朝。而我國在至近之地。橫受其禍。則極可憂也。况聞諸使日本者之言。則必無發動之形。雖發亦不足畏。若以此無實之言。一則驚動天朝。一則致怨隣國。秀吉之怒。未有不由此而始萌也。至於通信一事。直爲奏聞之後。萬一自天朝盤問其曲折。則恐必有難處之患也。如不得已。必欲奏聞。則以聞於被虜逃還人爲辭。則似不至大妨。上曰。予所問者。承旨之意也。根曰。臣之意。則大義所在。不可不奏。但一一從實直奏。則或不無難處之患。從輕奏聞爲當。

根於廷彧。有師生之分。而又與柳成龍金晬相善。蓋見其有權而趨附之也。是日廷彧與晬所言各異。自上方右廷彧之議。以此根不敢有是非於其間。而適上歷問其意。亦不敢以己意對。泛以成龍之言啓之。而欲有所回互。蓋恐見拂於二家也。及上固問之後。始乃折取二家之說而對之。上亦不以其言爲輕重也。根性輕淺。雖尋常論議。亦不得自立意見。故事多類此。

上顧修撰朴東賢曰。經筵官之意如何。上對臣僚不呼其名。至東賢對曰。人臣聞犯上之言。豈可安坐而受之乎。奏聞之事。不容他議。至於奏事曲折。不可草草議定。劃令大臣廣議處之。甚當。上曰。此言是。仍呼柳根曰。承旨以筵中之言。一一謄出。明日早朝。命招大臣議啓。啓訖。以次退。時日已昏黑矣。司諫院正言李廷臣。大司諫洪汝諄。意曰。萬戶素無武藝。納賂權要。圖授邊將。極爲痛憤。請命罷職。近來兵曹於除拜邊帥之際。不論才器。惟視請托高下。大非爲官擇人之意。請兵曹堂上色郎。並命推考。答曰。依啓。

兵曹判書黃廷彧。爲人驕蹇自高。及爲大司馬。受人貨賂。略無忌憚。邊將有闕。則許使一家之人。輪次受價。嘗謂人曰。受物補官。不足害事。爾等亦有所用。則我當從之也。時人謂之苞苴之盛。過於尹元衡云。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初五日

領議政李山海。左議政柳成龍。右議政李陽元。啓曰。伏見昨日筵中之語。金晬所憂。雖出於慮事之深。而人臣旣聞犯上之語。安忍默默不爲奏達於皇上乎。此則奏本已具。無容他議。但其奏本中措語之辭。若不十分酌定。則後日難處之患。果不可謂必無也。柳根從輕之說。頗似有理。若以聞於被虜逃還人金大機等。大機等三十餘日本刷還者。爲辭。極爲穩當。至於日本書契所答之辭。則以君臣大義。明白痛陳。極其拒絕。而措語之際。亦不使致有狠怒。蓋不惡而嚴者。要當如是也。請命大提學黃廷彧。急速製進如何。上曰。依啓。時尹斗壽黃廷彧等。以爲不可不奏。柳成龍以下。以爲不必奏。唯上亦以爲必不可不奏。而成龍等方執朝論。以此乃有從輕

奏聞之說。而師期及通信等曲折。沒而不奏。李山海依違兩間。無所可否。而李陽元素慵懦。又沉於酒。論議之際。只恃人口。拱手唯諾而已。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初八日巳時。上召對校理李幼澄。修撰朴東賢。等于宣政殿。幼澄進講綱目。訖。啓曰。自古爲天下國家者。勦業之主。立規模。而貽燕翼之謨。守成之君。遵制度。而致熙洽之治。我朝經國大典。周詳完密。曲盡事情。而前後續錄之作。又極其未盡之蘊。纖悉備具。一事未遺。朝廷之上。遵用勿失。則足爲一代制治之良法。而數百年來。玩愒度日。守法之官。視之尋常。惟以人情淺深。得以輕重其法。而至有三日公事之誚。鹿皮大典之譏。高麗公事不過三日。言其不能持久也。熟鹿皮言其或輕或重。或濶或狹。惟人所引。如鹿皮之軟熟也。皆諺語也。誠可寒心。繼自今一事一爲。必引大典所載。痛革謬習。朴東賢進曰。人君所以保治安。而盡自修者。不過廣開言路。得聞過失。而亟自改也。此誹謗之本。諫諍之旌。所由設也。我朝自祖宗以來。所以受諫。而使人言者。無不盡其道也。以言其經筵。則一日之內。有朝晝夕三講。此則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

對宦官宮妾之時少也。猶黨不能偏及於朝官。則有常叅朝叅朝賀等事。使六曹之官。皆得以所聞所見進也。此猶未也。又有輪臺之設。雖小各司衙門寒賤微末之臣。亦得進言所懷。容或有狂簡不中之說。未嘗有廢沮而杜絕其舉者。爲其嫌於壞。祖宗之制。塞進言之路也。今者雖有朝晝夕三講。而一月之內。或有或無。不過爲文具而已。至於常叅等事。廢不行。已踰二十年。輪臺之廢。亦近二十年。祖宗良法美意。盡墜不舉。此尤今日之不可不急更設。而自上若不誠以行之。則亦奚足以有補於治道哉。啓訖。以次退。

是對也。幼澄鹿皮等說。雖若鄙俚。不足聞。上聽。而要其遵用大典之言。實藥石之攻也。反復陳說累十端。而自上未示優答之色。終無一言。至於東賢。則言辭剴切。引祖宗朝舊事。頗極其丁寧。而日已再移時矣。上之氣色。尤似落落有不經耳者。東賢等欲有再陳。而自上淵默太息。不得已乃退。

右承旨黃熾啓曰。檢討官朴東賢所啓。輪臺復設事。何以爲之。答曰。知道。蓋不從也。自上英明才藝。出於天縱。而群臣之間。無能彷彿企及者。故固已輕視之也。經筵官等。常於顧問之際。未有贊揚之益。而反有所見不廣之誚。雖古人文義。徒諉聖學高明。不能容有開發。不過交口贊譽之而已。間有老成之人。言語質實。舉止朴鈍。率皆以迺踈目之。至於輪臺之日。小各司官員所言之辭。不過俚俗淺近之言。又有醜詆執政者。及當世名公鉅卿。故自上視此等事。以爲無益於治道。而有時致騷擾之端。遂一切不行。其弊初出於輕視臣僚。而終乃並與存羊之意而廢之。故東賢惓惓以此爲言。而終未見允。蓋以迺濶而不至察也。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初十日晴。不雨。是日。太宗大王忌辰。當太宗惟幾之日。天久不雨。內外山川。禱祀將遍。未有冥應。太宗憂之曰。亢旱如此。民何以活。我死當上告于天。即降甘雨。使百姓得以蒙其澤。果於是日。太宗上賓。都內大雨。遂致豐稔。自後是日。無歲不雨。人謂之。太宗

雨。歷二百年始不雨。有識者窃憂之。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十二日

以駙馬揀擇單子。公主翁主年可適人。則禮曹取士大夫內外士族等有子者。皆具單子。以進上。親自揀擇。時淑儀金氏之女。年長可適人也。傳曰。國家取人之規。至狹。至於婚嫁之際。姓字雖同。或有非出

於同貫者。安可並諉以同姓而不之取乎。今者駙馬單子中。未有姓李者。若非國姓。則取之何妨。令禮曹議啓。時外人皆言。上意在於李山海之子。禮子故有此教。或以爲李德馨之子。禮曹啓曰。我國之人。姓氏所自出。頗不能明。或有初爲一姓。而後乃因其所移居之地。遂爲某地某氏。或有初未有顯名者。而中間托爲某地某氏之族。如此等類。有難盡攷。取人之規。誠狹矣。而入我朝後。國婚之時。未聞有如此等事。取考謄錄。亦無可據之地。請廣收廷議。何如。

時禮曹鄭琢。以西川君鄭崑壽。博見士大夫族譜。且知典故。移書諗問。亦不得其可據之事。故只以無據爲對。而又請廣收廷議。蓋上意已有所屬。若直請不可。則恐致上怒。若徒事將順。則又恐得罪於清議。

是故其所對之辭。只言姓名本貫之難攷。而又以取人之規誠似狹矣。爲言其模糊卑微之狀。或謂之可憐生。

傳曰。予觀士大夫家。則未有嫌此者。而獨於國婚。則有如此雜談。是何道理。況世宗祖有李淑儀者。則是我朝亦嘗有是事也。禮曹啓曰。今承上教。始知有李淑儀之例。是我朝以來不可謂全無是事也。第考大典。則有勿取同姓條。所謂李淑儀。必是大典頒行前事。而其淑儀之或初入爲淑儀。或自宮人陞爲淑儀與否。皆未可知也。然則後世尙以大典爲率。此外似不容他議。傳曰。世宗聖人也。聖人之事。後世子孫當取以則之。大典先後不必論也。況此事雖無古例。自我作古可也。然議于大臣。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十三日

左議政柳成龍議曰。婚姻之際。勿論姓氏之出於一貫。而通自古今不相結親者。蓋出於遠嫌也。國之取同姓者。惟唐末李茂貞之子繼曠一人而已。茂貞本姓宋。因其有功。賜以國姓。初非李也。後世猶以爲譏。況漢主劉

聰欲納宮人劉氏爲妃。其臣舉先聖之訓。反覆告戒。此乃明訂。惟在上裁。時領議政李山海略陳該曹前後啓辭。不無所見云。而右議政李陽元則奏議之說。亂雜無章。大抵遷就。傳教之辭。而爲之回互。無圭角也。答曰。該曹既有廣收廷議。依此施行焉。蓋成龍之言。反覆明白。欲待廷臣之或有承順者。取以爲公論而施行之也。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十五日

參判具思孟議曰。配匹之際。婚姻之禮。人倫之始。不可輕也。先儒以爲人之不取同姓者。爲其近禽獸也。自古人君。以天下之廣。爲子擇壻。非不欲極天下之才。而觀諸史冊。未聞有取同姓者也。此則蓋嫌其姓字同。而非如今日欲得本貫之同異。而定其姓之同不同也。士大夫家。或有詳知其非一姓而取之者。然亦未免有識之譏刺。豈以堂堂國家。下效無識者之所爲乎。況世宗朝事。雖未得其詳。而不過爲一過舉也。大典之作。出於其後。亦安知世宗悔淑儀之事。而著之令甲。定爲金石之典也。然則今

目之所當法者。大典而已。至於自我作古之語。恐惹萬世之疑也。杞城府院君俞泓叅判李誠中等議。大抵皆以爲不可。時群臣獻議者。或有回互不明言者若干人。而具思孟滿紙勤懇。極其諄切。不遺餘力。俞泓李誠中亦力言之。至有該曹不能據理止之。甚是駭愕等語也。傳曰。該曹官員。各以意見並啓。

萬曆十九年辛卯五月十六日

禮曹啓曰。臣等俱以無似。又無學識。當國家大議。不能博攷典禮。以開天聽。獻議之臣。或有歸咎之辭。固所甘心。何容更議。然其不可不遵大典之意。則已於前日盡之矣。傳曰。姑置之。判書鄭琢。外似适疎。內實多詐。初承議啓之。教已知上意有所屬。而不敢明白對之。至於廷議指斥。然後略致自咎之辭。一以不大見拂於上。一以承對遷就之色。蓋其容悅患失之心。積於中。故臨大議多類此。

大東野乘卷之五十一終

大東野乘卷之五十一

寄齋史草下

朴錦溪東亮著

萬曆二十年壬辰六月十八日丙午。朝陰。早朝。上發自定州。過郭山到宣川。傳于都承旨朴崇元曰。郭山郡守李慶濬當隨駕。而適遞差。其代速出。以宣傳官高曦爲郭山郡守。時道路傳言賊必追及大駕而後已。力辭其任。至於出都元帥金命元馳啓曰。唐兵一千已爲渡江。而前面各官盡爲空虛。倉穀散失。軍卒逃匿。決無應接之路。今雖與李潤德等移文知會。而亦無使喚之人。臣本庸劣。自甘萬死而已。至李鎰李薦。薦自大灘不還。此必李贊未聞所在。傳檄催促。使之嚮導唐兵耳。

命元善射。有風度。自少以將帥目之。遂歷典邊郡。關西摠戎嶺北方伯。一時躡躡。惟其與物無忤。弛緩玩愒。決非三軍之司命。而國家無人才。倉卒之際。起復授節。雖良將。難可責效於數三日之內。而大賊逼江。萬事五裂。

其自江漢臨津大同江處處敗遁之狀不可盡責於此人。而若其箕城失守之後。書啓之辭。惟有萬死而已之字。況李鎰屢敗之餘。精神耗喪。李馨尤以驚惻之方。臨津之敗。實由於此人之乘船先遁之無去處。何足恠哉。監司宋言慎以一道之主。自初失魂。不能措一事。及出箕城。尋向熙川家屬所往之地。了無形影。而命元之啓。只舉鎰等半死之武夫。其透濶畏人。可哂也夫。○寅城府院君鄭澈。豐原府院君柳成龍。大司諫鄭昆壽。持平辛慶晉。請對。上召問曰。卿等有何所言。澈成龍對曰。國事至此。無非臣子之罪。言之無及。上曰。天兵將近。接濟無策。何以爲處。成龍曰。列邑空虛。所在焚劫。此實痛駭。言訖退。

初澈成龍相議曰。今之事勢。惟有渡遼而已。世子付 廟社之托。而只受監國之命。萬一 大駕渡遼之後。音問不通。則其間事勢。非早定大位。則不可也。吾等可與兩司入啓之也。嗚呼澈等此計。皆失之矣。古之國家。若遇變亂。則或雄藩大鎮。或忠臣烈士。各奉宗室。保有一隅。雖不得廣復

舊物。亦能綿不絕祀。今日之勢。幅員偏少。八道俱被侵迫。旣無雄藩大鎮之可以爲依。又無忠臣烈士之可以成事。雄當投竄山谷。終歸於糜滅而止耳。設令 大駕渡遼。天朝之人。問以 廟社安在云。則雖以傳奇 世子爲之答。亦非國君載主之道。而 世子獨向深僻之地。不過避亂之爲耳。豈是奉 廟主建一鎮。爲恢復萬一之望哉。大臣唯當歷舉如許曲折。還奉 世子兩宮同行。爲一處死生之計而已。旣不能計出於此。而請對之後。又不發一言而退。宜乎國事之至於此也。遼東游擊史儒原任叅將郭夢徵。領一千騎。到林畔館。上以袞龍袍翼蟬冠。往見之。行再拜禮。訖。上曰。不穀守國無狀。致有今日之禍。至勤 天朝大人。不勝惶恐。史郭兩將曰。不能早及平壤之救。是可爲恨。但事勢已至於此。祖摠兵到義州。俺等當還與祖爺講定。貴國何以爲計。上曰。一國存亡。係在大人進退。凡所指揮。願勤領受。時群臣或言。天兵進與都元帥合勢爲可。或言當聽其分付爲可。語言紛譁。郭夢徵曰。貴國君臣。有同聚訟。極無禮也。

上揮止之。史儒領兵向還義州。大駕夕到宣川。遼東巡按御史李時孳遣指揮張姓者持咨來。其咨有曰。爾國謀爲不軌。又曰。八道觀察使。何無一言之及於賊。八道郡縣。何無一人之倡大義。何日陷其道。何日陷其州。某人死於節。某人附於賊。賊將幾人。軍數幾萬。至於立嫡以長。無中國夷狄通行之義。而貴國長子何往。以第二子爲之世子乎。逐一具錄以報。天朝自有開山大砲。大將軍砲神火鏢鎗。猛將精兵。霧列雲馳。倭兵百萬。不足數也。况文武智略之士。足以灼見奸謀。逆折凶萌。雖有蘇張鞅雎之徒。復生於世。安得窺天朝之淺深乎。上覽咨竦然曰。此蓋疑我與賊同謀。而此恐動之言。以試其對也。遂謂指揮曰。當隨後委遣陪臣也。指揮出謂譯官曰。巡按以我曾從黃天使洪憲。見國王面目。故使之來見。眞僞耳。咨中所言。假設之辭。勿怕也。

萬曆二十年壬辰六月十九日丁未晴。早朝。上發自宣川。宿于車輦館。左議政尹斗壽來啓曰。臣不能死守平壤。致有今日。願受軍律。答曰。國

勢已去。卿何發此言。

平壤之失守也。斗壽知事已去。遂使城中老少先出。繼軍器物件。皆沉于池。其從事官金信元謂斗壽曰。乘船向安岳。身可無事。斗壽笑曰。我大臣也。公可自去。况義不可乎。遂追到于此。

備邊司啓曰。宣川郡守李瑩。荒亂不能有爲。請以武臣代之。傳曰。依啓。以宋康爲宣川郡守。

萬曆二十年六月二十日戊申晴。早朝。上次于龍川郡。右承旨李穰馳啓曰。臣十六日承命出來。各驛皆空。人馬未替。十八日始到義州。唐將郭夢徵王守臣領兵來到。臣令譯官告曰。小邦仗天朝威靈。昇平二百年。猝被毒禍。若得一枝天兵。及時來救。不難殲勦。本月十三日。我軍乘夜潛渡。斫營大捷。斗壽在平壤時其夕賊倭益肆兇毒。遂致平壤不守。又寡君苦待天兵之來救。一刻爲急。唐將曰。今若打糧。明當起身云。○尹斗壽啓曰。今日之行。專爲赴訴天朝。而今則賊勢似緩。先使義州府官。諭以不爲

渡遼之意。使民心少定。然後徐徐進。住何如。處處愚民。謂大駕便即渡遼。所在潰散。將無以收拾。故敢啓。答曰依啓。

萬曆二十年壬辰六月二十一日己酉晴。上在龍川。○慶尙道觀察使金晬。全羅道觀察使李洸。忠清道觀察使尹先覺等。馳啓曰。臣等率騎步儉從。并六萬餘人。於本月初三日。結陣於水原地。欲由陽川北浦濟師。而在京城不無腹背挾攻之勢。自朝廷急速指揮。臣等亦已通文韓寅應。待其回報矣。

晬等之來也。行軍無律。首尾不相應。有似驅羊就牧。先鋒白光彥李之詩。斬賊之樵汲。諸軍蹻蹻益輕。賊有驕色。晬既無軍挫氣。洸本庸懦。不知所以策應。請命朝廷。以爲進退之計。

領議政崔興源馳啓曰。臣等侍衛東宮。十四日宿雲山。十五日宿開平。今向熙川。侍講院官員令該曹差送社稷叅奉。落後不來。亦爲差送如何。先是。上到博川。世子在寧邊。遣輔德趙挺問安。上封一書以授

之。迺與世子永訣之辭也。辭意悲慘。聞者莫不痛哭。挺還到寧邊。世子已向魚川。其間相距纔半日程。而挺既不復命。又不傳封書。托言尋母。經往江原道。以此侍講闕員。○初上之出京都也。不但士庶皆言國勢必不振。有識搢紳輩亦以爲終必滅亡而止。蔭官及閑散文官之扈從者。百無一二。蓋人情已去。不可盡責。而修撰任蒙正。先一日避匿。正言鄭士信。纔到盤松亭而走。持平南瑾。到延曙而走。其餘郎署百司小官。任意散去。及駕到平壤。大司成任國老。托言母病呈疏。不待命而去。吏曹佐郎許箴。囑其所親厚者。求爲召募官。留在家屬所在之地。了無所爲。翰林趙存世。金善餘。注書任就。正朴鼎賢。誘脅宣傳官成祐吉。未到安州而走。獻納李廷臣。到寧邊而走。判書韓雋。托稱落傷。亡至陽德。揚言大駕已渡遼。事無可爲。巡察使洪汝詢。兵曹佐郎金義元。自北道亦至。聞準言。上下員一時痛哭而散。持平李慶祺。奉命括軍。仍亡去。承旨閔濬叅判尹又新。自定州散去。是時扈從者。不滿數十人。從世子者。亦不滿數十餘人云。

慶尙右道水使元均遣軍官李冲啓曰。臣與全羅左右水使李舜臣李億祺。於巨濟前洋。破賊船五百餘隻。斬首獲級。大致克捷。冲之來也。上問以嶺南之事。對曰。監司金晬。在咸安等處云。而不知群賊。由直路而行。故左右道。分爲兩界。號令不相及。但聞兵使金誠一率軍官。猝遇賊衆。欲散走。誠一遂下馬踞胡床。攔路而坐。賊見其唐突。疑有伏。盤桓因去云。京畿列郡人民皆曰。今日之賊。叛國也。遂不避出。以此皆被屠戮云。

萬曆二十年壬辰六月二十二日庚戌晴。早朝。上發自龍川至義州。以牧使衙爲營。仍駐。駕焉。

壬辰日錄一

起萬曆二十年四月十九日。凡一朔有奇。三日盡五月二十九日。

四月十三日。日本國王秀吉。遣其將平秀嘉。平行長政。成清正等。大舉入寇。陷釜山東萊。殺僉使鄭撥。府使宋象賢等。屠其城。水使朴泓兵使李珪。聞變棄鎮而逃。列邑守令。望風奔潰。不四五日。遂陷諸郡。

別錄。至是釜山僉使鄭撥率舟師。方大獵于絕洋島。宿醉未解。十三日已刻。有人來言。海宗荒唐船出來云。撥曰。歲遣船久不來。今始到矣。不以爲意。稍近。自倭船連放銃筒。撥始知其爲賊。蒼黃還陣。纔入城中。賊已下岸。圍之數重。撥不放一矢。計無所出。賊已登船。斬撥頭梟之。城中人無少長皆殺之。○十四日癸卯。陷東萊。府使宋象賢。別將洪允寬皆死之。節度使李珪。水使朴泓。棄鎮逃去。賊自釜山直抵東萊城下。狼奔豕突。勢甚猖獗。城中之人。皆惴不敢爲之備。象賢本書生。有將帥才。自顯官超爲是職。繕治粗完。訓練軍兵。日亦不足。嘗於城外四面。治塹設柵。極其堅固。多樹以雜木。及是日巡城誓士。自守南門。賊犯附城外叢木之下。以防矢石。自卯至巳末。賊衆大至。別將洪允寬知事急。顧謂象賢曰。事已至此奈何。府後有蘇山。堅險可守。可與我同往守之。象賢曰。不死守城。雖往保他境。朝廷必不饒我性命。且去又何之。允寬曰。然則我與公同死。言未畢。賊已斬之兩段。萬餘人無得脫者。水使之設。爲其

率舟師使賊不得近於岸也。見鄭撥之報。馳白東萊。亦不入其城而逃。兵使李珪。本悖戾無行者。善事近習。有罪亦見放。聞賊報。馳向東萊。又聞象賢將守城。懼不敢進。乃曰。將守蘇山云。○十五日甲辰。兵使李珪棄蘇山而逃。密陽府使朴晉敗走。晉少業文不成。旋登武第。累遷官。遂躡是府。而拜辭之日。人皆以年少。恐不能稱巨府。聞釜山之陷。急領兵往赴之。東萊亦陷。晉謂珪曰。蘇山不守。嶺南非我有也。我扼其前。公可據其後。我敗。公可救。我勝。公可夾攻。慎勿負。珪曰。諾。晉自率五百人陣於前。賊見勢弱。長驅而至。其鋒甚銳。珪望見晉軍不敵。遂棄去。晉退無後援。亦奔還。○十六日。朴晉大敗於密陽前江。當時監司金暉。分付各邑守令。相繼入送。而或中逃去。或出門輒走。草溪守李惟儉。放其軍使之散。繼而逃。蔚山守李彥誠。在東萊。爲賊所執。後二日脫還。兵使水使相繼棄鎮。其他僉使萬戶。難以悉記。自釜山至此。一無交戰者。獨晉所率三百餘人。自蘇山敗還。馳到密陽。欲以前江爲守。又欲呼召散卒。

則人皆扶之。莫有應者。未及治兵。賊已來迫。是日大霧。莫卞尺寸。以此晉亦未來。放師已潰去。遂馳入城中。○十七日丙午。賊到密陽前江。勢將逼城。晉自東萊還城之後。聚呼軍民。欲守待援。則內外居人。分散已盡。晉知無可爲之勢。遂焚燒倉囤。馳赴金暉所駐處。

十七日報至。中外大震。遂分遣八道左右防禦等使。以李鎰爲慶尙道巡邊使。卽日拔遣。

別錄。是日邊報始至。京城中外大震。文武官負聚于闕內。皆以爲賊入寇之意。非於一日。不無四邊衝入。亟速先出嶺湖南左右防禦使助防將。以李鎰爲慶尙道巡邊使。以遣之。夜四更辭朝。

又遣義禁府都事。拿慶尙兵使金誠一而來。蓋將治言倭必不來之罪。十八日邊書告急。日且十數次。皆言賊勢浩大。難以防禦。都內人民。遑遑惴惴。皆是崩潰之色。

十九日備忘記曰。當此兵變孔棘之日。不可徒守常規。凡士大夫被罪罷

散者。勿論大小久近。咸使錄用以聽調遣。武士居憂在家者。悉皆起復。○二十日。以申礪爲三道巡邊使。柳成龍爲都體察使。金應南副之。刻日發送。二十日。李鎰到聞慶。馳啓曰。今日之賊。有似神兵。無人敢當。臣則有死而已。於是宮中亦有不固之志。遂買繩鞋等遠行諸具。又命司僕寺整立馬。以待不時之用。○二十二日。申礪將行。請面對啓曰。兵曹洪汝諄不能治事。大失群心。請罪之。上震怒。遂以金應南代之。○又起復慶林君金命元爲都元帥。治兵於漢江。○二十三日。上令內需司別坐金公諒。率內需司奴子能射者二百餘人。入宿大內。○時南報漸緊。京城小民。多有避出外方者。各司官員。亦有亡匿不仕者。杞城府院君俞泓。左贊成崔滉。首出其家屬于鄉家。上以尹斗壽可用於一隅。命放還。臺諫啓以爲不可放。上不從。兩司合啓。請堅閉都城。勿令士庶闌出。又出繩鞋等物。以示效死。勿去之意。○二十四日。府院君俞泓啓曰。繩鞋非禦敵之具。立馬豈鎮物之道。況我之所往。賊亦能往。不如君臣上下。同死社稷。○上諭義禁府。金誠

一勿令拿來。誠一到稷山而還。○二十五日。以宗室補摠管衛將號。分番入直于闕內。以備宿衛。○二十六日。兩司合啓曰。領議政李山海。身爲首相。不能鎮定人心。致有土崩之勢。請出于都堂。上不允。○吏曹判書李元翼。自言有敢死士十餘人。約爲同死生。願與此輩俱入賊營。斬賊將頭。少紓國家之急。雖死無恨。朝廷以爲過濶。不之用。○二十七日。生員具容權。鞞上疏曰。柳成龍之講和。李山海之誤國。實今日之秦檜楊國忠。請斬之。以謝百姓。不報。○李鎰到尙州。未及布陣。而一軍皆沒。是日報至。閭巷一空。雖欲守城。已無人矣。○賊到密陽。使人來言。願見李德馨。遂遣之。○二十八日。冊封光海君爲世子。百官朝賀。草草不成。東西班。無印章。無教書。宮僚亦不來。○百司各上疏。請堅守都城。不報。○二十九日。左議政柳成龍。都承旨李恒福。請對。言自古國家大亂之日。分遣諸王。號召軍兵。以圖禦敵。請分遣諸王子于各道。以謀再圖。遂命金貴榮。尹卓然。陪臨海。往咸鏡道。韓準。陪順和君。往江原道。又遣李元翼于平安道。崔興源于黃海道。盖

前爲本道守令監司時。俱有惠政也。○時自上欲去邠。已治行具。而臺諫百司。俱以爲不可去。宮中遂密爲裝束。不使外人知之。都人或訛言。大駕已自宣仁門。着布衣向北道。久而乃定。如是者日三四。○三十日申。位駐兵忠州。處事躁擾。朝令夕改。晝夜昏睡。不爲遮絕烏嶺之計。及聞賊至。列陣草密低濕之地。爲賊所抱。無一人脫者。是日敗報至。自上朝官。下至軍校。相繼逃竄。城門不閉。夜漏不傳。人馬雜沓於仁政殿庭。○先一日。上以柳成龍爲留都大將。李誠中。丁胤福爲左右統禦使。都承旨李恒福啓曰。今國事已去。若有請救中原之舉。則周旋應對之間。不可無柳成龍。請勿令留都。遂以右議政李陽元代之。至是。上以標信授兵曹判書金應南。一任便宜。金應南項帶標信。欲有指揮。而無一人應之者。時夜已三更。大駕將出。而軍人未備。兵曹正郎李弘老。持標信遍行四衛。只有衛將成壽益一人而已。天又大雨。夜晴如漆。上只與數三少宦。坐板房。無賴之徒。闌入大內。掠取寶貨。無所忌憚。侍女等跣足脫衣。或泣或哭。散出宮

門。聲震徹天。李弘老持一小燭。跋導。上而出。自坤殿至妃嬪。皆乘屋轎。而擔夫或七八或五六。四更始出宮門。上乘馬隨之。諸從官不相輪次。其來其去。不能盡記。姑列書衙門如左。

領議政李山海 左議政柳成龍 右議政李陽元 留都左贊成崔滉

右贊成鄭琢 左叅贊崔興源 巡察黃海道去舍人尹承勳 餘員皆

缺 吏曹判書李元翼 巡察平安道去 叅判鄭昌衍 叅議李廷毓 正

郎趙挺 正郎柳永慶 崔興源從 正郎鄭光績 江原御 佐郎李好閔 李元

翼從事 佐郎金時獻 餘缺戶曹判書韓準 叅判以 禮曹判書權克智 二卒

官去 叅判朴應福 叅議以下 左郎李慶流 尙死 兵曹判書金應南 叅判沈

忠謙 叅議鄭士偉 叅知黃暹 正郎李弘老 到開 正郎具茂 罷到 正

郎宋諄 坡州 正郎柳熙緒 金命元從 佐郎徐湑 到坡 佐郎朴東亮

李覺 到寧邊 佐郎崔瓘 平壤 刑曹判書 以下 工曹叅判李德馨 賊中

判書以下 漢城判尹洪汝諄 左尹以下 大司憲李憲國 執義權快 掌令

鄭姬藩 李惟中 持平李慶祺不辭去持平南瑾初不來大司諫金

瓚到平壤疏去司諫李礪 獻納李廷臣辭去正言鄭士信初不來正言

黃鵬落平壤後弘文館校理李幼澄 校理沈岱 修撰朴東賢 修撰任

義正初不來副修撰尹暹朴篋尙州死○別錄與副提學鄭昌衍雜事合

都承旨李恒福 左承旨李忠元 右承旨李廷馨 左副承旨盧平壤

後右副承旨申礪同副承旨閔汝慶平壤落後注書朴鼎賢安州不注書任

就正安州不奉教奇自獻平壤到待教尹敬立上疏赴待教趙存世安州不

去 檢閱姜秀峻平壤去上 檢閱金義元餘缺

閑散官從行者

杞城君俞泓海平君尹根壽海原君尹斗壽護軍李山甫 柳根洪進

洪麟祥閔濬尹自新黃廷式李廷立李瓘成壽益餘不各司官從行者

此以下只記其從行者

大司成任國老平壤去上 直講沈友勝博士李效元司僕僉正朴應寅內

乘朴東彥內乘安湜宗簿僉正閔善坡州落後掌樂直長李慶全平壤落後司贍

奉事李愼誠坡州落後奉常奉事洪鳳祥 世子從官輔德沈岱弼善沈友

正文學李尙毅司書未記說書李光庭翊衛司官員皆不

近侍之臣率皆扈從而持平南瑾正言鄭士信纔到盤松亭便不知去處

自初不來者唯任蒙正一人而已其餘小官及散秩人等或坡州開城自

任行止多不能記者○是午 大駕冒大雨到碧蹄暫歇乘昏到臨津溪

澗漲溢道路泥淖津船纔五六隻以此大小人等競相取渡上下紊亂僕

馬散失或步或騎達夜不能渡後宮閔嬪乘轎眩暈仍留坡州 上乘船

待之已近二更猶未進夕膳顧謂內宦進之酒曰不來矣進之茶曰不來

忍渴默坐內醫院人龍雲者自頭髻裡出砂糖半塊和江水以進夜分到

東坡館四更始御糲飯世子以下皆闕膳右議政柳成龍進米三升翌朝

炊進○五月初一日 上召海原君尹斗壽謂曰卿有大才可救國家之

急故特命放還死生相救勿負予意仍解所佩青織囊以賜之曰無物可

表情也。斗壽泣謝而出。○長溪府院君黃廷彧護軍黃赫亦來謁。上命陪順和君子江原道。又命同知李暨與黃赫等偕行。仍號軍兵。蓋暨關東之望也。○上獨立于東坡館廳事後。望見一士人趨走于外。乃召謂曰。爾是何人。對曰。臣乃崔滉之子。別坐有源也。上曰。爾乃功臣之子。義當與國同休戚。遂解紫革帶以賜之曰。帶此勿忘予也。○以鄭昌衍爲禮曹判書。洪麟祥爲副提學。皆口授也。時大駕將向開城府。而日將午。尙未進膳。軍夫亦未集。長湍府使具孝淵逃匿不出。承旨等親呼京畿監司權徵使之指揮。則臥而不起。承旨等怒罵之。猶不應。○午後駕發。暮到開城府。上駐馬召城中父老。欲慰諭。馬逸未果。○初更軍人驚呼。自西以東。人馬或踐。宮人李氏在外聞之。以爲變生。自刎未絕。二更又驚呼。逾時乃止。○初二日。上命承旨申礪正郎李弘老。賚御筆教書。向京城。欲以慰諭人民也。○巳時。兵曹正郎具宥出自內門曰。自上召三司入侍矣。大小官列坐宮門外。言上若召對。則政院豈不召入乎。判尹洪汝諄謂獻

納李廷臣曰。此不可入。豈具宥所當召乎。宥怒曰。我親承傳教。爾安得坐而不起乎。仍執大司諫金瓚手以起之。諸臺遂從而入。上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言未已。衆官皆言。領議政李山海。交結金公諒爲心腹。與洪汝諄李弘老趙挺宋言慎諸人。共作表裡。大肆氣燄。流毒士林。誤國敗事。至於去邠之日。身爲首相。旣不請止。反請速出。阿諛容說之態。到今益甚。今日之事。無非此人所致。請正王法。上曰。李山海雖與公諒相交。豈以此誤國致寇。此則不近之說也。皆曰。士大夫去就。無不與之主張。山海主於外。公諒主於內。一國之人。孰不知之。李憲國曰。山海乘夜潛往公諒家。蹤跡詭秘。豈不痛憤。上曰。豈必親往。此則非真實之言也。憲國曰。乘驢夜行。爲邏軍所捉。豈虛言乎。上曰。去邠之事。不獨山海言之。左相亦言。崔二相亦言之。今者獨請山海之罪。予實未知。黃鵬曰。當時之事。危急特甚。人誰不以去都城爲可也。具宥執鵬衣以出曰。爾乃山海之侄也。爾何敢開口。柳成龍下階涕泣以拜曰。願與山海同受誤國之罪。崔滉曰。臣則

只以若危急。暫避他處。以圖後日之事。爲言。實異於山海等。上厲聲曰。翰林注書皆在此。予豈虛言。仍顧謂史官曰。爾等亦不聞之乎。史官曰。混亦直請去。邠別無他言也。混猶不避謝。亦遂罷山海。以崔興源代之。南道兵使申砧承召上來。稱以統禦使。駐兵臨津。○初三日。上出御南門。名父老人民慰勞。仍問疾苦。具使陳其所欲言者。有士人十餘。對曰。今日之事。皆由於李山海金公諒。表裡用事。而人民同懷怨憤。以致寇賊之來。此皆殿下惑嬖淑媛金氏之故也。○駕將還。承旨李忠元啓曰。請召成渾。上曰。豈無召用之人乎。予不必召來也。遂還行宮。○上以開城留守洪二恕有病。承旨李廷馨前爲本府經歷。有遺愛。遂以廷馨擢拜留守。且命其兄李廷毓同守開城府。以李礪爲承旨。○兩司合啓。左議政柳成龍不可獨免誤國之罪。兵曹正郎具宓本非近侍之臣。又非承命出入之任。而及諸臣入對之後。同在從臣之列。起居顛倒。大失朝儀。請罷之。上從之。以尹斗壽代成龍。○上命杞城府院君俞泓都承旨李恒福陪信城定遠

兩王子。先往平壤。擢拜李恒福叅判。即日發行。○又召寅城府院君鄭澈于江界謫所。與泓等同護王子。○禮曹判書鄭昌衍以爲太廟神主。載之馬上。多至五十餘疋。今者列郡皆無力可運。事若倉卒。必有狼狽。不如預爲奉安於淨潔之地。以簡一行。多官皆當待新相出仕後議之。○初四日上使從臣差一人。往兩湖徵兵。人無應之者。輔德沈岱曰。臣請往。上召謂曰。人皆避之。獨請自行。良用慰喜。欲陞堂上而送。岱曰。臣若不達而還。則是虛受賞秩也。復命之日。臣當受之。上慰諭遣之。午後申礪獨言。賊已入京城。蓋到馬山。聞道路訛傳。懼而還也。上卽命治行。○鄭昌衍聞駕發。不議諸大臣。卽奉廟主。安措于穆清殿之右。○薄暮駕行。上下擾亂。有甚於臨津。夜到金郊。宰臣以下。皆露宿草中。是夜軍人驚呼者四五。人不得寢。以韓應寅爲巡警使。領扈衛軍。○初五日。上到金巖。令吏曹判書扈從人員姓名以啓。日晚到平山宿寶山。○初六日。大駕當晝停于安城。夕歇于龍泉。而安城龍泉。俱闕支供。不得已倍站過劔水到

鳳山日已初更。上下飢乏不得行。大司憲李憲國怒罵曰。政承及承旨皆犬子。安敢使君父不食而行乎。馬上奮袖。有若拳打之狀。人皆失笑。○初七日。駕到黃州。兵曹叅判沈忠謙。邀長淵縣監金汝律。謂之曰。公之兄汝嶠。雖以文官。亦死於賊。况爾以年少武士。豈可安坐乎。宜速請以圖復讐。汝律面發赤。有難色。忠謙叱之曰。如汝武士之多。懈者。可以臬示。汝律不得已。請於朝廷。願率軍自當一面。上以爲忠勇之士。特賜獎。仍陞通政。以送之。○初八日。大駕到平壤。監司宋言慎。領兵三千餘騎。前後迎。駕。戈鋌照日。勢甚堂堂。城中人民。室屋有似京城。扈從人等。始有生氣。○時朝廷衆議。皆以爲金命元申砮。雖在臨津。而兵勢甚孤。不如又差文武將官。協同防守。遂以韓應寅爲諸道都巡御史。李薦爲防禦使。○初九日。李誠中來言。初三日。賊入京城。留都李陽元不知去向。遂以俞泓爲右議政。都體察使。授兵三千人發行。○初十日。廟社主至。駕到寶山之日。宗室海豐君者。執尹斗壽手。痛哭曰。公以國之大臣。有司棄廟社主。而不知覺。何

也。古今寧有無廟社之國乎。斗壽曰。有司不遍議。經行奉安。雖非吾所與。而烏可謂之非我罪乎。微公言。國不國矣。遂遣禮官陪來。是日始。○俞泓承命。逾日未有登道之色。上召問。卿至今不發何也。泓曰。脚底有腫。以此不得行矣。大司憲李憲國大聲叱曰。公無才無德。既承政丞。恩至大矣。恒怯不行。乃曰。脚底腫。正如當筵之妓。托足疾而不歌者也。公何敢如是。有若相歐者。上亦哂之曰。先送韓應寅可也。泓竟不行。○十一日。韓應寅李薦。領兵五千辭朝。上臨行。賜酒慰勉而送。備忘記。自古遇變之主。必有自貶之舉。自今以後。諭內外臣民。凡於章疏。而稱睿聖。且尊號。一切勿用可也。李誠中曰。此盛舉也。爲臣子者。不可不承順。以成其美。尹斗壽曰。今日之變。無非臣子之罪。豈有人君獨先自貶之理乎。遂以不可貶損之義爲對。○十二日。以李恒福爲刑曹判書。申礪吏曹叅判。柳希霖洪進閔濬爲承旨。○都元帥金命元啓曰。臣率李薺劉克良以下諸將。二十餘人。軍士千餘人。把住臨津。設伏碧蹄等處。多斬獲。李陽元亦率李鎰申

恪以下諸將十餘人。軍士五千餘人。駐兵大灘。方圖進取。上下聞之。莫不
歡喜。皆以爲不久當回鑾。○朝廷以爲當去邠之日。百官落後者。雖不可
一一皆罪。至如都摠府衛將禁府等官。非如閑慢衙門之比。盡令白衣從
軍。以圖立功自效。○十三日。以李恒福爲大司憲。○京畿監司權徵馳啓
曰。此賊孤軍深入。足腫氣疲。其勢已挫。請勅元帥。乘此機急擊勿失。時諸
將官皆言。賊勢已摧。不得行步。朝廷信其說。連降旨金命元。責其玩寇
不進之狀。○以李聖任爲巡察副使。領江邊土兵之還至者。往赴軍前。叅
贊應寅軍務。先是。聖任聞賊變。自請於朝。親往嶺南。募兵討賊。路塞不達
而還。又請於朝。願助應寅討賊。遣之。○十四日。上諭韓應寅曰。今賊勢
已摧。而都元帥金命元。久無所爲。卿可刻日討賊。不可坐受命元節制。以
誤軍機。○兩司合啓。李山海賦性凶險。交通宮禁。與公諒爲表裏。誤國致
寇。去邠之日。又不請止。請竄于外。三日始蒙 允。竄平海郡。○三司又論
金公諒。以么麼賤隸。憑藉宮禁之勢。交結權兇。濁亂朝廷。士類進退。皆出

其手。人心怨憤。終至於此。請斬之以謝一國。上曰。國可亡。豈可枉殺一
人乎。終不聽。○李德馨來言。承命到竹山。聞申礪已沒。遂使譯官送于倭
中。而久未見出。不得已退還。又曰。尹斗壽曰。今人心怨叛。公然有怨上之
語。以此事機無可爲。必有別樣慰悅人心之舉。然後庶有萬一之望。斗壽
瞋目不答。德馨茫然若有失。面赭而退。○大司諫金瓚。副提學洪麟祥。執
義權快。宗廟令權禧。吏曹正郎朴東賢。奉教姜秀峻。大司成任國老等。前
後上疏言。父母所在之地。賊皆屠滅。願歸省。上皆允之。以此上疏乞歸
者。紛紜不止。朝廷以爲君親一體。若盡許其歸覲。則誰與爲國乎。請一切
勿聽。自後多不辭而去者。○寧海府使韓孝純啓曰。朝廷聲聞不通。任意
去就。臣方堅守本城。不知駕住何處。敢此起居。朝廷見其書。無不悲喜。遂
陞孝純堂上。極加贊獎。○以鄭崑壽爲大司諫。沈忠謙爲副提學。李廷立
兵曹叅判。○寅城府院君鄭澈來啓曰。承命之後。卽欲起程。則府使洪世
恭以爲義禁府文移不來。不可只據有旨而遽發也。以此今始上來云。○

朝廷以爲八道災傷踏驗。今不可一一差官以遣。請一依去例施行。遂諭各道監司。○慶尙左道兵使李珪。自本道脫身來現于臨津軍中。朝廷遣宣傳官。斬之以徇。○駕到平壤之後。朝廷以爲去邠之初。自上雖有宥被罪人之教。而未有明命。不敢施行。遂列書名以稟。則以事干逆賊。被徒流者。皆賜放還。而洪聖民李海壽白惟咸張雲翼柳拱辰李春英。未蒙放。至於削奪官爵之類。已皆蕩滌。而但朴漸獨未見叙。後數日。洪聖民以下。亦皆放還叙用。○十六日臨津岸上列營之賊。一時燒營有撤去之狀。京畿監司權徵馳啓曰。此賊勢孤力疲。顯有燒屯遁還之狀。請勅諸將追擊之。朝廷亦以爲然。遂諭應寅等。促追之。○十七日應寅盡其軍渡江。申砮統左軍。先薄賊壘。樵採之賊。望見奔回。金命元以下。遙見其狀。皆以我軍乘勝而進。檢察使朴忠侃。及督陣官洪鳳祥以爲我師必勝。懽呼踊躍。鳳祥則急渡江觀兵。已而賊七八。赤身舞劍而出。直衝我陣。左右軍一時大潰。申砮以下。四散奔走。盡投江而死。鳳祥亦死。時命元應寅忠侃。并着青

段衣。忠侃見事不成。遂騎馬去鞍而走。江上之軍見其走。一時呼曰。元師走矣。遂潰去。命元應寅親出呼曰。我在此。我在此。始得還集。軍士餘者僅千人。○十九日報至。上下喪膽。無復可望。遂徵江邊土兵未發者。盡赴軍前。僉使朴錫命有勇力。承命將赴戰。朝廷問擒賊之策。錫命曰。我一箭可斃賊五六。一部箭可殺賊百餘。但有慰心之事。然後可盡吾勇力也。朝廷知其必無實效。且欲陞堂上。遂超授折衝以送之。○朝廷以爲賊中形勢。邈無得聞。亦無策應。遂令宣傳官李好誼金繼賢入京城。探視而來。○金命元啓曰。申恪違棄主將。招之不來。朝廷以爲不可不誅。遂遣宣傳官。午後申恪戰於躡踰嶺。斬賊七十餘級。捷書至。上命宥之。命至。頭已懸矣。○大司憲李恒福言于朝曰。今日之賊。非我國獨敵。清速求救於天朝。尹斗壽以爲。今我軍防守臨津。足以防禦。朝廷又已遣人于下三道。兵必大至。北道之兵。亦不久當集。大軍厚集。自當有爲。况天朝發兵救援。固未可期。而上國之兵。一入我境。則厥後難處之憂。萬倍於此。豈可輕舉此

事乎。恒福遂退。○寬奠保摠兵。召義州牧使黃璉謂曰。爾國受兵。自上國不可不救。俺當不日領兵過江。爾其以此意。急急啓知。璉曰。我國雖猝被兵禍。舉國奔播。然弊境兵足以當賊。豈勞大人之救乎。摠兵笑而去。璉以此事具啓。上覽之怒曰。天朝欲發兵救援。黃璉有何兵力。爲此言以阻之耶。欲拿鞠之。朝議以爲。璉未聞命令。請差一大官。臨機好處。遂以左承旨柳根薦。上遂擢拜吏曹叅判。以送之。○南道兵使李渾。聞賊迫京城。遂起兵勤王。到漣川。與李陽元合兵。具啓曲折。朝廷遣人嘉獎之。當賊犯邊之初。朝廷移咨遼東。厥後倉卒未得續報。駕到平壤。只遣譯官。泛然告急。至是遼東大人詰問于義州。上又命柳根。詳對前後曲折。○朝廷以江界府使洪世恭。有可用之才。召拜承旨。○兵曹判書金應南。聞母死於土賊。遂以李恒福代之。李德馨爲大憲。○二十七日賊於臨津下流。乘小船。若直渡之狀。以試我軍。副元帥李養。不發一矢先遁。上下諸軍。一時大潰。李陽元等。聞賊已渡臨津。遂潰向北道。○二十九日報至。

上命具思孟申礫具。陪信城君定遠君。往寧越郡。○時朝廷以臨津之軍。足以抵當。不復設防。至是平安監司宋言慎。兵使李潤德。面無人色。俱失精魄。着繩鞋以行。○朝廷以賊之入北道者。若有陽德等處。繞出背後。則尤難應賊。遂以洪汝諄爲巡察使。往陽德防守。汝諄遂請對言。朝廷以臣爲巡察。而不給一卒。是何道理。此不過欲殺臣也。請一切便宜從事。上允之。遂取李潤德所領軍一半。且出大同驛馬以備戰用。尹斗壽曰。汝諄之如是。不過欲不去也。遂請勿令行。○聖節使柳夢鼎。書狀官閔夢龍。辭朝去邠日。方物則盡皆拋棄。獨持表文而來。朝廷以爲。雖無方物。趁節赴京爲可。遂遣之。

壬辰日錄二

起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凡一朔

六月初一日己丑。時臨津失守。聲息漸急。上命廟堂議去就。寅城府院君鄭澈首曰。此非京城死守之比。可令一大將守之。奉駕而出可也。沈忠謙李德馨又從而和其說。衆議皆以爲然。獨尹斗壽李幼澄朴東亮曰。此

不可。我國封疆南北不過數千里。欲往北道。則窮無可往之地。欲渡鴨綠。則一渡之後。無復可爲。雖或偷生朝夕。亦何益哉。平壤四面絕險。易以防守。軍士過萬。城中壯士不下數千。糧食且多。離此一步。國事決矣。上曰。國事已付卿。好爲也。是夕李薺至。上問曰。此城之外。無可往之地。不可更生他議也。○上諭群臣曰。予當先向前路。世子可守此城。予當親諭父老。使之與世子共守之。遂出御大同館門諭之。宣諭官沈喜壽言語悲切。極其愴然。一城父老上下從官。莫不失聲哭。○尹斗壽既已請兵於天朝。凡接濟之策。不可不先爲講究。遂以沈喜壽爲接待使。先往義州。又以洪宗錄。洪世恭。沈友勝。爲三路調度使。分管糧餉。○吏曹佐郎許箴自言。願往江原道。召募軍兵。遂遣之。○初二日。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韓應寅。只率軍官五六千來。李聖任。李薦逃。上召對命元。謂曰。今日夫復奈何。命元曰。屢敗之將。免誅足矣。然成敗天也。臣則有死而已。上曰。將帥之言也。朝廷以臨津失守。皆應寅之罪。遂使防守江東諸處。使之立功自效。○

上諭群臣曰。中殿不可仍在此城。議去向以啓。皆曰。自上去就定。然後方可議此事也。○李鎰在道啓曰。臣率軍三千前往。行在。但願朝廷堅守平壤。勿生他計。臣當竭力畢命。以效一死。時群議洶洶。去留莫定。及觀此啓。上下頗有死守之心。上命俞泓留守平壤。泓舉止失措。舉李誠中爲副。處事如中酒者。○上命群臣議去就。尹斗壽曰。一城之人皆曰。願與大駕死守此城。大駕若出。則當一時皆潰云。人心如此。若能協守。足以抵敵。況以事勢言之。此城之外。不知何地可避。何地爲固也。上曰。卿之言。大沓沓也。○上又與群臣議去就時。上顏色慘沮。語甚悲切。臣僚不敢仰視。鄭澈出謂尹斗壽曰。左相之言。好則好矣。獨不見天顏乎。爲臣子者。安忍挽留。強欲守城乎。斗壽厲聲曰。公何爲誤國之言也。若使京城早有固守之計。豈至於今日乎。公不欲守此城。奉大駕獨去之可也。澈無以應。○李德馨。沈忠謙。言於朝曰。觀今日之勢。大駕必不肯留守此城。若一朝動。駕住筍之地。不可不預加講定。今封疆已蹙。只有咸鏡一道。

而已。咸興爲府兵多糧廣足以拒守。衆曰然。斗壽曰。咸興形勢半不及此。脫使賊迫。厥後更有可去之地乎。且此賊不往北道乎。公等何以咸興爲固。而爲此不長之計乎。衆以爲此不可自外廷定之。當請對陳可否。上召問之。皆曰。咸興城險糧足。且召北道士兵協守之。則大不如此城之危。上方欲出城。及聞是說。頗然之。斗壽曰。自上既不欲守此城。則退住之處。自有三件。急往寧邊。繕修器械。召集江邊土兵以守之。事急則即向義州。赴訴天朝。以明仍賊入寇之說。上也。遠向江界。集諸郡之兵。嬰城固守。則可支一二月。事急則江界下流。即鴨綠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國寬奠堡。二也。咸興形勢。臣所備諳。城大而低。四面無險。欲召土兵。則北虜必乘虛入寇。欲向南道。則道路險絕。未易登過。賊踵其後。必成圍困。此則決不可行也。衆以北道路險而僻。賊必不往。猶以咸興爲往。計遂定。上又命金義元。先往陽德等處。探視道路。翌日又遣李希得。稱巡察使。往北道。又命俞泓。治行侍衛。中殿先向北道。尹斗壽出謂曰。李鎰宿將也。必有

所見。待其來。當決北道之行。是午鎰至。滿朝官僚咸仰鎰口發何言。環擁而坐。斗壽問曰。平壤棄守。公意如何。或言咸鏡可往。亦如何。鎰曰。此賊不可當。平壤可以去也。咸興非此城最先受敵之比。可以往也。沈忠謙拊其背曰。眞將帥也。李德馨亦喜曰。所以李鎰也。斗壽曰。失性不足言。○初六日。右議政俞泓。左贊成崔滉等侍衛。中殿發平壤向咸興。○時賊到臨津十日。朝廷猶不爲哨探。始募得勇士金珍。任旭景等十二人送之。遇賊於黃州。斬二級而還。○上巡視城上。召父老。諭以固守之意。咸泣曰。主上若留。則皆當死守。○上命左相尹斗壽。率金命元以下。留守平壤。上欲使世子守平壤。斗壽命元等以爲。人心視大駕爲去就。大駕旣出。雖世子守此。無益也。仍啓曰。臣等當極力守之。世子不必留也。上允之。命中和等軍。疊入于平壤。○初七日朝。副提學沈忠謙。率三司請對。言臣等之意。此非京城之比。不當死守。更思之。此外無如此城之固者。必以爲不可去也。蓋賊勢稍緩故也。及午。中和郡人來。賊已到本郡。沈忠謙又

率三司入對。言賊勢已迫。大駕不可留也。○吏曹正郎李幼澄請對。極諫不可去之意。上曰。爾言則是。第予則切欲出城以觀變也。○初八日賊到大同江邊。上聞賊已到。遂命治行。○遼東巡按御史遣鎮將一人來。上接見于大同館。歷言當初事情。鎮將登練光亭。望見賊騎橫馳。曰。是固倭也。遂不留而還。朝廷以爲。天朝若有詰問之事。則不可無應對之人。遂以尹根壽遣之。○是夜賊使被擄人致書曰。願見漢陰李先生。指德馨也。廷議以爲。德馨接話之後。事若不順。不如使勇士擊殺調信等也。斗壽以爲。國勢雖如此。豈可效盜賊之智乎。只可見之而已。或以爲。見賊之後。若有不忍聞之說。受辱尤大。不如不送。德馨曰。見之則或有緩師之理。請見之。朝廷亦有萬一之望。遂遣之。○初九日李德馨到江上。賊將平調信立蘇世俊等至。各乘船會於中流。酌酒話。德馨曰。今日之舉。何名也。立蘇曰。欲與貴國相通。則自東萊至京城。皆不得傳語。遂輾轉至此耳。德馨曰。今既與通彼此矣。盍退師乎。古之諸侯。陳師載盟。皆退舍。今可退師。徐

有所議也。賊曰。今本但知進。不知退一步也。遂罷還。勇士朴成景等在傍。知事不成。欲殺之。德馨日止之。○先是承旨閔汝慶盧稷等聞臨津失守。皆稱病不仕。至是見國事已去。首先出城。士大夫效此。多欲逃去者。○初十日。駕將發。宮人多先出去者。城中人民持斧杖。要諸路。亂擊之。判尹洪汝諄被傷墜馬。父老男女。填塞宮門之外。痛哭呼曰。我等之不出。欲恃大駕爲之死守也。賊已到門外。遽欲棄我等去。是殺我也。寧死於上。不願死於賊。遂欲毀破宮門。遂散諸宰。兵曹佐郎朴東亮見事急。入謂承旨曰。民情如此。事將不測。今日停行以慰安。然後方可行也。承旨等啓之。遂停行。承旨出謂曰。今日停行。爾等可退去。衆不之信。猶喧聒欲亂。李幼澄遂大書停行二字於板。使人登屋上遍示之。始稍稍散去。○十一日。大駕發平壤。左相尹斗壽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監司宋言慎兵使李潤德校理金信元吏曹佐郎李好閔等。送之普通門而辭。歷順安夕到肅川。多官議曰。今者國事已急。大駕北道之行。亦不可必。若是則中

殿豈可獨留北道乎。不如退回于寧邊。觀勢去就可也。上從之。○朝廷又以請兵。天朝事莫重焉。豈可只送譯官而望其救乎。遂遣大司憲李德馨稱請援使。急往遼東。○又遣洪汝諄巡察陽德等處。以防自北向西之路。○十二日。駕到安州雲巖院。人民逃散。遂闕膳。李陽元敗到安邊。遣從事官金廷睦口達。李渾盡殲淮陽之賊。蓋聞道路之言也。上欲親問之。召史官入侍。則注書任就正朴鼎賢翰林金善餘趙存世已散去。自此諸從官皆落後。從。駕者不滿十餘。而亦皆任意。或先或後。侍衛者蓋無多。○夕到安州。上見道上軍士還。問之。則皆逃散者也。遂命持平李慶祺馳往慈山等處。招集逃軍。赴軍前。○十三日。駕到寧邊。城中人畜俱已散去。判官黃沂亦自外村始來。上下皆闕飯。是夜韓應寅馳啓曰。賊已渡江東外灘。只隔一灘。相與對陣。上遂召群臣謂曰。今日之勢。已無可爲。然予與世子同往一處。則更無可望。不如分往。但今日所向何定。承旨李礪曰。上國父母之邦也。今當往義州。赴訴。天朝事若不利。君臣當同

死鴨綠江。聲大義於天下可也。柳成龍李恒福亦曰。此言大是。請往義州。上曰。予若渡遼。諸臣有能從我者乎。李恒福李礪泣對曰。臣等願從行。上顧謂崔興源李憲國李誠中曰。卿皆老矣。可從世子。又謂韓準曰。卿有父母。亦可從世子。群臣皆泣。上亦垂涕。○十四日遣雲山郡守成大業。翊衛柳希聃。迎中殿及世子嬪以來。俞泓等扈中殿到德川。累奏請急向咸興。日有促迫之言。中殿教曰。當初雖有咸興之命。今大駕去就。尙未的知。一踰此嶺之後。事有倉卒。必致狼狽。遂留五日。以此大業等追及之。○時大駕世子將分行。而侍衛之官親承。上命者外。皆不知所向。領議政崔興源遂列書姓名以啓。上遂落點。蓋上以渡遼。則人所厭避。而又非老病輩所能從。擇令無病可遠行者從。駕持平李廷信聞其當從。駕遂不辭。上又以韓準方判戶曹。不可暫離。遂命從行。準托以落傷出城去。○上又謂世子曰。國事已至此。更無望矣。吾父子同往一處。事若倉卒。後無可爲之事。今予當赴訴。上國世子奉廟社主。急往江

界等處。以圖恢復。可也。因相對哭。○十五日。上辭。廟社主痛哭。世子亦痛哭。上謂世子官屬曰。國家之事。付在世子身上。爾等盡乃心力。好爲輔佐。以圖再造。駕將發。世子辭兩宮。從官各失聲。牽馬僕隸。莫不泣下沾襟。○駕到博川。境內居民。如舊處處耘鋤。上駐馬問曰。列郡皆空。爾等何以不移避耶。皆曰。郡守。在平壤。送人諭諸民曰。事若難。我當避。我避之後。猶可出去。姑盡力作農。以此安心不避矣。上曰。民之聚散。由上所使。此非處置得宜者乎。○午到博川郡。自平壤來者曰。昨日尹斗壽金命元。得壯士四百餘人。夜渡江。斫賊營。所殺賊極多。但以將曉舉事。進退酣戰之際。天色已明。賊軍大至。我軍乘船亂渡。賊追及之。壯士任旭景閔汝虎等。至大同江邊。倒執一賊。左右亂揮。賊不敢近。所擊殺十餘。竟溺死。都元帥在練光亭上。目見之。痛惜之。恨其不大舉。冒夜渡江云。○持平李慶祺來言。亂軍潰去。無力可禁。不得已還來。司諫柳永慶曰。當此孔棘之日。召集軍兵。事非不重。而受命一日。旋即空手而還。曰。我不能也。豈可

如兒戲乎。速往其處。再圖收集。慶祺不得已再往。因不還。○中殿自德川乘暮而至。右攻政俞泓聞百官分行。遂啓曰。臣已老矣。不得渡遼。請從世子。恢復之後。當迎駕而回。上從之。○夕李元翼遣李好閔來言。昨夕賊於青銀灘等處。分遣其衆。以試欲渡之形。守灘將金億秋許淑李潤德等。一時逃潰。上下列陣之軍。亦從而潰。賊遂入平壤矣。上遂令治行。中殿自德川到博川。踰山越澗。一日所行。幾一百六十里。而未下轎。又聞箕城之報。郡中大擾。遂闕膳而行。○時衛將李瓘成壽益等。相繼散去。扈駕者。惟內宦五六而已。博川郡內五里。樹木茂密。天又雨。一行僅四五十人。人心危懼。若不能保。甚於臨津之夕。○時世子遣輔德趙挺。問安于上。挺之還。上手書致世子曰。予生既爲亡國之君。死將爲異域之鬼。父子相離。更無可見之日。惟望世子再造舊物。上慰。祖宗之靈。下迎父母之還。臨楮涕下。不知所言。時世子方駐開平驛。趙挺即向京畿。不之傳。○上三更發博川。平明到嘉山。十六日。駕到嘉山。賊聲漸急。從官散去。殆

無餘者。上遣咨遼東。遂請內附。大駕到定州。○又遣人哨探賊形止而來。金命元在安州。馳啓曰。臣等在此時。賊形續當馳報。上遂留定州。○又遣安混等。取信城定遠兩王子寧邊郡以回。○駕到平壤之後。連報賊情于遼東。自此咨揭絡繹。而回答體觀。無得知者。上遂命從官寫之。有不成形者。○十七日寅城府院君鄭澈。豐原府院君柳成龍。率大司諫鄭崑壽。欲請上授世子監國之任。遂入對。上問曰。卿等有何所言。澈成龍等只言。國事如此。已無可爲。奈何奈何。遂退出。或曰。世子已受監國之任。澈等之意。欲上傳位。囁嚅不能發也。○十八日。駕發定州向郭山。上召謂柳成龍曰。今日之行。專爲內附也。卿可先行。如遇天朝人之來。必先道賊情。後言渡遼之意。○駕到郭山。聞遼東巡按遣副總兵祖承訓。叅將郭夢徵。遊擊史儒。領三千騎。到雲興館。上遂往見之。上歷言我國前後事情。從官等列伏。上前俱言所見。語極喧鬧。叅將郭夢徵曰。貴國君臣一處鬩亂。有同聚訟。殆無禮也。上命諸臣皆出。總兵以下。知平壤

已失守。遂還。○左相尹斗壽追至啓曰。臣不能死守。致有今日。願受軍律。上曰。國勢已去。豈卿之罪。上到宣川郡。夕巡按御史又遣指揮張姓者。來咨中。有爾國謀爲不軌等語。又曰。八道觀察使。何無一言之及於賊。八道郡縣。何無一人之倡大義。何日陷其道。何日陷其州。某人死於節。某人附於賊。賊將幾人。軍數幾萬。逐一計聞。俱錄以報。天朝自有開山砲。大將軍砲。神火鏢鎗。猛將精兵。霧列雲馳。倭兵百萬。不足數也。況文武智略之士。足以灼見奸謀。逆折凶萌。雖有蘇張鞅睢之徒。復生於世。安得以窺天朝之淺深乎。上覽咨竦然曰。此蓋疑我國與賊同謀。而爲此恐動之言。以試我國之對也。遂謂指揮曰。此咨當隨後委遣陪臣也。指揮出謂譯官曰。我乃黃天使叅隨也。巡按以我曾見國王面目。使之來見。眞僞耳。咨中所言。特假設之辭。爾國其勿恐懼也。○時大駕行色。殊甚忿率。一路人民。見之以爲倭賊在後。朝夕當追及。駕經之後。良民奔波。填咽山峽。若其無籍之輩。乘擾攘之隙。嘯聚徒衆。掠出官穀。寧邊郭山殆甚。宣川郡

守李滢言于朝曰。郡中亦有百餘屯集。待明日。駕發之後。將效寧邊民所爲。非老儒所制。乞賜處置。朝廷遂代以武臣。得免焚燒劫掠之患。○十九日。駕次車輦館。所經之地。人民室屋。案堵如舊。無異博川郡。支供豐厚。上命簡之。勿使侈汰。○二十日。次龍川郡。尹斗壽啓曰。今日之行。專爲赴訴天朝。以此兼程疾馳。已到于此。但遽到義州。人心大駭。將無以收拾。況今賊勢頗緩。先使義州等官。收集散兵。諭以不卽渡遼之意。使有所恃。然後更觀二三日後。緩緩征進。則遠近不至失望矣。上從之。○平壤失守之後。宋言愼李潤德。俱向熙川等處。久不還。金命元率李元翼李馨住定州。只有軍官數十餘人。不知所爲。遂令李元翼往江邊收土兵。李馨往山郡徵兵。命元獨守空城而已。○二十一日。慶尙右水使元均。巨濟前洋大捷報至。上問使者。以嶺南之事。對曰。監司金晬。方在咸安等處。不知聲聞。大賊只由直路而行。故列郡被兵。纔是當路之地。左右道分爲二境。號令不通。彼此所爲。邈不相聞。但聞兵使金誠一。率軍官數十。猝遇

賊。衆欲散走。誠一遂下馬踞胡床。欄路而坐。賊見其唐突。疑其有伏。盤桓不進。久乃引去云。到京畿。聞列郡人民皆以爲今日之賊。非倭也。乃叛國。叛國不殺良民。遂多不出避之。以此盡屠殺。既知其倭賊。後始稍稍引避去。○朝廷以列郡官穀。盡被搶掠。若不收檢。天兵出來之日。必無以供給。遂遣掌令鄭熙藩于鐵山。正言李光庭于龍川倉查驗。又以大軍一散之後。遁入山谷。久不就視。遂遣司諫柳永慶于江界渭原理山等郡。執義鄭光績于碧潼昌城等府。急令號召。遣赴金命元處。○二十三日。大駕到龍灣館。以牧使所居爲行宮。遂居之。時城中人民皆散。鷄犬亦皆空。鳥雀不飛。有似荒山廢寺。從官數十人。分投行宮近處人家。率皆荒涼困迫。只有一二奴僕。李誠中父子二人。只有一奴。有時闕飯。依人度日。○二十四日。備忘記曰。當初去京城之日。百官從予而出者。皆忘生也。及其去平壤向義州。人心駭散。莫不逃避潰裂。而俱能離父母棄墳墓。從予于義州荒絕之地。終始無怠。皆忠臣也。自京城至義州人等。別具姓名以啓。予當

留以為後日之觀。至於扈駕到此。其功豈有上下之別乎。百官各陞一秩。大司諫鄭崑壽持平辛慶晉啓曰。人臣從駕。不避艱難。乃其職也。請收陞秩之命。上曰。卿等之言固是。然人情豈如是乎。不計身之死生。相從於涸轍爛鼎之中。雖高秩美爵。安足惜乎。勿更言論之數日。不從。

別錄自京城至義州者謂之終始扈從傳教也。豐原府院君柳成龍右議政尹斗壽海平府院君尹根壽前兵曹判書金應南兵曹判書李恒福判尹朴崇元工曹參判李忠元吏曹判書李山甫都承旨柳根曹提學李嗣西川君鄭崑壽左承旨洪進司藝沈友勝掌令鄭熙藩兵曹佐澄朴東亮正言李光庭平安兵使申礪執義具茂都正安混應淑凡二十人。

壬辰日錄三

起萬曆二十年七月書八月但不記日下同

凡三朔

七月。上論群臣曰。今日之事。只有請救。天朝一事而已。一路糧糶。不可不預加措置。尹斗壽因啓曰。戶判韓準承命不來。當遞其職。而在此之人。職秩不稱。請上親裁。上遂擢禮曹參判李誠中為之。○金命元

啓曰。臣在定州。召集軍兵。得五百餘名。李元翼所募送土兵亦千人。李贊所率來者亦千人。臣領此兵。進向安州矣。上召柳成龍諭曰。今見元帥狀啓。將向安州。卿亦進往軍前。一切便宜從事。○平安監司宋言慎兵使李潤德。迺入山峽。久無消息。遂并遞之。以李元翼為監司。李贊為兵使。○金命元啓曰。咸從縣令李璣。甌山縣令趙誼。起兵直截于江西永柔等地。臣亦進至順安。為固守之計。上曰。柳成龍受命有日。久不起行。何也。尹斗壽啓曰。成龍有病勢。所不能即行。臣既無功於平壤。苟免刑辟。請代成龍行。上曰。卿不必行。成龍翌日起行。時成龍之病。不過為暑熱所傷。前受先行接待唐人之命。而遷延落後。後駕而行。又受軍前便宜之任。遲留不速發。人以此疑其避事。○金信元啓曰。臣到安岳等地。起兵二千餘人。使訓練正李思命領赴金命元處矣。當初信元從斗壽留平壤。乃城不守。信元懇邀斗壽。偕往安岳。以圖後效。斗壽笑曰。我從大駕。安岳雖好。非所往也。信元遂獨往起兵。以應官軍。朝廷遂使信元。仍留督餉。○大司

憲李德馨在遼東。請內附。仍陳我國前後事情。巡按轉奏播越之狀。聖旨特賜銀二萬兩。另差一官。面授朝鮮國王。俾能接濟上下。叅將郭夢徵領銀來。上親受于龍灣館。五拜叩頭。○擢副護軍李山甫。爲吏曹判書。柳根爲都承旨。朴崇元爲判尹。○全羅水使李舜臣。於巨濟前洋。遇賊船四百餘艘。大戰良久。未有勝負。舜臣謂諸將曰。彼賊船上建三重樓。飾以金碧。有一賊踞床指揮。此必大將。我之龜船。輕而疾行。又可避丸。若使二三龜船。直衝賊船。得梟此賊。餘必自潰。遂選壯士百餘人。分乘三龜船。出入賊船間。疾如飛梭。賊莫敢近。遂犯三重樓船。百餘人一時呼噪而出。矢如雨集。賊將避箭至三。猶不避箭。中腦始仆。舜臣等望見其戰甚酣。亦鼓噪直進。賊船遂崩潰。溺死者不能勝記。得器械無算。賊自是不敢直犯全羅道。蓋元均李舜臣。一處合戰之力。而元均則本道物力。皆已蕩殘。得舜臣成此功云。至是報至。上遂陞舜臣正憲階。又設統制使。以舜臣爲之。使統三道水師。設鎮于閑山島。以防賊之由海向全羅等者。全羅右水

使李億祺。又有戰功。遂與元均俱陞嘉義。朝廷以全羅等道聲問不通。必以大駕渡遼。莫爲之措也。遂遣大司成尹承勳。由宣川乘船而行。○時朝廷連遣使臣。請救於遼東。冠蓋相望於道。遂遣副總兵祖承訓。領七千兵馬以來。七月初。寬奠副總兵佟養正。設撥兒于順安。與我軍同進退。連日斬賊積至千餘級。佟總兵轉報拊安衙門。遂調騎兵七千以遣。蓋輕之也。祖總兵率兵渡鴨江。柳成龍金命元等以爲。天雨路滑。不宜急擊。祖總兵以爲。我常以三萬騎兵。殲盡十萬獍子。觀倭賊如蟻蚊耳。因要進兵。時我軍斥候將。順安郡守黃瑗。馳報於金命元曰。倭賊盡向京城。居留者極少。被虜女人。於城上屢呼官軍。乘此機攻城。可得成功。祖總兵見此報。以爲信。曰。我軍中亦有善占者。言十七日城可破。正與此報相符。遂下令軍中曰。明曉進城。破賊後當食。令旣布。遂進平壤城下。城門不閉。城上亦無一賊防守者。平明大軍由普通門入。哨軍已到大同館前。呼喚前時無一賊出應之。大軍遂由大街駟而進。賊於左右傍室鑿壁穴。一時放銃。聲震

天地遊擊史儒中丸死。祖承訓見其死。遂策馬先遁。大軍潰亂奔走。賊追擊大敗之。遼軍還者僅三千人。祖摠兵一日馳三百里。柳成龍邀謂曰。我國則已矣。獨不念七千衆命乎。當留此處。收拾散卒。從容回軍。何若是去之顛倒乎。祖摠兵曰。我當到嘉山。阻江以爲守也。是緩也。人馬殆盡。器械無餘。賊若更進一步。則諸軍喪膽之餘。必不得晷刻支撐。而賊亦見天兵聲勢。爲之歛避不出焉。時朝廷日夜待捷。而祖摠兵恃勇僨敗。卷甲而還。上下喪膽。相聚頓足而已。○具思孟申礪具歲等。陪信城定遠兩王子至。上特陞思孟礪資憲階。以思孟爲吏曹叅判。○祖摠兵之敗還也。恐獲罪。揣拊安鎮三衙門。謂其方攻城垂克之際。朝鮮一營投倭助戰。矢石如雨。是以見敗。廣寧鎮守摠兵官掛印。將軍楊紹勳領兵到九連城。親爲之探虛實。上遣尹斗壽極陳無理之狀。摠兵答曰。拊安兩御史亦已知其誣也。况俺親聞本國情。豈不洞釋前疑。可放心。斗壽因言。小邦兵力已盡。朝夕就滅。小邦旣亡之後。必將爲天朝東顧之憂。提兵勦滅。存已絕

之屬國。紆宵旰之殷憂。惟將軍事也。不然小邦君臣未久爲鴨江之鬼。恐不得再見天日。泣不已。摠兵曰。天朝事體。動必萬全。朝裡已令多官會議。或有限鴨江爲之防守。不可遠救外國之論。俺等亦具一本。時無下落。貴國亦當敦勅邊臣。十分截住。勿使疎虞。以待朝廷處置。貴國君臣自此益堅事上之節。終始不貳。則聖皇在上。自當降鑒。勿慮也。○譯官韓潤輔以事到遼東。巡按御史李時孳召謂曰。爾國惡的將領官。投倭效順。使天兵折損過半。至於軍還之日。不放軍糧馬豆。率致倒斃。是何道理。對曰。小邦小性。原來脆怯。不能作惡。雖或見捨苟從。亦不過畏死耳。豈有無故自就罪于天日。在萬無此理。至於兵敗之後。大軍日馳三百里。人馬安得不死傷乎。此小邦無福之致。其間曲折。有口不敢說。巡按笑曰。爾說的是。由此祖將之誣不得行。朝廷亦遣官卞誣。巡拊御史郝杰亦曰。此不過祖承訓欲脫罪。貴國勿多慮也。祖承訓前後事狀。自朝廷亦難於明言。未得可對之辭。而韓潤輔以譯官。只舉有口不敢說一句話。能卞其誣。而

其敗屺顛倒之狀。又隱然而彰。時以爲能應變。

八月初。世子自寧邊將向江界。沈忠謙等以爲江界路窮之地。決不可往。江原道多高山峻嶺。爲之限隔。可由伊川春川等處。得與嶺南相通。庶有可爲之事。世子遂次于熙川寧遠之境。草宿四五日。從官皆散落。不得已由陽德到伊川。又聞春川難達之狀。前後左右。皆遏於賊。不知所向。時朝廷始聞之。大駭以爲何物。膽大者敢快。至尊深入至危之地耶。將遣人止之。未久爲賊所逼。還次成川府。○李鎰平壤失守後。往來黃海道之間。久無所歸。及是領兵到成川。遂以爲防禦使。軍稍振。○備邊司啓曰。前監司宋言慎。兵使李潤德。以一道之主。深入峽中。久無形影。洪世恭既承調度之命。遷入熙川。天兵去來。邈不相聞。韓準親承從駕之命。托病落後。又自言親見。大駕渡遼。使人心崩潰。獻納李廷臣持平李慶祺注書。任就正朴鼎賢。檢閱趙存世金善餘。以待從之臣。不辭逃去。俱失人臣之義。不可不分輕重科斷。宋言慎韓準罷職。李潤德白衣從事。洪世

恭降一資。李廷臣等六人。并削其職。何如。上曰。允之。

欽差行人薛藩奉勅來頒。上出迎于義順館道。宣勅于龍灣館。勅中語意極其慰勉。至有堅守臣節。自當措處之語。蓋恐其折而入於倭。先致慰勉之辭也。上手自奉勅。失聲痛哭。上自臣僚。下至賤僕。無不大哭。薛行人亦掩淚。移時。上洞陳受兵之狀。行人曰。貴國忠順之誠。自天朝亦已洞知。不遠當有停當之語。放心勿憂。翌日遠接使李德馨。館伴使李誠中。俱呈文極陳之語。薛曰。俺不但復命日極言之。在此先具一本。明白題奏。公等退而盡職。○全羅道觀察使李洸。慶尙道觀察使金晬。忠清道觀察使尹先覺。領兵八萬。直向京城。時忠慶二道。俱被殘敗。獨全羅一方。物力全盛。兵士器械。軍資輜重。彌滿四五十里。遠近聞之。莫不雀躍。朝廷亦以爲必能成功。指日待捷。晬於喪敗之餘。僅率官軍百餘名。附庸於洸。洸所領俱是精勇之士。顧凌轢慶尙道人。晬以下無不受侮。蹙入。而洸又庸怯。不知兵。行師之際。有如驅羊就牧。散亂無統。首尾不相知。進陣于龍仁縣。

南十里外。賊初見其兵勢蕩蕩。不敢出。先鋒將白光彥李之詩等。直到賊壘。斬賊之樵汲者十餘級。諸軍益輕賊。有驕色。先是。白光彥李之詩謂洸曰。我兵雖衆。皆列郡烏合之軍。勿論多寡。俱使本邑守令將之。某邑作先鋒。某邑作中軍。至於前後左右。俱有所分。勿聚一處。各自爲陣。分屯十餘處。一陣雖敗。旁陣繼入。遠近諸陣。鱗次相救。一陣雖勝。遠近諸陣。爲之循序而進。如此則勝必全捷。雖敗亦不至大衄。洸曰。臨機應變。自有其策。何可預定乎。至是夜分。使白光彥等直斫賊營。光彥之詩突上賊屋。衆軍踰柵而入。揮刀亂斫。斬首十餘級。適大霧四起。咫尺莫卞。留營之賊。已盡登岸。乘桴暗放銃。自後掩之。光彥等俱被亂兵所殺。衆皆潰還。喧噪之間。天曙霧開。賊衆約四五千。相對下營二三里地。賊銃一發。大軍遂潰。洸等既不能招呼收集。又自變着白衣。相繼而遁。人馬踐踏。填滿道路。八萬之衆。須臾散盡。賊見兵勢之盛。猶不敢追逼。歛兵而還。弓矢刀槍糧資器械衣服裝飾。狼藉委拋。填溝盈壑。不可勝記。村民之竄匿山谷者。乘夜收拾。賴

此全活者甚多。大駕未出京之前。李洸領兵十萬。已到錦江。及聞去邠。遂自罷兵而還。至是又敗。群心沮喪。無可爲矣。敗報至。行在。朝廷上下。面相看。長吁短歎而已。○書吏張福重者。自北道來言。賊分兵踰鐵嶺。至甲山而還。監司柳永立被擄而逃。北至會寧。人民俱畔。士大夫避亂者。及守令。率被縛獻。臨海君順和君金貴榮黃廷或黃赫等。俱被執。南道兵使李渾。亦爲甲山民所殺。群臣問。安。因請遣人探其形勢。上曰。旣落賊中。寧有可出之理乎。○時朝廷以八道被賊。俱皆蕩殘。非。天朝兵力。無以至此。賊而遼人來者。皆言。出兵之期。時無的息。遷延至此。坐待殘滅。請急遣一使臣。適謝恩使申点。還自北京。言遼東拊安鎮。俱題請發兵救援。着九卿大臣會議。衆皆言。朝鮮遠在藩服之外。猝被倭侵。至於喪國。烏竄。必有自取之殃。至於伊國情形。俱未諳知。不可輕動軍旅。遠事外夷。令勅遼左將領。嚴使防守。勿致疎失。獨兵部尙書石星以爲。朝鮮素稱禮義。倖擬中華。首尾二百年。恭慎無他。以是祖宗朝。優禮朝鮮。不與他外藩比。況此

被兵曲折。前既題奏。明有次序。決非挾詐覬覦之計。若拆而入倭。則封疆之憂。不可勝言。亟請發兵救之。惟以建議欲不救。以此尙不之定。石尙書召洪純彥謂曰。爾國之事。我獨盡力。而衆議如此。此時爾國使臣來。則俺當爲之力矣。皇上亦憐爾國。而寧夏方用兵。以此恐力分耳。爾國何至今不請兵乎。遂遣鄭崑壽沈友勝。星夜前往。崑壽之行。上親酌以送。語多悲慘。崑壽謂人曰。朝廷謂我爲異己。使之遠赴。此何事也。李誠中衆中叱之曰。從臣十五六。率兼四五事。公既閑官。又非衰病。今日之行。非公而誰。況當此時。雖使之入賊營。猶不敢憚。天朝父母之邦。尙不欲去。對人發憤色。必非忠臣義士之言也。崑壽大慙。○朝廷以京畿監司權徵遠入江華。黃海監司趙仁得避賊投島。俱無所爲。以右副承旨沈岱爲京畿監司。同副承旨柳永慶爲黃海監司。沈岱臨行。謂叅判沈喜壽曰。朝廷用人。是何道理。我則死地去。公則得其時矣。喜壽曰。是何言也。朝廷以公頗慷慨。不避夷險。陞資未久。又超資以遣之。未有感奮之意。先懷怨恨之色。賊

在平壤。朝夕當發。而君臣上下。猶不知死所。公何爲發此言也。岱猶歎咄不已。○全羅道儒生梁山疇郭賢來言。金千鎰起義兵。與全羅兵使崔遠合兵到水原。高敬命趙憲亦起兵相繼來。慶尙道亦有金沔鄭仁弘朴惺郭再祐等起兵討賊。上召山疇等入。謂之曰。以予無狀之罪。爾等跋涉千里。出賊中而至。慚惡何言。山疇曰。千鎰軍中。精勇雖多。半是儒生。只仗忠義而起。至於成敗。則天也。上泣曰。忠義所激。何事不成。郭賢曰。臣素與趙憲厚。及臣起事之後。憲曰。近觀天文。我國無滅亡之運。賊亦終必不得志云矣。上曰。是憲之言乎。賢曰。己丑年。憲謫北道。能知逆變之發。又自辛卯年。明言國有大變。預講避居之所。此必觀天之驗也。上曰。若是其符乎。甚有喜慰之色。遂陞千鎰爲判決事。稱倡義使。高敬命稱招討使。俱賜教書。賜趙憲教書。有悔不用忠言。致有今日之語。又賜金沔等教書。已下罪已教。有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安歸。瞻彼江流。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教下。遠近聞之。莫不流涕。皆李好閔之辭也。

○忠清監司尹先覺啓曰。大賊入清州。分兵搶殺。有僧名靈圭者。能聚其徒。皆持鎌子。號令甚嚴。見賊不避。遂進攻清州之賊。連日相持。雖無大勝。亦不退北。賊遂棄城而去。皆靈圭之功也。遂陞堂上。爲僉知。賜段衣一襲。○山疇等之還也。上召謂曰。爾等歸語于鎰憲。竭力討賊。使予東還。因淚下不止。山疇等曰。湖南義兵雖多。朝廷隔遠。號令之際。未易稟承。須以重臣來拊之。方無拘碍。上曰。當議而處之。遂以鄭澈爲都體察使。山疇等之意。欲得申礪輩。而朝廷遽遣鄭澈。山疇等深以爲不滿焉。○高敬命起兵北上。聞賊衆已據錦山郡。有衝發之勢。敬命曰。我等皆恃湖南爲之根本。而見賊不逐。惟以北行爲意。則是自絕其根本。不如還兵擊之。以去後顧之心。然後衆情可安。遂還次錦山境。翌日欲決戰。時我國男女自賊中來言。我乃逃還人。敬命遂悉心撫循。置軍中。不疑其爲細作。是夜賊乘暗斫營。衆聞敬命已死。或戰或去。敬命子因厚。陷陣而死。正字柳顏老在外陣。聞敬命父子死。曰。謀人之軍事。事敗死之。禮也。我豈可獨生。亦策馬赴

鬪死。諸軍遂潰歸。敬命之起也。南中士子。恰然從之。徒以忠義相勉。實不知兵。敬命對人言。廟社不守。至尊蒙塵。正吾輩致死之秋。草檄諭諸道。見者莫不曲踊而起。然師行無紀律。所到未有營陣之備。每日。雖以赤手徒搏。至死不避。則賊可勝矣。泛愛無備。竟至於敗。辛卯秋。敬命致書於鄭琢曰。敬命一家。明年當有大禍。父子俱不免。蓋推占之辭也。朝廷贈禮曹判書大提學。○錦山賊。長驅到熊峙。直向全州。監司李洸曰。大軍入守城中。坐使賊近我境。非計之得。我當分兵一半。作外陣城外。爾等宜竭力守城。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其實欲逃之也。郡守鄭堪縣令邊應井等。逆戰于十里外。斬首十餘級。自己至午。戰甚力。日將晡。大賊奄至。衆不能支。堪應井俱死。諸軍猶合戰不退。賊還屯錦山。○先數日。邊應井上疏曰。今賊北至咸鏡道。西至平安道。東南數千里。各置兵屯守。其勢非三十萬不能也。叢爾小醜。兵出三十萬。其國必空。我舟師可得四五萬。便風揚帆。瞬息可到。直擣根本。餘必自潰。此孫臏不救韓。而直走魏都也。王剪伐楚。舉兵

百萬空國而去。人謂燕太子丹若能舉兵襲之。則秦可敗。恥可雪。而於期不必死。督不必獻。願察之。朝廷奇其言。而不能用。○趙憲聞高敬命敗死。曰。錦山之賊。腹心之疾。移書靈圭。遂進次其境。期明日共擊之。令旣布。天下雨。營陣未具。靈圭謂憲曰。兵有備無患。作營未畢。明日不可戰。憲心思良久曰。此賊本非我敵。欲區區速戰者。徒以因忠義之激。乘士氣之銳也。翌曉。賊引衆先出。時靈圭作營粗完。憲軍露立於野。賊遂薄之。將軍大呼合戰。短兵相交。殺傷相當。賊兵久而益至。憲軍見賊暫退。遂移入靈圭陣。賊踵後乘之。諸軍遂大亂。赤手搏戰。猶不少挫。未幾。憲爲亂兵所殺。或謂靈圭曰。趙義將死矣。賊益至。不如去之。靈圭大呼曰。死則死矣。豈可獨生。鏖戰終日。靈圭亦死。諸軍盡死。無敢退生者。賊亦於是夜遁向慶尙道。賊自是不敢復犯湖南。蓋大挫也。憲起之日。遠近皆曰。趙憲起矣。何患賊不平。至於平安黃海之民。在深村僻巷。雖平日未嘗見而知者。皆曰。此嘗持斫刃伏闕下者乎。人皆謂此人真忠臣。忠臣起兵。賊可平矣。至是敗歿。朝

廷贈吏曹叅判。靈圭破清州。未久。死於錦山。朝廷所賜段衣等物。中道而還。是時監司李洸。縮在一隅。人有功。幸不以。上聞。敬命等之死。朝廷皆因人以聞。○尹根壽承命到鴨江。將見。旣摠兵于寬奠堡。道逢摠兵。摠兵曰。今奉 聖旨。朝鮮國王。即薄於賊。願乞內附。朕念恤小之仁。義不可拒。着寬奠堡。先具房屋。率役十員名。卽於渡江之日。迎接留下。悉心保存。一日。蔬菜銀四錢。猪羊各一口。麵飯等物。務使豐足。毋使缺乏。愁惱。從官及人役。共通百名。婦人二十名。只許從渡。勿令混援。致誤。根壽歸啓之。○金千鎰。崔遠啓曰。臣等之來。初與高敬命。趙憲等。合兵進戰。今已死矣。臣等久駐水原曠野之中。孤軍無援。不可獨立。聞畿輔義兵。皆聚江華等處。舟船亦多。可以合勢有爲。今者移兵江華。以爲久住之計。○時禹性傳亦起兵於江華仁川等地。軍勢頗盛。朝廷陞性傳大司成。勉令討賊。○賊據海州。將進攻延安。人民率皆荷擔而立。及聞前叅議李廷菴。自開城府至。遂迎入曰。令公若爲我等守此城。我等亦當死守。廷菴遂得武士四百餘名。

共城中人約數千。晝夜治城。爲防守計。粗完。賊引兵至。城中人謂廷毓曰。我等之盡死力。爲令公也。令公之不出去。爲我等也。今賊已迫。令公心若一毫不堅。城中數千命。皆斷送之。廷毓曰。爾等尙有未信我耶。遂令人建一草屋于城中高絕處。四面積薪。下令曰。城不守。爾等速火。此我當死於此。民咸曰。令公若如此。我等亦當死。賊分兵進薄城下。冒死仰攻。城上矢石如雨。老者運石以投之。婦人汲水以灌之。賊或乘雲梯。或冒木板。或項屍犯城。築土。蟻附而上。城中束火投之。烟氣大盛。賊不能登。又於城外三重屋。俯視放鐵丸。城中又建板屋。四面對起。賊晝夜分番迭入。百計攻之。城中亦隨機應之。大戰五日。賊解圍而去。城中人曰。賊衆分軍而戰。有休息之時。而我軍晝夜苦戰。目不交睫。氣力垂盡。少遲一晝夜。安得抵當。非令公所感。我輩已爲丸下鬼。自此賊據白川。一日程。更不躡延安之境。蓋所憚也。由江華渡延安。西達于。行在南通于湖嶺。皆延安保障之力也。朝廷特陞廷毓嘉善。世子賜教書。稱以招討使。尋稱巡察使。

壬辰日錄四

起萬曆二十年九月盡十二月

凡四朔

九月。密陽府使朴晉。於賊變初。有戰功。遂陞爲左兵使。率兵進攻永川。爲賊所襲。僅以身免。○其後新寧人。權應銖。募兵千餘人。人持一束薪。乘夜進攻永川。因風縱火。賊大窘。冒火突圍而出。我軍亂射之。賊不能出。數千之賊。盡被燒死。餘者或投崖溺死。不可勝記。屍臭擁道。人不敢近。擢應銖折衝將軍。助防將。○指揮黃應暘來言。俺乃石老爺所遣人。就當親入賊營。諦觀形勢。須得一大臣偕行。上親見于龍灣館。黃曰。貴國雖少。素稱富強。一朝播越至此。是何故耶。朝廷或言可救。或言不可救。蓋不知貴國形勢故也。石爺謂俺曰。汝直到賊營探視。則朝鮮情狀亦可知也。俺之來。實爲此耳。上痛哭曰。先年日本遣人。欲與同犯。上國遂舉大義以絕之。其後又來。請假道于我。以入遼。又絕之。卽將前後賊情。具奏。天朝此賊。屠殺我生民。焚燒我宗廟。怨入骨髓。義不共生。豈忍忘讎釋怨。而共爲犯上之計乎。小邦君臣。奔竄到此者。只欲洞陳曲折。以明平日事大之誠。

而已。至於微誠未白。致有不忍聞之說。當投死鴨綠江。以表此心。上下皆放聲大哭。黃指揮執上手。撫膺笑曰。今聞此言。是乃心肝誠實之言也。天朝若不救。則使東韓忠義之邦。未免爲覆盆之寃。我何必親往賊中。朝鮮事情。已盡知矣。卽日遂還。其後我國使臣到兵部。兵部人曰。黃應暘還自爾國之後。遂日到兵部。見石爺。出則攀轅痛哭。極陳可救之狀。石爺亦垂涕發兵之舉。雖爺自初主張。亦黃之力爲不少云。○朝廷以李洸於四月起兵到公州。聞大駕出京。無端罷兵而去。未久又罷於龍仁。又棄全州。欲爲自全之計。大失人臣之義。上命拿治之。○尹斗壽入對言曰。光州牧使權慄。有氣骨。有度量。眞將帥才。全羅監司。非此人不可。遂以慄爲巡察使。○以前判書金應南。爲定州守城將。兼理舟船往來之路。初應南聞母死。至上疏請往爲復讐計。久始知母尙存。朝廷遂以定州爲中道巨鎮。使應南繕修城機。兼察關西船道。蓋天朝發兵。未有定期。賊勢若急。欲爲航海向湖南之計也。○備邊司啓曰。吏曹佐郎許箴。初受召募之命。未

有募一軍措一事。而今乃偃然復命。豈人臣受命盡職之道乎。請罷職以懲其罪。上允。○世子在伊川。聞江原監司柳永吉。避賊在嶺東。未有迎接之事。遂起復姜紳代之。請命于朝廷。遂從之。初朝廷聞士大夫妻子。避山谷中。多餓斃者。江原道最甚。遂諭令賑恤。勿致顛仆。永吉執以爲不可。曰。人人而悅之。日亦不足。以官穀施私惠。吾不爲也。李誠中曰。汲黯矯詔發倉。永吉格旨閉棗。彼誠何心。此誠何心。

慶尙右兵使曹大坤。變初老耄先遁。咸安郡守柳業仁。有戰功。遂陞爲兵使。未幾聞晉州被圍。往救之。遇賊於路。戰敗死。時大賊圍晉州。牧使李璫病死。判官金時敏。及昆陽郡守李元岳等。晝夜苦戰。分兵爲六營。更進迭出。晝夜不休。城中銃砲矢石。百計拒守七日。賊多死傷。遂遁。朝廷陞時敏爲兵使。兼晉州牧使。未久病卒。初金沔之起義也。先率家僮七百以倡之。遠近爭應。往來星州草溪。陝川之間。多斬獲。民倚以安居。遂擢沔爲兵使。郭再佑者。宜寧人。承旨赳之子。嘗業文。聞賊近宜寧。遂會諸里中人。諭之

曰。賊已迫。吾父母妻子。將爲賊得矣。吾里中少年可戰者。不下數百。若齊心據鼎津以爲守。可保鄉曲。惡可束手以待死乎。衆曰諾。遂藏兵於津岸之後。又多得吹角者。率穿紅衣上山頂。四面羅置之。約賊至。四面角聲俱起。岸後伏兵又亂射之。賊駭散。遂斬百餘級。以此賊不敢更近。朝廷遂擢折衝將軍助防將。時八道義兵俱起。咸不受官軍節制。任其行止。官家倉廩公然破出。戰勝受大賞。戰敗無小譴。官軍之有罪者。率投入其中。獨金沔曰。吾輩以義起事。當受官軍節制。戒勿侵掠。唯義之歸而已。不然安在其爲義兵也。嘗語人曰。郭再佑素非有識。其行事不足深責。至於鄭仁弘。稱其賢者。猶如此。無忤乎。初監司金晬。處事躁刻。積失人心。及變初。不能策應。避賊於全羅之界。大爲土人所譏罵。郭再佑旣得志。多不循法度。晬欲矯之。再佑大怒。遂移檄列罪不忠不孝。將殺之。金沔力止之。朝廷遂以金誠一代監司。召晬還。再佑又上疏請斬晬。上大疑之。密問于備邊司曰。此人欲擅殺道主。非賊而何。不除之。恐有悔也。尹斗壽以爲。觀其所爲。

一狂童也。至於將兵斬賊。能保鄉曲。東西赴救。不避險艱。自以爲義士。今日上疏。渠亦必以爲義氣所激。而實不知自陷於大辟也。干戈搶攘之際。豈可人人盡責以禮法乎。上遂不報。○初大駕未發平壤。以咸鏡監司柳永立不能措事。遂以尹卓然代之。卓然爲賊所迫。入三水別害堡山中。南北道叛民大起。自江原道至慶興。五里立一木。書曰。李德馨爲王。金誠一爲將。以此人心恟懼。皆言降則必不死。遂縛北道兵使韓克緘會寧府使李瑛穩城府使李銖鏡城判官李弘業等以降。兵曹佐郎徐渚被執。賂賊而逃。會寧判官李琰。聞變自縊於門樓。有斷其懸者。遂縋城得脫。餘無免者。鍾城府使鄭見龍。欲草表迎降。至有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何使非臣。何事非君之句。欲與判官林恂投其書而走。叛民鞠景仁。自稱北兵使。領兵導賊入胡地。踰三日界。爲群胡所誘。大敗而還。賊衆還據吉州。評事鄭文孚。脫身逃山谷中。與六七守令協謀。欲起兵。人或應或不應。爲觀望計。適自朝廷遣一榜文。有八道義兵官軍。處處討賊。天兵十萬。不日到平

壤一半踰薛罕嶺之語。人心頗懼。文孚等遂起兵於明川吉州之境。衆至千餘。部分約束極其嚴。叛民亦多來從者。文孚亦厚遇之。人皆樂從。端川郡守姜璨及起兵。聲勢相援。文孚招鄭見龍爲大將。進兵剿賊。連有斬獲。朝廷以鄭文孚擢爲折衝將軍。仍兼評事。進姜璨判校。以甲山府使成允文爲北兵使。利城縣監崔胡爲南兵使。○冬至使閔溶書狀官李尙信等辭朝。以海松子畫硯筆墨數三種充方物。○十月兵曹正郎李弘老自咸鏡道至。臺諫論曰。李弘老以一無行之人。發身李山海。爲其爪牙。納交金公諒。爲其奴。陰邪鬼蜮之態。不可勝言。至變後。自任去就。略無愧恥。請削奪其職。上允。召金應南爲副提學。以任國老代之。○臺諫又論。兵曹正郎任蒙正。當初侍從之臣。從駕出都門者。而蒙正獨先逃去。請罷職。以懲無人臣之義之罪。上允。○游擊沈惟敬來。惟敬浙江人。聞朝鮮受倭兵。自布衣請於兵部。石尙書願親入賊營。以計緩之。或用兵或羈縻。當以身任之。尙書許焉。至是到龍灣館。上往見之。沈惟敬曰。俺當親入賊營。

極陳 皇上天威。仍使回巢。伊酋若執迷不退。當發大兵討之。上曰。天威雖赫赫蕩蕩。伊酋一別毒種。豈聞空言而斂手自避乎。沈曰。天朝事體。自異於尋常。第觀之。俺當以計繫其手足。終使懼威而還。勿慮也。翌曉起馬。三日夜。馳赴順安。先使其家丁沈嘉旺等二人。直入賊營。諭行長。明日當相會。厥明只帶家丁六名。直進平壤。賊酋行長設帳供具於七星門外。見游擊至。出迎道左。極其恭敬。去亦如之。但其語言。我國人無從行者。以此無得以聞之。接話自己至未。始罷還。賊酋於未到釜山院十里。豎一木以爲限。游擊出謂金命元曰。賊受我分付。樹標分界。限五十日。勿相鹵掠。爾國亦當如此。斂兵以待俺還。時賊勢浩大。我國數千里。無一人提一兵。嬰其鋒者。而沈惟敬單騎入賊陣。又能使斂惡韜兇。屈首聽命。惟謹。沿道士民處處聚馬首。千百爲群。咸曰。今日吾輩生矣。願老爺終始其惠。村民奔波。爭觀何狀。男子做如此事業。還到義州。上曰。八道諸將。方欲同師決戰。失今不滅。延至深冬。則軍情駭散。恐難收拾。沈笑曰。俺之縻賊。不

過恐貴國不能滅此賊也。若能自靖其邦域，則俺何必出入賊中。天朝亦安有東顧之憂乎。慎勿以俺之故廢大事也。即日過江去。○朝廷連遣尹根壽韓應寅請兵于遼東。仍陳義州孤危之狀。巡察使即使叅將駱尙志領兵入守義州。尙志勇力絕倫。號駱千斤將。嘗見我國人十二名。運大將軍箭一座。不能動。遂挾之左腋。如舉一束薪。運置五里許地。略不以爲勞。○有者上䟽言。殿下旣積失人心。致有今日。何不早傳位世子。使一國人心。早有一分慰悅。則此賊或可平矣。又有南以順上䟽。專攻上。身仍請斬李山海等。又曰。世子一國之儲副也。何以異處。請速同駐一地。雖不明言傳位。而語意則微而著矣。上皆不報。一日諭群臣曰。得罪廟社。播越至此。喪亂之餘。又失精神。百病來嬰。願卿等哀之憐之。速退予罪人。而輔世子也。群臣以爲今日之事。盡皆臣子之罪。變亂之生。旣當殿下之身。則殿下益當圖惟撥反。以慰祖宗之靈。不可徒引區區謙退之志。卷而懷之。以自比於古者當亂傳祚之君也。小官亦上䟽。三日始

蒙允。

十一月。全羅道觀察使權慄起兵勤王。下營于水原。時金千鎰等。久在江華。未有所措。禹性傳等。尤寥寥無所聞。上召性傳等。領兵渡江。直至平安道。使與金命元合兵。而性傳病不得行。上怒曰。性傳擁兵自衛。觀望不赴。金千鎰等安坐談笑。有何益乎國家。尹斗壽曰。金千鎰雖無所爲。其起義兵爲諸道倡。遂使八方人心。洽然大回。今祇以孤軍單勢。不能乘可爲之機耳。至於禹性傳。則渠雖不來。猶可代將以送。而計不出此。未爲無罪。而素有重病。人所共知。豈有觀望之理乎。至是慄獨孤軍直衝賊路。安營於大賊之間。上遣人慰諭之。○京畿監司沈垓。受命直到朔寧郡。召集軍兵。又使人入京城。諭以禍福。京城人民。久不知大駕所駐。及聞是言。或喜或泣。一時皆持軍器納于垓。連日絡繹。動以千百計。垓所領幾千人。收拾器械。約與楊州牧使高彥伯。圖爲收復京城計。賊覘知之。遂舉衆分路襲之。朔寧郡守張志誠。率兵伏於路。垓恃此不設備。上下皆達曙寢。

張志誠見賊而逃。賊遂圍營燒之。坐猶不起。遂被害。○尹斗壽啓曰。古之人君。爲治之道。不過曰尊賢而親親。況今日播越之際。舍是道何以哉。成渾道德學問。一代所矜式。今者艱關赴朝。出無慰待尊敬之事。請陞資憲。使人人有聳動。至於原川君徽。漢陰都正。俱以宗室博學多聞。居家孝友。各進一資。以示尊賢親親之意。尤爲利益。上皆允之。初。上之渡臨津也。意渾從駕。而適渾不知。駕發。未及從。李忠元在開城請召。而上不從。蓋不滿其不從也。斗壽之意。優待賢者。何惜一資。遂啓陞之。不知尊賢之道。只在致敬盡禮。又不可驅駕人主。強爲情外之舉。而將朝家爵賞大柄。提與人人。有若己物。人譏其無識。成渾上筭。論時事十條。以君德進修爲之本。以廣開言路爲之務。又曰。嚴誤國之誅。杜便嬖之徑。上曰。憂時陳筭。良用嘉焉。非優答也。時具宥自開城以後。連被召見。出入無常。至義州猶不止。渾聞之以爲。國家到此地頭者。本由於傍蹊曲逕。盛行陰私。而今又有此事。是何以責前人乎。遂上筭。以誤國便嬖對舉焉。○李弘老上

疏曰。今之當路之人。率以去邠一事。歸罪於李山海。以爲誤國之賊。若使今之當路之臣。在變初。則果能遏滔天之賊勢。不使有去邠之舉耶。如不能遏其勢。亦能甘心。君上就不測之地耶。至於置君上於地盡頭。悠悠坐談。徒以報復舊怨爲事。而無恥之輩。奔走承顏。增長勢焰。國家朝夕淪沒之勢。了不加諸心。則其爲誤國之賊。不知前後孰爲甚乎。又曰。殿下爲失德。祖宗有積慶。變亂之發。不過氣數之使然。又曰。臣觀國事日危。不忍愛君之心。欲與殿下同待天命之去就。而當路之人。不欲臣近在行宮之下。臣以危蹤。不得不奉身退去。以待死日。臨行涕泣。不知所云。時尹根壽具思孟。以洪汝諄。柳永立。李弘老。昏夜相就。必有覬覦之心。欲並與金應南。李德馨而逐之。成渾尹斗壽。李海壽以爲。如不得已。當去其甚者。應南德馨。未有可罪之名。弘老知其不免。遂議於李諄輩。發死心上疏。李誠中在公廳厲聲曰。君臣上下。思聚絕塞。誰所致也。而反指吾輩。爲誤國之賊。疏中之語。無非側媚之態。吾輩平日。食君祿居高位。不能建一

言掃除群陰。畢竟受此辱。皆吾輩之過也。尙誰咎哉。○上召見成渾。謂曰。聞卿之來。適有病。不能卽見。予實愧焉。渾於四月。誤聞道傳。謂駕今日當發出。諸道左以候之。如是者三日。臣意駕必不發。還入私室。至於晦日。自夜大雨。溪澗漲溢。豈意大駕已渡臨津。向開城乎。臣旣不得就辭於道左。亦不敢無命冒進。頑命不絕。輾轉峽中。承世子令旨。得到成川。義不可不來謁。舉顏天日之下。再承德音之接。揆臣分義。實合萬死。上曰。守國無狀。致有今日。羞見卿也。渾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殿下益勵心志。務修德業。更張弊習。再圖惟新。則仁愛之天。自當克享。而撥亂反正之舉。無出於盡在我者而已。苟能君臣上下。協心同力。晝夜孜孜。內旣修。則外可攘矣。承旨李礪曰。成渾所謂君臣上下。協心同力之言。甚好。成渾在此者。臣不妄言。近日朝著間。頗有排軋之風。實無和協之色。上曰。今日在此者。只是一邊人。不知更有何別色者。而有傾軋之風也。礪曰。雖不無一二人。或廁其間。而盡皆閑散之官。至於今日。猶有此習。故

臣言之。渾曰。礪之言。疑臣亦與知此間論議。而因臣進言。指以爲證也。傾軋之事。臣不知指爲何事。亦臣所不知者也。第聞一二人無狀之輩。含憤蓄怨。乘時欲發。以圖沮撓之舉。則不得不爲之別白也。礪曰。果若是而止。則斯爲好矣。臣恐朝廷氣色。必不能也。李礪素輕渾。又疑與根壽等爲之論議。故因其言以證之。至以爲言雖如是。恐必不能。蓋礪應南爲至交。常憤其欲並逐應南。遂於上前極言之。實不知渾之意也。

十二月。上召群臣入對。司諫李幼澄進曰。近自一二年來。宮禁不嚴。朝著不靖。苞苴盛行。排陷成風。以言其王子。則奪人田地。取人奴僕。以言其宮禁。則賣官鬻獄。牟利規倖。動拂人心。怨言盈路。群邪亂政。流禍士林。不論賢不肖。惟視議論異同。遂使椒房賤豎。托勢厥妹。朝廷是非。亦得參聞。上下群情。崩潰已久。大賊繼至。無處不叛。北道之變。前未有聞。殿下遇變以來。無一言自引爲過。但坐深房。惟事宴安。群臣罕接。甚於平日。以此形勢。臣恐國勢終必糜滅而後已。上俛首不答。群臣仰見天顏。或青

或紅。皆聳懼不發一言而退。○柳永立至自咸鏡道。上召謂曰。聞卿亦被擄。然乎。永立曰。臣避亂在峽中。土民導賊而來。臣遂不免。上曰。何以脫來乎。永立曰。賊雖好殺。若不違拂其心。則賊亦人也。何必殺乎。翰林李春英。退謂永立曰。筵中違拂二字。莫是不好語耶。臺諫以失節論之。○同知柳永吉啓曰。鄭澈在南中。沈醕酒色。不爲國事。尹斗壽所爲之事。終無其實。使主勢日孤。國事日急。臣不敢不達。上召謂之曰。卿之此啓。有意見乎。永吉悶默良久。對曰。只言所聞。別無意見。遂退。澈所到沈酒留連。所受之任。不成頭緒。由此大失人望。永吉之言。雖出乘機狙擊之計。而其行身處事。實有所致之也。尹斗壽出在十里地。上屢召之。斗壽啓曰。臣本無狀。又無才識。忝在執羈勒之列。雖晝夜思唯。不過爲紙上一虛文而已。無實之語。正中今日之事。古人曰。執羈勒以從。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君豈不知。願 聖朝亟賜誅譴。上曰。國事存亡。在卿身上。豈可以人言而有所嫌耶。亟出視事。○鄭崑壽在北京。馳啓曰。臣之入來。適當寧夏平

賊之日。石尙書擔當盡力。會千官更議。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畧。以都督李如松爲提督。調發大兵。刻日進討。李提督寧夏還日未數日。又承命東征。南北兵時方陸續起行。經畧請以兵部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提督先起馬。經略次行。當於十二月到平壤云。時沈惟敬五十日限且盡。行長每伴問遊擊還期於沈嘉旺等。示不知所答。李元翼聞大軍垂到。遂僞作遊擊牌文。使人持到順安。沈嘉旺亦不知僞。急於馬上。傳示行長。行長喜曰。若無此牌。大事必不成。俺當於四五日內。決意廝殺矣。○兩司合論。洪汝諄宋言慎。李弘老交結李山海金公諒。作爲爪牙心腹。濁亂朝廷。流禍士林。使人心怨叛。國事危亡。無非此人等縱諛同惡之致。請命遠竄。上曰。予觀此人等。嘗劾鄭澈之奸而已。論之三日。始 允之。翌日上曰。近日精神太減。語多顛錯。昨者兩司批答。當曰此人等頗以鄭澈爲奸而已也。○上召群臣入對。正言黃克中進曰。今日之事實由於從前宮禁不嚴。諂諛盛行。積失人心。在處怨叛。上下相疑。情義不通。容悅成風。言路

久塞。當此急急之日。未聞有改絃易轍之舉。以此而安敢望恢復乎。崔滉以手麾而止之曰。此時討賊之事爲急。如此等語。大不關也。具歲曰。人心怨叛。上下相疑。則國事何所望乎。討賊之謀。此爲第一。而崔滉乃曰不關。此面謾君上也。崔滉大怒欲再言。上止之曰。不須相較。遂罷出。○二十二日。遊擊錢世禎領南兵三千過江。軍馬器械極其齊整。翌日閱武于南門外。坐作擊刺。縱橫奇正。千變萬化。人人觀之。始有望生之心。○二十四日。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佐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李如松。中協摠兵官楊元。左協摠兵官李如栢。右協摠兵官張世爵等領大兵過江。上親迎于義順館道。提督穿紅錦袍。乘紅明轎。會上于龍灣館。上曰。以寡人守國無狀之罪。貽念皇上。致勤諸大人遠事征伐。雖剖心腹腎腸。安得報此天地罔極之恩乎。提督笑曰。皇上天威。國君洪福。此賊自當殲盡。何謝爲。提督長身偃蹇。禮貌閑熟。風彩俊發。言語洪暢。盡敬於上。極其恭順。○上於是日。歷見三摠兵而還。將官從行者。如摠兵李平

平胡。副摠兵祖承訓。高策。李芳春。叅將張奇功。方時春。方時輝。李寧。郭夢徵。查大受。游擊谷燧。葛逢夏。王問吳。惟忠。戚金。韓宗功。李如梅。楊紹先。樓大受。李文成等四十餘員。上皆欲歷見。都承旨柳根以爲許多將官。豈能盡見。只見大將足矣。尹斗壽屢言其不可不見。上以爲氣力疲甚。不能從。諸將官皆怒。提督亦訝之。上晚聞其言。欲見之。翌曉提督起行。遂不果。○過江日。白虹貫日。日有右珥。提督呼諸將官。示之大喜。○二十六日。提督大軍自城外過去。號令嚴肅。一草一木不敢傷。○三十日到定州。查大受領哨兵一千先行。

壬辰雜事

市民於都城內外山。具酒樂以會。抵暮歌舞而還。春秋盛行焉。庚寅辛卯之間。京師傳言。不久當易世。不如生前醉飽競事遊衍。或至破產。識者以爲不祥。○壬辰四月十三日。青虹起自宮井。來逼於上。上避之再三。輒隨之。閉戶始止。及聞是日賊陷釜山。大懼有必避之計。徐玄紀云。徐名滄。

壬辰四月。李鎰到忠州。盛言賊勢浩大。上見報頗懼。一日宮中有鳥飛鳴於屋簷之上。晝夜不止。聲甚慘切。向人哀號。似若促其行者。遠近聞之。大有崩潰之志。上亦恠訝。遂決西行。其形如戴勝而小。尾且短。人所未嘗見者。或言金剛山有之。及晦日不知去向。是亦物怪。○李子政言。壬辰閑住城門外。不曾聞。上有去邠之志。人或言之。輒對以無此理。一日曉。士女奔波。街道填塞。俄聞。乘輿已向北道。子政蒼皇騎馬。追至楊州。歷問道路則不知。遂還云。余以騎郎。晝夜在馬營。及忠州敗。人馬雜還於宮門之內。上下號哭。不知所爲。余遂與諸僚。出在外曹治行。有吏來傳。上已自宣仁門出。余等顛倒入闕。則乃虛語也。余在闕下。尙被誤傳。子政之追往何怪。於奇自獻之言。追上到安邊。始知誤傳。而還平壤云。不知其近似也。李名廷立奇名自獻

徐玄紀。性亢能斥人。壬辰四月。朝廷請止西行。多有上章者。一日余言于諸僚曰。余等亦在本兵。獨不言去邠之非乎。裕甫欣然應之曰。我當命意。子

其書之。有曰山川形勝。無過於漢陽。殿下欲舍此何之。城隍峻嶮。無過於漢陽。殿下欲舍此何之。生齒之富。蓄積之多。殿下獨不念乎。宗廟在此。社稷在此。陵寢又在此。殿下其忍去乎。至於西行之志。已決於內。而榜諭內外。謂當死守。殿下雖欲欺民。祖宗神靈。其可欺乎。祖宗且不可欺。況欺天乎。句不多。而善轉圜。愈出愈切。一時皆不及。疏罷。裕甫曰。大義所在。不可不如是。而以一邊言之。置君父於圍城。亦臣子所不忍爲也。玄紀瞋目曰。若是則孟子亦不忠也。是日夕。裕甫私詣差備門外。請速出避。晦日又如是。玄紀憤然曰。李弘老以一外人敢如是。吾等亦於差備門外。極諫之可也。裕甫李弘老字也子常言。隨駕到臨津。見一女。年可十四五。雨中失路。獨行不能渡。垂涕而立。姿貌必非常人。卽令乘船以濟之。其女不能正面稱謝。趑趄不去。似難言者。知其有意。而嫌不能率去。今以爲恨云。子常李恒福也○變初。上到臨津。閔嬪傷於輜。日昏始至。船泊西岸。則軍人四散。天又雨。不知所之。上謂李恒福。急與兵曹郎官。招呼收

集可也。子常騎馬。行且呼。余與士瑩。行到一船。呼之。十餘人出應。率以來。

上甚喜之。仍見御座。則惟柳西崖入伏於前。其左右則信城定遠兩

王子伏而睡。上亦執鞭而坐。當時行色之窘。此日為最。士瑩李覺西○

臨津之夕。上下亂渡。人馬相失。余與士瑩約曰。子得馬呼我並騎。我得馬

亦當如之。既行滑泥。或沒脛而仆。黑夜如漆。不辨咫尺。有騎馬而來者。問

之。乃裕甫也。裕甫曰。我當先往。炊飯以待。子兩人好來。俄有呼兵郎者。余

謂士瑩曰。我頗善步。子在此待我還。曰諾。余遂至。上前收得一柄炬。仍

隨御馬而來。夜既深。又與士瑩相失。行未十里。聞士瑩之聲。急應之。則曰。

得馬待君。君久不至。意已去矣。而亦恐負約。不敢去也。遂並騎而行。尋裕

甫不得。明日裕甫曰。君等不來何也。

鄭景真到東坡。自副提學。超授禮曹判書。乃曰。年少而驟陞至此。我死矣。

至欲構草乞免。洪君瑞止之曰。國破家亡。至尊蒙塵。吾輩死生。朝不慮夕。

豈獨驟陞為可死乎。遂止。鄭名昌衍洪名麟祥後改履祥 駕住開城府。一日大小從臣。同

在一門之內。具元裕忽自內小門。屈身而出。急呼曰。上命三司入侍。或

有以不聞。命趨起不敢入。元裕遂執大諫金叔珍手。以起之曰。我親承

傳教。何敢不入。遂皆起。李公輔亦以獻納。在洪士信坐邊。亦將起。士信攬

其衣坐之曰。誰所傳。命而子等乃欲入侍乎。蓋知其將論鵝溪也。及入。

衆攻鵝翁內通誤國之罪。元裕高聲呼曰。黃鵬山海之姪。爾何敢並叅於

此乎。亂雜無倫。言語紛譁。不似入侍之時。元裕此舉。藉內通之說。得罪鵝

溪。而親承傳教之說。果出於正也。具名歲金名瓚李名廷臣○沈公望

言辭頗慷慨。上到松京。欲徵兵兩南。而人無有應之者。公望自請曰。此

時死不懼也。臣願往。上慰遣之。出語梧陰曰。公今相矣。其能布公心去

私情乎。曰子言善。沈名岱梧陰尹斗壽○鄭景真議瘞廟主之日。申伯峻受上

御札。向京城。將何慰諭遺民也。到馬山。聞人誤傳。謂賊已據都城。俱而經

還。上遂發開城。行色遑遽。不成頭緒。到寶山。宗室海豐來言于梧陰曰。

豈有無宗廟之國乎。公不知乎。梧陰愕然曰。某日我作相之日。我作相

而國亡。仍歔歔流涕。申名礫。

車駕所經之地。下人作弊。倍於平時。宦者奴輩。視百官奴僕尤甚。及到金岩之日。搶掠餅膳。闖入御所。宣傳官諸武臣。皆不能禁。御供之物。亦將見奪。新溪縣令丁胤祉。詐倒於地。仍開目直視。有若氣絕者。使其下人行且呼曰。某倖被人殺死。上大駭之。急使捕斬其作挈者。遂得免焉。或曰。人不可以無術。今日之亂。非此人不能止也。

上在開城。命俞杞城李鰲城。陪信城定遠兩王子。先詣箕城。又下書召鄭寅城。來護王子。有曰。予素知卿忠節。可屬大事云。書到江界。寅城即欲登道。府使洪世恭不許曰。雖有下書。禁府文。移不來。不可行。及聞上到平壤。始許之。或有多洪者。曰。亂離之日。事當慎密。此子剛猛可取。余聞而語之曰。下書王言也。文移小事也。駕到松京。事多倉卒。君臣禮節。有不能盡。禁府文。移何從而去乎。謂之妄作則可。剛猛則吾不知也。俞杞城作相。仍兼都體察使。將治行。余持公事往其舍。則木工四人。方役

於庭。許功彥李澄源。執紙筆列坐左右。余恠而問之。許李微哂曰。木役將以造馬轎也。紙筆將以草檄文也。杞城亦自構思。蓋三人並起草。擇用其一也。余歸語尹海平。海原在傍笑曰。此兒迂濶不可用。許名箴李名幼澄海平尹根壽海原

陰梧

申礫敗後。車駕即日發漢城。礫之戰敗曲折。皆不能知。且不知死生。或言入山爲僧。或言下南中謀再舉。或言方到海。懼誅不敢出。一日。上召羣臣。與議計事。憂形於色。曰。賊鋒果難當也。李元夫以都承旨。起而伏於前。仰聲仰面而言曰。上勿憂。臣聞諸可信人。申礫果不死。在海西。召用之。賊不足憂也。上認其妄。哂曰。當今將帥乏人。如都承旨者。豈不好乎。又起而拜曰。臣誠着着也。方言不可爲將帥也。聞者絕倒。李名忠言權監司徵在臨津軍中。馳啓言。麻田郡守朴致弘。初雖棄官出避關東。實聞誤傳而然。不必深罪。且今爲其父分戶曹判書朴忠侃從事官。方在戒行。請贖以白衣之律。反覆許多說話。皆救致弘。海原見而顰曰。大賊臨

境孤軍始聚。身爲圻伯。豈無一事可措。而獨汲汲於此乎。致弘免罪。果涉於畿伯乎。此公顛倒必失性也。余曰。權監司可謂從容不迫。非顛倒也。海原曰。此子欲救權乎。余曰。若非從容不迫。啓本詳悉。何能至此乎。滿座皆笑曰。大好大好。○松江言于西厓曰。某在江界時。兒輩自京城馳書曰。今日議論。西厓太峻。必欲致之死地。某曰。非也。及後又馳書曰。前言則誤傳耳。救之者西厓也。某亦曰。非也。此言於公意何如。西厓曰。然。余聞之寅城。松江卽寅城號也。

箕城備邊司後有一室。諸宰就而歇焉。洪士信一日先到其室。寅城後至。言語之間。相視面目。兩不能平。俄而寅城捧腹曰。無乃有蘇合元乎。左右皆曰。無。士信卽曰。小人適有之。遂進之。寅城亦坦然受之。○諫官將論鶴溪之罪。欲置之法。西厓亦將不免。子常謂余曰。柳若並論。則於國事不美。其間亦豈無差等乎。亟通於所知。余於闕門外。適值尹可晦。力言其不可並論。海平繼至。亦力解之。遂止。論鶴翁西厓之說。元裕主之也。尹名臨

津敗後。羣臣皆以爲平壤非京城必守之比。不如去之。獨梧陰力言可守。旣知不能止。又言。西向義州。赴訴上國。爲大義。至畫上中下三策。上不。遂從衆議。將北向咸興。沈公直爲副提學。主咸興之說。俄聞李鎰至。自大灘。皆曰。鎰非庸流。去向當待此人而定。及鎰到。上下皆曰。鎰出何言。梧陰曰。平壤棄守。公意如何。鎰曰。賊鋒不可當。咸興北有土兵之勇。南有山溪之險。可恃而爲固。公直坐鎰後。輒打其背曰。眞將帥言也。澄源忿然怒曰。皆庸人也。梧陰亦默視而已。沈名忠謙○寅城善詼諧。亂離亦不廢。常與西厓功彥澄源父子。及余諸人。會于練光亭。遙見賊火明滅於松樹間。銃聲不絕。西厓泣曰。吾輩死生。只在朝夕。此會未必非永訣。寅城曰。不然。畢竟同歸於盡。何謂永訣。西厓拭淚笑曰。新亭之上。豈可無清談乎。

箕城設弘文館。不廢直宿。一日西厓公著公直守伯兄弟。及余會焉。公著曰。吾輩可謂鼎中魚也。余曰。不然。行屍走肉。正爲吾輩說。西厓曰。此言善形容。公著李誠中守伯金信元

俞止叔將留守箕都。倉皇失措。不知所爲。急召其子大建。謂曰。我將留此。奈何。大建附耳良久。止叔請以公著爲副郎。出大同館。高踞交椅。拔袖而坐。公著仰天曰。人生於世。既逢此難。又爲俞泓之副。寧不辱乎。梧陰使余持衆言。謂止叔曰。此處既有監兵使。又別有巡察使。此足矣。扈從甚少。不必更置副。俞大怒曰。使我死乎。既陷於死地。又欲奪副使。是殺我也。還報之。梧陰笑曰。杞城何怒焉。必大建怒矣。更告之。俞願謂其子曰。國事不與子弟論。然爾意若何。大建遂自椅後。潛身而起。以爲難許。俞即日寧死不可從。明日余又以公事往焉。俞望見呼曰。子無乃又爲公著來乎。余曰。爲公事也。且左相代公之任。公何爲在此。俞欣然曰。海原亦置副乎。曰否。俞曰。海原懲我乎。止叔即杞城子常見臨津終必不能禦賊。累言于朝。請援天朝。而梧陰不知採焉。一日義州牧使黃璉馳言。寬奠摠兵。欲率兵渡江。親探事情。答以倭賊雖迫關西。弊境兵力。足以當之云。則摠兵笑而去。上見而大駭。欲拿問失對。別差一宰臣以送之。梧陰不得已以柳晦夫應

選。而柳之意。又與梧陰合。不欲請兵。子常時爲憲長。將擬辭遞。適陞柳禮曹叅判。子常袖草不出曰。不行則職亦改矣。難乎論柳名根。○梧陰不欲請兵。既遣晦夫之後。國事漸急。明甫大言於朝堂。急請兵于天朝。梧

陰遂服從之。反有若自初主張者然。明甫李德馨

余問於子常曰。或言明甫自關東。追赴平壤之日。方在親所。聞道路張邦昌故事之說。猶不速發。至於六日。余不與明甫相知。此言果近似乎。曰。明甫必不知其言之爲可駭。遷延六日。何足怪乎。余曰。豈可臆度人乎。曰。無半分疑慮生於心。是以知也。

明甫追至平壤。極言人心皆叛。事無可爲。仍陳可慰人心者。末說似指去位罪已等事。而梧陰不答。遂不得發其說。

洪士信性傑驕。未嘗有屈下之色。駕將發平壤。自僦舍治行。將扈衛道。途亂民持大杖擊其背曰。金貫子玉貫子之賊。平時食厚祿。既不能禦賊。又欲教君棄我而去耶。仍亂捶墮馬。僅免。與人語曰。今日幾死矣。遂拊背

忍痛而坐。澄源曰：此人氣死於平壤人矣。○平壤設丞政院。又有注書房。僻而無事。諸史官清談嘲謔而已。一日余至其房。任晉初以悲辭動之曰：高年宰相。享富貴日久。雖逢亂離。亦無所憾。子年纔踰二十。立朝不滿一年。離親棄家。同死於亂。豈不冤乎。伯峻善繼亦助之。余頗恠其何發此言也。翌朝公著揚言於衆中曰：史官年少二三輩。自以爲立朝不久。無甚大義於舊君。至發危言。誘諸武士。欲爲同走之計。誠可痛心。或曰：獨趙公爲甚。任名就正伯峻金善餘善繼趙存世梧陰作相後。頗以時事擔當。崔俞二公拱手而已。一日梧陰聞妻喪。不出備邊司。諸宰聚首終日。不得了一事。公著曰：今日始知政丞之不可無也。如群雛之失其長。論議而無所折衷焉。或曰：領右獨非政丞乎。公著掉頭曰：論議則可。折衷非所能也。崔名興源金宜伯於楊前論平安咸鏡道地理遠近頗詳。上以爲奇才。遂擢爲騎郎。仍使探視北路而來。宜伯臨行。泣謂余曰：西北利害。朝議既不一。上心又無所止定。我必中道狼狽。兩不及。君親矣。此行未必非永訣。俄聞駕向義州。還

到陽德。士信言主上已渡遼。世子不知去向。事無可爲。宜伯哭而去云。

金名義元

梧陰與衆論人有所壓。而不敢紛拏。一日上令諸宰議事。左右各言所見。以爲是。必欲行其說。上亦以衆論不一難之。尹曰：古之人獻言而已。其所施用。已不與焉。不然何謂屈群策。上曰：誠然。衆遂默。○賊渡臨津。朝廷以爲中和近平壤。不如合入。卽召郡守金堯立。是時西厓適不叅此議。及金來謁。西厓大怒曰：此亦走也。亟欲梟首。至於啓奏。梧陰及諸宰。歷陳其曲折。西厓曰：守令之善走。由不嚴軍律也。不可饒也。諸公力解猶不聽。終則滅死決杖。或曰：人之命不可知也。走而生者何限。不走而幾死者。獨此也。宜乎走之。並稱於米飯也。

李鎰爲巡邊使。到尙州。得軍不滿一千。而敗于忠州。又非鑑罪。且有蟹岩之捷。朝廷特優待之。及大灘軍潰。李陽元以下或散走。或入北道。獨鎰率數千兵。向平壤。朝廷尤嘉之。在道先使人上城守之策。頗有條理。人皆

以爲喜。赴朝之日。迺言當避。駕咸興。平壤不可守。李明甫沈公直在背後力贊之。上下失望。梧陰問曰。公何言城守之策也。鎰良久思之曰。從事所自爲。鎰不知也。曰何著名也。鎰俛首無以應。梧陰語人曰。此公失性。沈士進與余皆在備邊司。論及時事。余曰。已無可爲者。士進曰。勿憂。中興其不遠矣。余曰。何謂也。士進曰。洪延吉有子。愚而不解字。一日夢占一絕句曰。細雨天含柳色青。東風吹送馬蹄輕。太平名官還朝日。奏凱歡聲滿洛城。辛卯冬也。寄示延吉謫所。以爲不久當有宥。延吉叱之曰。見瞞於何人。而爲此說耶。云。此豈非中興之兆乎。余問諸延吉曰。此言然乎。曰。有之。文理不長。故以奏凱爲我放還之兆。而天舍者。亦不知何意也。余笑曰。若論中興功。此子當第一。延吉亦笑。沈名友勝 洪名宗祿

俞止叔作相。蓋以兼都體察也。止叔辭出之後。上謂左右曰。右相何如。或對曰。不無氣節。上曰。氣節吾不知。但不思而言。其後松江聞之曰。知臣莫如君。善形容無如此四字。

俞止叔在備邊司。人有從東方來者。言賊勢孤弱。則必曰。此人可用。賊勢熾張。則必曰。此人不可用。或譏之曰。公之褒貶。都從舌端出何也。俞曰。詳見賊中形止。然後可知孤弱。此可用也。只望見賊之橫行。而曰熾張。此不可用也。聞者笑曰。政丞之言也。妖人李和。得論命書。頗言人終始。或有不差者。止叔以爲神妙。必與之偕行。止叔爲體察使。問其吉凶。則和言。今年必建大功。止叔揚言於衆中。當爲中興第一功臣。頗示自負。其後又卜之。則和言。本命則大好。而占辭極凶。止叔慙然落心。不敢發程。聞者曰。雖使李和占辭極吉。賊倭亡身運不至奈何。人皆齒酸。

去邠之日。上下危懼。皆言中道必生大變。人心凜凜。莫保朝夕。從官亦有顧望之色。已易衣服。及到東坡。子常及余。在重叔後。余笑指黑角貫子。重叔已知其譏已也。是夕復以金。重叙金 應南

壬辰雜事

止叔陪內殿。自寧邊追及。大駕於博川。聞世子已向江界。即啓曰。臣

年衰老不能從行。願隨世子。上從之。博川郡裏五里。樹木葱鬱。斜開細條路。壬辰六月三更。駕發。從官十餘人前導。武士不滿五六。子常策馬呼余曰。吾與子皆兵官。且前隊甚踈。可與前行。因掠御馬而去。上顧謂內官曰。何人也。曰某某也。當時侍衛孤弱。人心危懼。有甚於臨津。漢吏學官李再榮。率寫字官。中路逃去。從行諸臣。皆不知啓文規式。且無可書者。一日余與子常大年。各書一咨。文勢字體。有不成形。其後子常大年。臂病不能寫。余所書獨十餘耳。大年吳億齡公著頗好弄。從駕之臣。六品只有余一人。既以兵郎。又佩吏曹通符。兼治禮戶兩曹事。又帶內乘之御。公著曰。公之才。頗勝於蘇季子也。季子只佩六國相印。而公所治者。六曹之外。加一太僕事也。一行盡噓。車駕住寧邊。聞外灘失守。決意向遼。謂公著曰。卿已老矣。宜從。世子公著將與澄源分離。父子哭甚悲。已而有誠中亦從。駕之教。公著殆不知所以然。駕到定州之日。余落後馳馬而去。鄭汝仁尹善修閔仲深三人。卸鞍坐路邊。余問曰。何在此也。皆曰。病不

能行也。余怪辭色而先去。已而獨汝仁來焉。鄭名姬。藩尹名。又新閔名濬。

柳司諫善餘。尹應教子述。與余同會一村舍。語及時事。柳曰。我嘗於辛卯有夢。無乃復見好時耶。尹曰。我則少時有推命之辭。亦頗不差。若然前程亦遠矣。余曰。試言之。柳曰。夢於闕中。如仁政殿上。大設功臣宴。而我亦叅焉。豈非中興錄勳之兆乎。尹曰。推命辭有云。壬辰七月。當有頂玉之慶。自此以後。名位煥爛。致身台貳之間。安享四十年富貴云。中科出倅之年。一如其言。豈不可信乎。余曰。二公夢卜俱吉。時事不必憂也。柳曰。爲此言者。亦出悶望也。子述其後七月果陞堂上。尹名承勳○李汝震沈公望及余。連枕宿于龍川郡門板上。公望夜忽起而歎曰。大賊追後。無一人御之者。鴨水只隔一帶。亦無去處。而人心緩緩。殊無悶迫之態。孰謂從容就死難。汝震曰。吾輩其將無愧於古人耶。余曰。倭奴禽獸中一別種。逢人輒盡屠殺。人幾見執。則至死不從。豈皆懷義之人。曰然。李名囑○守門將李士恭。當武士散走之日。獨能棄老母導駕而行。及到寧邊。臺諫史官亦多落後。

隨行武臣不滿一十。而士恭一心不貳焉。朝將分行。彼此從官皆落點。士恭將從世子。問于余曰。人皆以渡遼爲必死。從世子爲生。而世子亦是少君。因當陪行。而我則惓惓一情。在於舊君。雖從大駕。於義不妨乎。余曰。同是吾君。而亦豈無情義之所在乎。况非逃去之類。似無大妨。士恭應而去。已而還謂曰。東宮大駕。義無彼此。而事當順受。任意隨行。殊非穩當。以此定向江界矣。其斟酌於事義之間。而從容於去就之際。非人人所可及。司謁崔世俊。年老不能步。於義州後橋傍。伏地大哭曰。老漢終不去者。不能忘情於舊君也。今者步行。氣急死於此矣。從官莫不憐之。命載而來。○關西一路。大駕所經之地。人皆曰。賊之所望。只在追及。大駕遠近傳言。相繼奔竄。而義州爲尤甚。牧使判官。各率奴一人而已。牧使黃景美。言于賓廳曰。人民猶可避也。城中鳥雀。亦皆過海而去。豈非變乎。後十餘日。稍稍還集。黃名

李子常李明甫。嘗得疽病。連房臥吟。子常寄明甫一絕。末句云。吾儕正似迎

霜橘。未到深秋一半黃。○李汝震未嘗言人過。一日在政席。大言人之用心不可知也。壬辰變初。正言鄭士信。封疏請覲老母。其批曰。此時似不可顧私親。士信不得去。每於衆中。語及時事。必痛哭。言甚慷慨。及駕盤松。此人已不知去處。其人之無狀如此。○梧陰受留守箕都之命。西厓受迎接天將之命。而西厓遷延不發。後駕而行。至於祖史諸將。亦不迎見。及到龍灣。上命西厓。先往定州等處。收拾軍糧。以爲天朝兵食之資。亦緣病久未發。上屢促之。梧陰曰。柳某有病。不能登道。請代往云云。然後西厓始發程。人以此疑其避事。一日子常曰。當變初。上命西厓留守京都。我以爲若與上國交接。則應對之間。非此人不可。累獨啓之。終以李伯春代之。平壤亦力救焉。今見大頭腦。有不是處也。余曰。無乃迎接天將。收拾軍糧事乎。曰。非也。終不言。李名

子常孝彥及余。嘗於龍灣館外步月。子常曰。可往觀城樓。遂携手以行。及還。子常曰。盍馳馬。遂策鞭而馳。孝彥又如之。余則馬倒於橋。窘步而來。孝

彥甚譏之。翌日余謂孝彥。昨日則馬蹶也。非由我也。今日盍與子試之。遂聯鞭橫馳。纔出道。孝彥翻身落馬。橫臥於馳道。余馳至譙樓。還問孝彥曰。今日馳馬何如。孝彥笑曰。不問傷而問馳馬。子可謂好勝者也。子常聞之曰。哀哉孝彥。哀哉孝彥。好孝彥李。○李而立以柳晦夫從事官。還向平壤。聞大駕已到博川。迺入龜城。時平壤又失守。遠近恟懼。府使尹子一與子述。方相對計事。忽一吏奔告曰。有一荒唐行次入客軒矣。衛奴又驚告曰。府內人民皆曰。倭將到府。已盡散去。何以久坐此乎。子一更問諸吏曰。倭將之說。從何出乎。此乃李佐郎尙信。慎勿驚動。吏伏曰。所謂李佐郎。言語大遲。口目不正。行步又甚殊常。人以此謂倭將也。子一對而立具道之。而立大慙。李而立名尙信尹子一名承吉李監司元翼。身體不大。壬辰七月。括軍於江邊列郡。仍到行朝。其所騎馬小。而隨行者。只有二小童前行。節鉞又中折。人有譏之者曰。真小國之監司也。李曰。第觀之。能小能大。吾之所長。聞者皆笑。○子常一日謂余曰。

近觀梧公所爲之事。不過一無謀之人。余曰。旣無謀。和情又多。子常曰。然。寅城嘗言。我一生夢與人事頗相符。辛卯夢作江界府使。已而有江界之謫。在籬中又夢。宗溟登魁科。而無遊街之事。已而捷龍榜之選。又夢李墩得腫死於晉州。今見狀啓。亦果然矣。宗溟即寅城子

引儀李春幹。嘗以押馬官赴遼。貢馬八匹逸去。李呼於道曰。馬向何處去。遼人曰。甚麼。李卽曰。四馬已聞之矣。四馬又不知乎。蓋甚麼音四馬。仍有驅車來者。李又遮道扶其輪。遼人以爲攀輪而上。乃呼曰。高高。李卽曰。甲午生。正與我同甲也。蓋高音甲午也。猶不棄去。遼人大怒。亂捶而去。公著常曰。此我小時友也。○子常善詼諧。或曰。東西之戰。終致倭寇。甚可痛也。子常曰。東西之人。相戰熟矣。朝廷何不以此輩禦賊乎。公著謂余曰。我嘗往見寅城。則分黨之心。囂然猶未已。其可閔也。余曰。於軍國重事。不得措一辭。反出於梧陰之下。大異於前所聞矣。公著曰。獨於東西之說。言論風生。人人所不及。可謂爲黨論而生者也。澄源謂余曰。寅城清踈。而累於東

西。西厓周詳。而察於事情。梧陰品好。而過於私。皆非適用。然使西厓講定規矩制度。則大勝於梧陰矣。○柳晦夫淺隘而不知事。嘗爲都承旨。見該曹官不循古規。輒叱詈無節。人人皆怒。一日澄源曰。晦夫事多酸。不可說。孝彥曰。何不改柳爲梅耶。諸郎官聞之。皆曰。名言也。公著好言人美惡。嘗曰。梧陰於事多私。且不能無心於東西。而獨不喜逢迎。上意是可取也。

有鄭忠信者。年十七應募。從崔遠到江華。嘗斬二倭。仍持書狀而來。子常見其容貌頗美。言如河決。極有條理。人皆愛之。子常特甚。與之同衾而宿。道必同行。坐必連膝。仍勸之赴舉。終中武科。人謂之李判別室。○澄源一日嘗與子常爭論邊事。頗至不屈。子常作色曰。近來紀綱渙散。郎廳至欲與堂上相爭。殊爲可駭。余曰。事機不可。則君父過失。亦且爭之。况當搶攘之日。袖手傍觀。則於堂郎體貌則得矣。失宜之舉。終無可正之道乎。梧陰曰。此言誠是。○子常於諸宰論事之際。明知其不可。而緘默終不言。余曰。

當此之時。身爲兵判。臨事無是非。豈所望於公者耶。自承旨超授正卿。非欲其默也。子常笑曰。大小事。梧陰旣主張。我之所料。未必勝於彼。而或至掣肘。則是不如默默也。終不改其度。○沈伯懼言。壬辰春。入薇垣爲司諫。則已有申位爲全羅道巡邊使。率蓄材人之女。不可不治之議。伯懼出曰。始啓三日。未蒙可。俄而有書堂官員不可長在劇地。書堂官在臺諫者皆遞之。蓋其時以臺諫選書堂者。獨伯懼一人而已。卽遞爲司成。其日遂停其論。人之欲免謗。其巧如此。主論者鄭士信也。○經筵入侍六承旨。論定其次。未有失序者。柳晦夫爲都承旨。凡於引對。輒入侍。他承旨一未得參焉。及伯懼爲承旨。言于晦夫曰。經筵入侍。自有常規。公何好獨入耶。諸僚雖有所懷。亦無進言之日。似極未便。晦夫有慚色。

薛詔使之來也。朝廷以爲。若有文翰相接之事。則臨時必有難處之事。近地文官召來事。請奉承傳。而上未之許。晦夫遽自奉傳旨以入。上怒責其擅啓。晦夫卽曰。我雖主張。而乃禮房事也。色承旨可待罪。洪希古

怒曰。此乃死罪乎。何以勒我待罪乎。相詰頗久。同僚竊笑之。洪名進
朴季吉性虛疎。多被瞞。一日謂黃和甫。我有一壺酒。子若懇請。則當送一
杯。和甫答曰。雖阻酒而死。誓不屈於君。季吉蹶蹶而去。和甫因踵其後。覘
間取其酒。換之以酒。封標則不改焉。季吉迎客而啓之。則乃白水也。憤惋
不知其故。俄而和甫俾言于季吉曰。我有一壺酒。子若懇禱。則當送餘瀝。
季吉逐之曰。強盜不足與言。聞者絕倒。朴名慶深
黃名光中○國家絲綸之命。知製
教掌之。通政以下。皆預選焉。金士重起兵到水原。朝廷特稱倡義使。仍賜
教書慰諭。晦夫在政院。掠行知製教之事。盛稱節義。誇示於人。或曰。知申
事。地望清重。又不要譽於時輩也。金名千鑑
李實之性率爾。善形容人品。一日謂余曰。柳晦夫着髯兒也。曰何謂也。人
或贊己之文。則雖仇敵亦忘之。若或疵賊。則不悅於心。若有所失。其行事
之際。悅人譽己。爲尤甚。真可謂着髯兒。澄源在傍笑曰。此人頗偏暗似婦
人。

澄源以司諫。一日承對。言一二年來。宮禁不嚴。朝著不靖。動拂人心。怨言
盈路。變生之後。土崩瓦解。莫可收拾。至有指斥金公諒姊妹之說。天人一
理。離合在此。况自去邠以後。上無一番罪己之教。其何以慰人心。反覆
洞陳。上終不答。公著亦入侍。出門言曰。今日以幼澄之故。諸宰不出一
言而罷。良可笑也。梧陰曰。勝吾輩十言。○崔彥明在義州。見白虹貫日。問
日官曰。何兆也。適在大軍過江之日。此乃勝兵之兆。崔乃勵聲叱之曰。爾
使我效李山海乎。蓋庚寅冬。熒惑入南斗。山海奏言。火星掩過南斗云。故
也。崔卽附李之人也。人頗薄之。

李實之訪元裕。仍過余曰。元裕大愚。曰何謂也。實之曰。具之言曰。權柄不
可付在他人之手。三司官員。亦當以同志者充之。李曰。不必如是。爲其所
當爲。使彼不得乘間可也。己丑西人非不充滿。而一網打去。誠使公論在
我。則彼雖執權柄。反爲我用矣。具終不然。乃曰。公染於新交。不可與言。蓋
指存中獻之也。此豈非大愚乎。余曰。今日之元裕。乃己丑之李春英也。實

之笑曰。是誠何心哉。存中尹永立
壬辰冬。闕門外弁利之徒。引誘遼人。私相商賈。臺諫捉囚其一人。蓋孝彥
主之也。適買賣者被脫。而見繫者公諒之奴也。大懼而放。○壬辰冬。牛溪
自海西來赴行。朝翌日。梧陰請加一資。遂陞資憲。余與子常語及此事。
子常曰。曾愚人之所不爲。梧陰可謂失性。○校檢許徵。人目之以面目可
憎。壬辰八月夜。子常孝彥及余。會于龍灣館道。許亦隨往焉。孝彥曰。逢辰
不幸。海賊作亂。兇鋒所過。俱被其毒。人有父母妻子。或死或辱。此變載籍
以來所未有也。許曰。伐人之國。使生靈失其所。父母不相見。妻子不相保。
由是觀之。則雖曰聖人。舜之伐三苗。吾亦未便也。聞者絕倒。○月汀壬辰
爲禮曹判書。晝則渡鴨綠江。與唐官講說。夜則治禮曹事。晚暮無暇日。以
爲常。而率皆無實之事。譯官及下人皆苦之。雖齊行告飢。不肯使一刻暫
離。有一郎官。特以寓在不遠之故。每被招呼。亦甚苦之。遂移遠地。梧陰聞
之曰。可憐哉。子固也。年雖八十。必不曉人事而死。豈不可憐哉。聞者稱是。

海月汀卽

○去邠之日。

駕到碧蹄。

傳于政院曰。

扈從人員。

叅下則六品。

叅上則四品。四品則準職。堂下則堂上。蓋以虛賞獎勵之也。李弘老聞之
喜曰。駕到處處。每有此教。則不數日。吾當腰金頂玉矣。駕發東坡之
日。衛士皆散。兵曹都總府官。皆先後行。未有先行導。駕者。孝彥以宣傳
官。獨着先行。李弘老謂余曰。吾等兵官也。亦可先行導。駕。余亦以爲然。
遂先驅。弘老於馬上。謂孝彥曰。今日先行。不可不挿羽也。意氣揚揚。若有
得。上問於牽馬者曰。自此有經往平安道之路乎。弘老屈身對曰。自某
地達某郡。乃問道也。上問曰。彼對之者何人。以弘老對。弘老見。上有
問。馬上應對。自以爲。人人所不得爲之之事。喜色可掬。其人之輕妄如兒
童。人不忍見。

壬辰六月。駕往平壤。賊勢已到黃州。群議皆欲棄城。而大臣以爲不可
去。城中士大夫以爲。出此城然後方可有生之道。爭爲恐動之言。大臣
猶堅執不出。李尙弘以宣諭御史。往義州。還到平壤。入普通門。始聞。大

駕出城之言。遂馳還肅川。徘徊不敢入。竟於道上復命。
 平壤。駕發之日。海原送。駕於普通門而還。余自城內追出。海原於馬
 上執手泣謂曰。今日之事。臣子之罪。奈何奈何。第觀上意。尙未定去向。
 寧邊江界。俱非平壤可守之比。而若以咸興言之。則不可同日語。朝中若
 欲請幸咸興。則公可出死力以爭之。俺於此議。極言於上前。上心頗
 回。公可易以爲力也。

大駕初到龍灣。朝廷所咨議者。只是請兵一事。一日梧陰方與諸宰會坐。
 召譯官韓國輔。謂之曰。爾欲陞堂上乎。韓俛首不敢而已。遂啓陞堂上。蓋
 梧陰之意。爲此聳動之舉。一以勸譯官之心。一以風遠近之望。而左右之
 人。窃笑其擅弄朝權。有若己物然。○西厓與松江相見於安州。松江問曰。
 人言大監亦謂余挾憾殺崔永慶。有之乎。西厓笑曰。其時見形迹近似。故
 嘗有是言矣。松江愕然。余見之西厓養久記

大東野乘卷之五十一終

大東野乘卷之五十三

東閣雜記上

大社開國より宣社上
の要事

知退堂李廷馨撰

本朝璿源寶錄

司空諱翰。仕新羅。娶太宗王十世孫軍尹金殷義之女。生侍中自延。侍中
 生僕射諱天祥。僕射生阿干諱光禧。阿干生司徒三重大匡諱立全。司徒
 生諱兢休。兢休生諱廉順。廉順生諱承朔。承朔生諱充慶。充慶生諱景英。
 景英生諱忠敏。忠敏生諱華。華生諱珍有。珍有生諱宮進。宮進生大將軍
 勇夫。勇夫。生內侍執奏璘。璘娶侍中文克謙女。生將軍陽茂。陽茂娶上將
 軍李康濟女。生安社。是爲穆祖。自全州移江陵道三陟縣。自三陟浮海移
 德原。高麗爲宜州兵馬使。鎮高原。以禦元兵。時永興以北。屬于元。開路元
 散吉大王。來屯雙城。永興謀取鐵嶺以北。請穆祖降元。穆祖不得已率金甫
 奴等降。時高麗高宗四十一年甲寅。宋理宗寶祐二年也。至元甲戌十二

月。穆祖薨于慶興府。葬于城南。後遷于咸興府之義興部韃鞨洞。娶千牛衛長史李公肅女。生行里。是爲翼祖。避亂赤島。後移居德原。娶安邊戶長崔基烈女。禱于洛山觀音寺。生子善來。是爲度祖。諱椿。小字善來。蒙古諱學顏帖木兒。娶門下侍中朴光女。生二男。長曰子興。次卽我桓祖。諱子春。蒙古諱吾魯思不花。事恭愍王。爲大中大夫司僕卿。賜第一區。仍留居之。娶門下侍中永興府院君諡靖孝公崔閑奇女。以至元元年。忠肅王四年乙亥十月十一日己未。誕太祖于永興府私第。及卽位。追上四代尊號。高祖考曰穆王。陵曰德陵。妣李氏曰孝妣。陵曰安陵。曾祖考曰翼王。陵曰智陵。妣崔氏曰貞妣。陵曰淑陵。祖考曰度王。陵曰義陵。妣朴氏曰敬妣。陵曰純陵。皇考曰桓王。陵曰定陵。妣崔氏曰懿妣。陵曰和陵。令奉常寺作四代神主。

○辛禍時。太祖與崔瑩同心協力。誅林堅味廉興邦等。太祖瑩坐政房。瑩盡黜林廉所用之人。太祖曰。林廉執政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今

但問其才之賢否耳。惡咎其既往。瑩不聽。○太祖征胡拔都。還至安邊。有二鴿集于田中桑樹。太祖射之。一發二鴿俱落。路邊有二人耘。一韓忠一金仁贊。見之歎曰。善哉。都領之射。太祖笑曰。我已過都領矣。因命二人取食之。二人備粟飯以進。太祖爲之下箸。二人遂從不去。皆與開國功臣之列。

○威化回軍之前。潛邸里有童謠。西京城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未幾。有回軍之舉。

○回軍後。尹紹宗因鄭地求見。太祖懷霍光傳以獻。令趙仁沃讀而聽之。仁沃極陳復立王氏之議。太祖欲立王氏之後。曹敏修以禍身李琳之族。欲立禰子昌。問於李穡。遂定議立之。太祖潛邸時。有人踵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書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境等語。使人迎之。則已去矣。尋之不得。高麗書雲觀所藏秘記。有建木得子之說。又有王氏滅李氏興之語。終高麗之季。秘以不發。又有相命師惠澄。私謂其所親曰。

回軍後の
振王の事

吾相人之命多矣。無如李成桂者。所親問賦命雖善。位極於冢宰耳。澄曰。若冢宰何足道哉。吾之所相者。君長之命也。其代王氏而必興乎。

○鄭夢周喉省憲。請誅趙浚鄭道傳等。太祖遣恭靖王及弟和嫚李濟及磨下黃希碩趙英珪等。詣闕辨論。太宗坐崇教里舊邸斜廊。虞憂未決。聞叩門聲。急出視之。廣興倉使鄭擢也。擢極言生民利害。決於斯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太宗即還。太祖第與恭靖及和濟。欲使李豆蘭擊夢周。豆蘭曰。我公不知之事。余何敢爲。太宗言于趙英珪。英珪慨然曰。敢不唯命。與趙英茂高呂李敷等。邀擊于路。不中。夢周叱之。策馬以走。英珪追擊馬首。馬蹶。夢周墜地。起而急走。呂追擊殺之。太宗告太祖。震怒謂太宗曰。吾家素以忠孝聞。汝等擅殺大臣。人以我爲不知乎。父母教子經書。欲其爲忠爲孝也。汝乃敢爲不孝。乃爾。予欲仰藥而死。康妃在側。厲色告曰。公常以大將軍自處。何乃驚懼至於如此。

○秋七月十七日丙申。太祖奉恭愍王王妃安氏之教。即位於壽昌宮。

百官班迎於宮門西。太祖下馬步行。入殿即位。避御座立楹內。受群臣朝賀。丁酉雨。前此久旱。及上即位。霽然下雨。人心大悅。

○丁巳命移安前朝太祖主于麻田郡。以時致祭。禮曹啓。前朝惠王顯王忠敬王忠烈王。俱有功於民。請祔祭於麻田太祖之廟。又啓。前祖成王。景慕中華。以興文物。民受其賜。文王謹慎守成。躋世昇平。民安其生。恭愍王再殲紅賊。興復三韓。善事上國。以安一邦。皆有功東方。請亦於太祖廟祔祭。從之。

○恭愍十九年。太祖以騎兵五千。步兵一萬。自東北面。踰黃草嶺。行六百餘里。至雪寒嶺。又行七百餘里。渡鴨綠江。時東寧府同知李吾魯帖木兒聞。太祖來。移弓羅山城。太祖至也。頓村李原景來挑戰。李吾魯帖木兒也

俄而棄甲再拜曰。吾先本高麗人。願爲臣僕。率三百餘戶來降。仍擊其酋高安慰而逐之。於是東至皇城。北至東寧府。西至海南。南至鴨綠。爲之一空。皇城古女真皇帝城也

○太祖隆準龍顏。奇偉絕倫。幼時遊於咸興永興間。北人求鷹者必曰。願得神俊如李某者。勇力出人。射法神妙。於咸州。大牛相鬪。衆人止之。不能得。或脫衣或燃火。以投之。猶不能禁。太祖以兩手分持之。牛不能鬪。從辛禍獵于海州。謂左右曰。今日射獸。當盡中脊。太祖平時射獸。必中右鴈翅骨。左髀近前。是日射鹿四十。皆正中其脊。又獵于臨江縣華藏山。逐鹿至絕壁。高數十尺。勢欹仄。人不能下。鹿滑下。太祖亦策馬滑下。至底。馬蹶未起。卽射鹿斃之。行遇伏雉。必令驚飛。高至數丈。仰射輒中之。作木毬大如梨。令人於五六十步。仰擲之。以撲頭射之。輒中。常以謙退自居。不欲上人。每射帳。但視其偶能否。籌之多少。纔令與偶相等而已。無所勝負。人有勸之者。亦不過一籌之加耳。○辛禍庚申。我太祖太破倭賊于雲峯。斬其將阿只拔都凱旋。韓山君李穡作詩賀曰。掃賊眞將拉朽同。三韓喜氣屬諸公。忠懸白日天收霧。威振青邱海不風。出牧華筵歌武烈。凌烟高閣畫英雄。病餘不得參郊迓。坐詠新詩頌雋功。三司左尹金九容詩曰。賊

鋒摧挫與雷同。節制無非自我公。瑞霧葱葱銷毒霧。霜風冽冽助威風。島夷墜膽軍容盛。鄰境寒心士氣雄。滿國衣冠爭拜賀。三韓萬世太平功。成均祭酒權近詩曰。三千心與德皆同。師律如今盡在公。許國忠誠明貫日。摧鋒勇烈凜生風。彤弓赫赫恩榮重。白羽巍巍氣勢雄。一自凱旋宗社定。須知馬上有奇功。

○趙武元將也。元衰。率衆據孔州。時太祖在東北面。謂麾下曰。此人終必爲亂。乃率衆擊之。惜其勇銳。不用鐵矢。以撲頭射中數十。武乃下馬拜降。卒爲廝養。終身服役。官至工曹典書。

○高麗末。不籍兵。諸將各占爲兵。號曰牌記。大將若崔瑩。邊安烈。禹仁烈等。專欲立威。其慕僚士卒。有不如意者。詬罵無所不至。榜捶至有死者。麾下多怨望。太祖獨推赤心。禮接麾下。平生無諍語。諸將麾下。皆願屬焉。

○太祖征戰時。所御駿馬八。曰橫雲鶻。產女眞。走納氏平紅賊時。御中二箭。曰游鱗青。產咸興。取兀刺戰海州捷雲峰時。御中三箭。齒三十一而死。

厓末の私兵
阿江大將

作石槽埋之。曰追風鳥。產女真。中一箭。曰發雷赭。產安邊。曰龍騰紫。產端川。海州平倭時御。中一箭。曰凝霜白。產濟州。鴨綠回軍時御。曰獅子黃。產江華煤島。智異山平倭時御。曰立豹。產咸興。兔兒洞平倭時御。世宗朝命護軍安堅圖其形。集賢殿諸臣。製其贊以傳後。

太祖重傷

○太祖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每投戈之隙。引名儒商確經史。或至夜分不寐。以家門未有業儒者。令太宗就學。太宗惟日孜孜。讀書不倦。神德王后每聞太宗讀書聲。曰何不爲吾出乎。辛禡時。太宗登第。太祖拜謝闕庭。感極流涕。及拜提學。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于再三。太祖每宴會賓客。令太宗聯句。輒謂曰。我之與客歡娛。汝力居多。嘗征兀刺。聞毀垣中有哭聲。使人就視。有一人。裸立掩泣。問之。乃曰。我元朝壯元拜注書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太祖一聞壯元之語。卽解衣衣之。遂與俱來。恭愍王拜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

○太祖天性仁厚。敦睦九族。雖袒免之外。撫之甚篤。與庶兄元桂庶弟和。

友愛極至。常常共處。迎和母定安翁主金氏。至京邸。事之甚謹。進見之時。常跪於階下。恭愍數備宴席。賜和令享母。且賜教坊音樂。以示褒寵。太祖榮君之賜。多給纏頭。初桓祖薨。天桂自以爲嫡嗣。心忌太祖。會太祖奴有訟於官。欲爲良者。天桂與其妹康祐之妻。合謀連結其人。欲作亂不果。太祖不以介意。待之如初。天桂仕高麗。爲將作判事。坐殺人當死。太祖欲救之。力請再三。不能得。甚悼之。撫育諸孤。婚嫁之。祐妻家貧。太祖憐之。多給奴婢。開國後。天桂之子。皆拜高爵。

○高麗自恭愍王薨。天子每徵執政大臣。皆懼不敢行。辛昌立。門下侍中李穡。欲昌親朝。又欲王官監國。自請入朝。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穡以。太祖威德日盛。恐未還有變。請一子從行。太祖以太宗爲書狀官。道有一官人。語穡曰。汝國崔瑩。將精兵十萬。李太祖諱執之。易如捕蠅。汝國之民。蒙李罔極之德。何以報之。

天子素聞穡名。從容語曰。汝仕元爲翰林。應解漢語。穡遽以漢語對曰。請

親朝。天子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稽久不入朝。語頗艱澁。天子笑曰。汝之漢語。正似納哈出。

○太祖在潛邸。有僧踵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之中。書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境之句。太祖誕於乙亥歲使人迎之。則已去。尋之不得。

○德源府有大樹。枯朽累年。先開國一年。復條達敷榮。時人以爲開國之兆。圖讖中。有早明之文。人莫喻其義。高皇帝特命開國。號曰朝鮮。禮部移咨曰。欽奉 聖旨。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

○太祖卽位。禮部移書曰。欽奉 聖旨。覆載之間。主生民者。巨微莫知其何。然或興或廢。豈偶然哉。非 帝命不可。其三韓臣民。旣尊李氏。民無兵禍。人各樂天之樂。乃 帝命也。判三司事。僕長壽入朝。高皇帝引見便殿。閒話良久。備說得天下之由。因曰。汝君得國。亦猶是也。天不與人不歸。則其可以力取之哉。

多行

○慶興府南十里許。赤池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許。圍九十步許。四面沮洳。未易通行。穆祖德陵在峰上。於其葬也。中國人來相之曰。後必有子孫興王者。○孝恭王后安陵。在德陵之北。太宗十年。因野人之亂。遷二陵于咸興府吟蘭北。同塋。

○洪武甲戌。命鄭道傳南闔李稷等。相宅于漢陽。以前朝肅王時。所營宮闕。舊址狹隘。更相其南。亥山爲主。壬坐丙向。是年十二月始役。翌年秋九月。太廟及宮殿告成。上備法駕入御。即景福宮也。丙子築都城。正月始役。徵西北面安州以南民夫十一萬九千丁。就役。二月晦放軍。至秋徵江原慶尙全羅三道民夫七萬九千丁。始于八月。畢役于九月。平壤伯趙浚等監築。

○太宗與李穡。回至渤海。有客船。同行泮洋山。卽田橫之客五百餘人自殺處也颶風大作。二客船皆沒。太宗所乘船。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顛仆。太宗神色自若。竟得全而歸。

○太祖朝。高皇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賚布帛銀。假以行禮。誘我邊將。又遣人說誘女真。潛渡鴨綠江等事。下手詔責之。上表辨明。其略曰。至若行禮於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价往來之際。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其有女真。隸于東寧。既皆作軍。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隨行之者。由彼安土。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修其舊業。鄭道傳之辭也。皇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毋納朝鮮之使。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還者。凡五輩。皇帝遣使諭。太祖送親男。太祖謂太宗曰。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詳對。太宗曰。臣爲社稷大計。豈應辭避。遂命。太宗與知中樞院事趙胖。奉表如京師。太祖涕出口。稟質瘦弱。萬里之路。無恙而還乎。是行也。朝臣皆爲。太宗危之。叅贊門下府事南在曰。靖安君有萬里之行。吾輩枕死於此可乎。自請陪行。贊成事成石麟。作詩送行曰。知子知臣睿。鑑明。畏天誠意爲生民。皆云萬世朝鮮慶。在此炎霖跋涉行。上國士人見。

太宗皆稱朝鮮世子。甚敬之。及至京師。皇帝引見再三。太宗敷奏

詳明。皇帝優禮遣還。乃命開通道路。

○恭讓王時。韓山君李穡承召。自貶所還京。謁。太祖于邸。太祖驚喜。迎之上座。跪進酒。請穡立飲。穡不讓。極歡而罷。人皆非穡之不讓。後穡入本朝。引對便殿。太祖必送至中門。

○太祖即阼。改。御諱。使鄭道傳撰表德以進。道傳承。教以君晉爲獻。其說曰。從日從一。日出之始也。晉明升之義。天日之升。其明廣照。而陰翳消釋。萬象昭然。此人君初政之清明。而群邪屏息。萬法俱新也。天日既升。其明漸進。即人君始自踐阼。傳于千萬世也云云。

○太祖嘗於庚申夜。召鄭道傳及諸勳臣。置酒酣。太祖謂道傳曰。寡人之得至於此。卿之力也。道傳對曰。齊桓公問於鮑叔曰。何以治國。鮑叔曰。願公毋忘在莒時。公曰。願仲文無忘在檻車。臣願。殿下毋忘墮馬之時。臣亦無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矣。太祖曰然。使人歌文德曲。目道

傳曰。此卿所撰也。卿宜起舞。道傳即起舞。太祖令脫上衣以舞。遂賜龜甲裘。歡甚。徹夜乃罷。

○監察金扶。與監察黃甫璵。飲酒於新監察金仲誠家。過左政承道浚第。曰。雖作大家。何能久居。後必爲他人有矣。璵聞之。說與注簿李養修。言於成均樂正金汾。汾浚之門人也。告浚。浚聞于太祖。太祖怒曰。浚開國元勳。與國同休戚。扶以浚爲不久。是以朝鮮社稷爲不久也。命置扶極刑。以璵養修不直告於朝。杖璵答養修。罷監察同扶飲者十八人。

○奉常寺議鷄林君鄭熙啓諡。曰安煬安荒安惑。報于禮曹。禮曹傳報門下府。府具本取旨。太祖召定諡奉常博士崔蠲。問熙啓元勳也。贈諡何若是甚也。且但論其過。不舉其功何耶。即下巡軍獄鞠之。又囚奉常少卿安省。寺丞金汾。大祝韓臯。協律郎閔審言。錄事李士澄。於是刑曹劾散騎常侍金伯英李滉等。又劾禮曹議郎孟思誠。佐郎趙士秀。以不駁奉常寺贈諡之誤也。命杖蠲一百。徒配金海。流省于丑山。汾于角山。審言于順天。

士澄于康州。丑山在寧海府海中角山。伯英滉思誠士秀俱罷職。更諡熙啓曰良景。

○洪武丁丑。鄭道傳奉使咸鏡道。太祖寄書。外面書曰。三峯行次開坼。中云。相別日久。思想殊深。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茲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納爲幸。李叅贊李節制使處。俱寄襦衣各一領。幸說與眷戀之意。餘在辛中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旣邊功不具。其年月日松軒居士書。著圖書。叅贊節制乃副官也。

○太祖神懿王后誕六男。恭靖王居第二。太宗居第五。神德王后康氏。生芳蕃芳碩。及公主適李澄。太祖嘗召裴克廉趙浚等于內殿。議立世子。克廉等曰。時平立嫡。世亂先有功。康氏潛聽之。哭聲聞于外。遂罷出。他日又召克廉等議。無復有以嫡以功爲言者。克廉浚退而議曰。康氏必欲立己出。芳蕃狂悖。其季稍可。遂請封芳碩爲世子。鄭道傳南閭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欲去之。密啓請依中朝諸皇子封王之例。分遣王子於各道。

太祖因謂 太宗曰。外間之議。汝輩不可不知。宜諭諸兄戒慎之。卜者安植曰。世子異母兄。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卽當除之。何患乎。義安君和知之。密告 太宗。戊寅秋。太祖寢疾。道傳等託議移御事。召諸王子入來。欲因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之。前叅贊李茂。亦其黨也。盡以其謀。潛泄於 太宗時。太宗與諸兄。恒宿於勤政門外。元敬王后與其弟將軍無疾。議遣奴金小斤。請來 太宗。小斤曰。與諸君同處。何辭以請。后曰。汝以我胸腹卒痛。奔告。則公當速來矣。小斤奔告之。和贈以清心蘇合等藥曰。宜速往治之。太宗卽還邸。與后及無疾鼎立。密語良久。后涕泣執 太宗之衣。因謂勿詣闕。太宗曰。豈可畏死而不往。且諸兄皆在禁中。不可不使知之。乃拂衣而出。后追及戶外曰。慎之慎之。后與弟大將軍無咎及無疾謀之。兵仗鞍馬。皆潛整備。爲應變之計以待之。太宗既至闕。有小宦自內而出曰。主上病重。欲避寓。諸王子盡入來。先是。宮門皆設燈。是夜無燈。人益疑之。太宗佯如廁思之。益安君芳毅懷安君芳幹。上黨君李伯

卿。追呼曰。靖安君靖安君。將若何。太宗曰。何聲之高也。又以手拍袂曰。無計奈何。與芳毅芳幹李伯卿。走出延秋門。太宗曰。吾兄弟立馬于光化門外。以待天命可也。分遣人。召政承趙浚金士衡等。浚方對卜者。卜吉凶。連促之。乃來。帶甲伴人多從之。太宗使攔于禮賓寺前石橋。令只率數人以來。太宗謂浚曰。公等不憂李氏社稷耶。俄而朝臣多來赴者。浚士衡欲入坐政府。太宗議曰。若自宮中出兵。而我軍少退。則彼等入其中矣。語之曰。吾兄弟立馬道上。政承不宜入坐府中。使坐于雲從街。召集百官。贊成柳蔓殊率其子而來。太宗授之甲。使立于後。李茂曰。蔓殊乃芳碩之黨也。太宗命殺之。蔓殊下馬牽 太宗之鞍曰。我當白之。我當白之。金小斤以刀刺其項。乃仰倒斬之。並殺其子。太宗率武士。覘道傳等。李稷方會于南閣妾家。明燈歡笑。伴從皆睡。使李叔蕃故發矢落于屋瓦上。因縱火焚之。道傳走匿于其隣。判奉常閔富家。富呼曰。有蟠腹者。入我家矣。軍人入搜之。道傳匍匐杖劍而出。執詣 太宗前。道傳仰曰。若活我

當盡力輔佐。太宗曰。爾既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其子游泳亦被殺。南閣潛逃。隱于彌勒院圍幕。追兵殺之。李稷詐爲從人。登屋作救火狀得免。宮中望見火起。大譟放砲。芳碩之黨欲出軍。令軍士奉元良。登城覘之。則自光化門至南山。鐵騎彌滿。彼懼不敢出。人以爲神助。太宗使人傳語入直諸軍。令出來。相率縋城而出。勤政門以南一空。黎明。太祖移御于清涼亭。浚等率百官。啓道傳閣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太祖謂芳碩曰。於汝便矣。芳碩拜辭。賢嬪攀衣號哭。芳碩拂衣而出。又請出芳蕃。太祖曰。世子已矣。汝出去何妨。興安君李濟在傍。猶拔劍睥睨。公主謂濟曰。吾夫妻若歸靖安君第。則得生矣。芳蕃出西門。太宗執手曰。汝不聽吾言。以至於此。好去好去。都堂追殺于中路。初散騎常侍卞仲良。附芳碩上䟽。請罷諸王子兵權。離間骨肉。至是執詣軍前。仲良曰。吾自近日。歸心於王子矣。太宗曰。彼口亦肉也。斬之。恭靖王。是日以祈禱事。齋宿于昭格殿。聞變。徒步踰城。匿于禿音村家。翌日使人請之。乃還。太

祖傳位于恭靖王。

○戊寅定社之後。知中樞院事朴苞。自以爲功多。反居諸臣之下。怏怏不平。謂人曰。李茂雖預定社之列。而功不滿於人心。且反覆難測。太宗聞之。啓于恭靖。流苞竹州。未幾召還。苞銜之。謀作亂。抵懷安君芳幹第博戲。是日適有雨。苞曰。古人云。冬雨損道。兵交於市。宜慎之。時赤祿見。苞又詣其第告曰。天有妖氣。宜慎處之。曰。何以處之。苞曰。不典兵謹出入。整衣冠重行止。如前朝諸王之例。斯乃上策。曰。更言其次。苞曰。逃之。荆蠻如秦伯仲雍。其次也。曰。又言其次。苞曰。靖安君兵強衆附。公之兵弱。危若朝露。不如擊以去之。芳幹信而從之。欲請太宗至其家作亂。太宗將往。疾忽作不果。宦者姜仁富。判校書監事。李來。皆芳幹姻族也。見二人言其意。來驚曰。公聽小人之讒。欲害骨肉。何可忍聞。况靖安君有大勳於王室。開國定社。誰之力也。芳幹忿然不悅。仁富跪而接手曰。願公勿爲之。來曰。如此則公得大逆之名矣。來出卽以告。太宗曰。狂躁如是。宜備之。及芳幹舉

兵。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詣太宗邸。直入寢室告變。請應之。太宗涕泣固拒不出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天祐泣而固請。亦不從。即使人於芳幹諭以大義。請釋憾相見。芳幹曰。吾志已定。何可更回。和曰。太宗曰。芳幹兇險已極。豈可守小節。不顧宗社大計乎。和力挽。太宗出外廳。天祐抱太宗。和被之以甲。擁逼上馬。太宗啓。恭靖曰。宜命固守闕門。以備非常。時功臣獨苞與花山君張思吉從芳幹。其餘皆從。太宗丞宣李叔蕃先登力戰。芳幹之子孟從素善射。是日以病不能彀絃。芳幹兵敗。太宗恐芳幹遇害。親自連呼。勿犯吾兄。且使人傳諭之。太宗駐馬道周。放聲痛哭。芳幹馳馬直至成均館後洞。棄弓矢而臥。軍人追擒之。芳幹曰。誘我者朴苞也。時太祖爲上王。及恭靖皆御于松都。聞芳幹稱兵。歎曰。彼如牛之人。何至是耶。三韓多世族大家。予甚愧焉。苞伏誅。芳幹配兔山縣。及太宗卽位。群臣固請誅芳幹。終不聽。且不絕屬籍。後芳幹以病死。孟宗至。世宗朝。因臺諫論啓賜死。太宗平定鄭道傳之亂。中外皆

欲請於太祖。以爲世子。太宗固讓。請以恭靖爲世子。恭靖曰。當初建義開國。至於今日之事。皆靖安之功。我不可爲世子。太宗讓益固。恭靖曰。然則我當有以處之。及恭靖卽位後。南在於闕庭。大言曰。卽今當立靖安君爲儲嗣。茲事不可緩也。太宗聞之。怒責之。及平朴苞之亂。叅贊門下府事河崙等請曰。夢周之亂。若無靖安君。大事幾不成。道傳之亂。若無靖安君。亦安有今日乎。且以昨日之事觀之。天意人心。亦可知矣。請早定位號。恭靖曰。卿等之言甚善。予直以此弟爲子。遂立爲世子。乃入見。太祖曰。爲之而不可得。不爲亦不可得。汝旣爲儲副。軍國事勉之哉。賜所御笠。令進爵。極歡罷出。

○太宗在松都楸洞潛邸。及卽位。增修己卯秋九月。天欲曙而星稀。有白龍見于寢室之上。大如椽。有鱗。光彩燦爛。尾蜿蜒。頭正向御在所。侍女金氏。乃敬寧君坐簷下見之。走告執膳人金小斤等。小斤等亦出見之。俄而雲霧翳塞。不知所之。

○高皇帝遣尙寶司承牛。牛到國。太祖使宗親各備宴以慰之。其人倨慢。所至無禮貌。至太宗邸。見太宗不覺禮敬。下坐叩頭。世子芳碩之黨皆不悅。相謂曰。天子之使。叩頭於陪臣。豈有此禮。必有以也。因欲譖於太祖。不果。

○鄭道傳之亂。元敬王后欲自至。太宗所立處。同其禍敗。徒步而出。太宗麾下士等力止之。蹶蹶間。奴金夫介以道傳笠劍來。后乃還。芳幹之亂。軍士睦仁海所騎。太宗邸馬。中箭逸走。自來入廡。后意必戰敗。欲自赴戰場。與太宗同死。徒步而往。侍女金氏等諫之。不能得。俄而隣居老女淨祀婆者。聞捷音來告。乃還。初太祖聽鄭道傳輩之言。命罷諸王子所管兵。太宗盡燒營中軍器。及戊寅之變。專藉后所備兵仗。諸軍倉卒。不得馬匹寸兵。亦資后所備兵仗。後太宗覽高麗史。王建后柳氏事。語世宗曰。定社之日。汝母后贊謀甚多。且與諸弟整備甲兵以待之。比之柳氏提甲。厥功尤重矣。

私兵之別也

牌記

牌記

○恭靖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之。門下府事李居易等。憤怨有言。不即納牌記。於是貶居易。鷄林府尹慶尙監司趙璞言於知陝州事權軫曰。居易謂我曰。吾悔信趙浚之言。問曰何故。居易曰。浚當革私兵之時。與我言。衛王室。莫若強兵。予信之。不即納牌記。以至獲罪。後軫拜諫議大夫。以璞之言。自爲增益。與憲臣權近。諫臣朴訔等。交章論浚。居易之罪。時朝臣摺摭浚平生過失。攻之者衆。於是下浚于獄。叅贊李舒。巡軍萬戶尹抵李稷。金承暉。翰問。近等請置處。翰問。恭靖使知申事朴錫命。議於太宗曰。諸臣皆議以爲分遣人。就居易璞所在。而問之如何。太宗曰。犴獄之事。雖在外之人。必進於京中者。欲聽之衆。而辨之明也。分遣人問之。心以爲不可。恭靖命執居易璞以來。太宗召抵謂曰。上以卿處心公正。任以巡軍萬戶。卿其慎之。以臺省狀示之曰。太上開國。主上嗣位。予以不肖爲世子。以至今休。皆浚之功也。今忘前日之功。不覈虛實。但信所司之狀。皇天上帝。甚可畏也。卿若使浚得罪而死。人其

以卿爲忠臣乎。浚若有是言。大有罪焉。抵再拜而出。囚璞于巡軍問之。璞之言。與臺省疏意不同。又囚軫問之。亦與疏意異。令居易與璞憑問。璞屈大有慚色。恭靖大惡近等。貶璞于利川。流軫丑山島。浚被鞫。魄喪魂迷。直視而已。不得一言。獄幾成矣。賴太宗力救得免。

○鄭道傳之伏誅也。芳碩之黨皆潰。金桂蘭獨不去。南閭之逃。僕從皆散。獨崔沔扶掖避匿。終不去。太宗義之。皆召致麾下。任以近侍之職。桂蘭位三品。沔至二品。

○太祖朝。慶尙全羅道都按撫使朴子安。應接降倭。失誤軍機。罪當斬。已移書令誅之。以事干彼賊。秘而不宣。外人莫得知之。其子實聞之。詣太宗邸。投地痛哭。請活父命。太宗心傷之。欲與諸宗親詣闕以請。諸宗親曰。此國家秘事。上若問從何得知。則何辭以對。太宗曰。我將任其咎。即俱詣闕。令內官曹恂啓之。恂曰。此秘事也。諸宗親何得知之。太宗曰。刑人殺人。國之大事也。外人豈有不知之理乎。恂入啓。太祖初聞之。怒

曰。汝等以子安無罪乎。俄而命中樞院曰。予欲未減子安之罪。急召善騎知仰。移送文書。中樞院以沈龜壽啓。即命曰。汝盡力疾馳。及救子安之死。龜壽受命疾馳。中路墜馬。令驛吏代送。文書到之日。官欲刑子安。漆其面。褫其衣。刀刃已具。忽望於曠野。有一人馳來。以笠揮之。官恠之。停刑以待。子安得不死。實本無學術。又非武藝之人。而太宗賢其救父。使掌禁旅。位至二品。

○河崙素善相人。謂閔霽曰。吾相人多矣。未有如公之二甥者。吾欲見之。請公先容。霽謂太宗曰。河崙欲見君。太宗乃見之。崙遂傾心交結。後爲定社佐命功臣。配享廟庭。

○五月十六日。太宗誕辰也。各道畢獻方物。豐海道節制使柳殷之。並獻無逸圖簇子。

○吉洽隱再仕高麗辛禡朝。爲門下注書。及恭讓王立。棄官歸善州。奉養孀親。卿黨稱其孝。初太宗在潛邸。再同學于成均館。及爲世子。與書筵

吉

官論遺逸之士。太宗曰。再剛直人也。我嘗同學。不見久矣。正字田可植。再同貫人也。具言再孝行。太宗下令徵之。再乘傳至京。太宗啓于恭靖。授奉常博士。再不詣闕謝恩。乃上書。太宗曰。再於昔日。得於邸下。讀詩泮宮。今日之召臣。不忘舊也。然再於辛朝。登科筮仕。及王氏復王。卽歸于鄉。若將終身。今者記舊徵召。再欲上謁卽還。從仕則非再志也。太宗曰。子之所言。乃綱常不易之道也。義難奪之。然召之者。吾也。官之者。上也。告辭於上。可矣。再遂上書。略曰。臣本寒微。仕於辛氏之朝。至門下注書。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王。乞放歸田里。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老母。以終餘年。恭靖嘉其節義。優禮以遣。命本州復其家。世宗卽位。太宗爲上王。教曰。吉再不事二君。真義士也。聞其有子。宜召用之。以旌其忠。遂驛召其子師舜。除宗廟副丞。再卒。命賻米豆。且給葬軍。後贈左諫議大夫。權近曰。我太祖寬仁大度。褒獎節義之美。直與周武之釋夷齊。漢光之遣子陵。異世而同符。斯皆所以崇其義而遂其志。以激百世之高風。以存萬世之大防也。

○前掌令徐甄。坐金震陽之黨。退居衿川。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請罪之。太宗作色曰。甄爲高麗之臣。作詩以思之。是夷齊之流也。可賞不可罪也。今上朝宣祖。修撰許筠啓於經席。請加褒獎。命致祭其墓。在衿川。贈大司諫。

○太宗命召舍人。傳曰。予聞壬申年間。因杖致死。如李崇仁。李種學等。實非因杖而死也。或絞而殺之。或枉刑殺之。其核實以聞。又傳曰。崇仁種學死。非其罪。實非太祖之志。當國者欲報復。而枉刑殺之也。命翰問其時。教書使孫興宗。黃居正。矯命欺君之罪。照以出入人罪之律。開國功臣等啓曰。鄭道傳。南閭等。嗾居正興宗。使授杖之人。枉致於死。跡雖有罪。其情可恕。臣等謂。右人所犯。非關社稷。傳曰。道傳居正興宗。廢爲庶人。子孫禁錮。南閭勿論。兩司交章。請道傳興宗依律。不允。

○永樂己丑。議政府及三功臣等啓曰。亂臣閔無咎。無疾李茂尹。穆柳沂。

趙希閔李彬姜思德等請正典刑肆諸市朝。傳曰無咎無疾海島付處。餘依翌年無咎無疾。因宗親府之啓。賜自盡。厥後閔無恤無悔。嘗因元敬王后有疾。入闕俟兩大君入內。世子即禮也獨在之時。無悔告曰。吾兄無咎無疾。豈有謀反乎。世子生長吾家。願蒙恩德。世子答曰。汝家門不善矣。此言傳播。翰問無恤等。太宗傳曰。此人等罪固大矣。但宋氏未安。即無恤之母也豈無人情乎。令付處無恤無悔于外。尋因政院之啓。並賜死。妻子遠方安置。

○永樂丁亥。世子視朝京。太宗幸梁。哲院坪餞之。完山君天祐。丹陽府院君李茂。鷄城君李來。提學孟思誠。摠制李玄。書狀官執義許稠等隨行。一行之人計百餘人。及到京。皇上待之甚厚。至引陞龍床。執手慰諭。留邸之日。六部尙書輪遞對飯。其還也。經曲阜。謁孔子祠。

○永樂三年。咸吉道吉州海水赤。凡十三日。四年全羅道茂長掘浦水赤。色滿江漲流。七年樂安郡海水赤如血。郡地泉流兩處亦赤如血。二十一年巨濟海水黃赤色。小魚浮死。宣德三年。慶尙道河東縣海水黑而濁。如

豆粥。凡三海魚多死。今上戊子。漢江水赤如血。

○永樂丙申。以禮曹啓。封高麗末主恭讓君。爲恭讓王。

○永樂己丑。副司直朴和。使日本拘留。欲鈎貨賄。政府因倭使還。移書諭之。翌年遣還。

禮曹啓。今當禾稼秀實之時。旱氣深重。民生可慮。請除報祀。行祈雨祭。從之。謂經筵官曰。天旱甚。心不在書。故不御經筵。卿等知之。

○又曰。監司守令。俱是近民之職。而民有餓孀。守令則論罪。監司則不坐。實爲未便。監司經歷。並罷職。私馬上京。

○判義州牧事金乙辛。以行賄賂。見囚於義禁府。得疾。命保放。遣醫賜藥。○世宗嘗謂禮曹判書許稠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常前。絕無倂伏之禮。稠對曰。中朝之事。則天下萬機。皆決於帝。人衆事煩。未暇爲禮。經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是誠嘉言也。上曰然。君而親庶務。則有司皆待決於上。而必生怠惰之心矣。稠又曰。昔太宗欲本國女服。悉從華制。臣啓

曰。臣昔赴京過闕里。入見孔子家廟。見女服畫像。與本國無異。但首飾異耳。事竟不行。中國之禮。安可盡從乎。

○文宗諒闇之後。聖體尙未康寧。而過於憂勤。有請間日視事。怡養精神者。答曰。君王耽樂。則雖引之千歲而不足。不然則雖一年亦足矣。必須憂勤。不可自逸。又曰。古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一向好着者。此人君之通患。吾性不喜此。雖有勸者。不能好也。又謂近臣。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梁子弟。多以酒色敗身。予每見諸弟。以此戒之。

○文廟辛卯年間。聖節使朴以昌。到新安館宿。夜半拔所佩刀。刺項及腹。幾死。書狀官李翊聞之。即往見。以昌謂翊曰。老身本無污名。庶將盡忠。當初糧米。欲只將定數。通事輩咸曰。今適靈霖。入八站遇水災。滯於中路。糧盡則必餓死。請加齎。吾果然之。遂賚四十斗而往。將欲啓達。今既犯邦憲。將何面目。以見聖上。亦何顏更會同列大臣乎。反覆思之。不若自盡之爲愈也。又云。到義州。此計已定。然護送唐人頗多。不可使聞於彼人也。到此

至於如此耳。遂死。上傳于政院曰。以昌必慚犯法。以至自刎。予心惻然。萬里辛勤之人。予初不欲遣人拿來。衆意強請。勉從之。到今追悔不已。其致奠賜米豆棺槨。安身之子也

○許忠貞公諱琮。字宗卿。擢世祖丙子文科第三人。承命習天文。適有日食之變。書啓推步單子。其末並論。上好佛法喜遊畋。不御經筵。不納諫諍之失。上以爲有志有才。命加一資。其後以兼藝文講書。上曰。汝是前日言事者歟。公申論前啓之意。世祖欲試其守。命捽下杖之。旁侍者股慄。而公確然不動。舉止無異平昔。隨問而對。音吐鴻暢。世祖大加稱賞。命進爵。公進退俯仰。雍容可觀。公魁顏廣頰。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之上。望之如泰山喬岳。董越王敞使我國。公以遠接使。迎于境上。兩使尙矜持。視人蔑如。及公入謁。瞿然起立。不覺屈膝拜。及還到江上。依依不忍別。至於涕出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也。還朝嘖嘖搢紳問曰。所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雙云。

^{誅書之始}○永樂丁酉。命燒書雲觀所藏讖書。仍令京外私藏妖誕之書。定期自首。納官燒火。違者許人陳告。依造妖書律罪之。李穡文集第十五卷。亦令定日推納。

○尹文度公准。嘗侍宴。太宗前依之曰。卿予之柱石也。

○許文敬公稠。以臺官坐言事。出補全州判官。及吏曹正郎有闕。太宗閱官案。指稠名曰。此人可當。命遂除之。

○太宗朝。江原道江陵大嶺山竹結實。其狀類黍穗。其實似真麥。粘如薏苡。味如唐黍。村人摘取爲酒食。又於咸吉道和州有土。其形與色如黃蠟。作餅。味似木麥。飢民取食。充腹免飢。今上甲午大饑。鳳山境產土粘。滑如真末。以土七八分米屑二三分。作餅食之。則療飢而亦不生病。飢民多賴以濟活。

○永樂戊戌六月。政府六曹三功臣文武百官等。論列世子禪過惡。請斷以大義廢之。太宗允之。以忠寧大君。定爲世子。即世宗也。頒教中外。

放禪于廣州。

○永樂戊戌八月。太宗教禪位於世子。政府六曹及諸功臣等。排闥直入。呼天慟哭。請寢成命。不允。世子亦固辭。不允。上以大寶傳于世子。即移御於蓮池洞宮。世子即位于景福宮。受賀頒赦。且率百官具箋。奉謝于上王殿。軍國大事。則皆啓于上王。十一月。上服袞冕。御仁政殿。封崇上王聖德神功。大妃厚德尊號。幸上王時御所。行獻壽禮。太宗既爲上王。以兵曹有所失。命翰入直叅判姜尙仁。佐郎蔡知止。于禁府。仍並推判書朴習。叅議李愨。正郎金自溫。李安柔。梁汝恭。佐郎宋乙。開李叔福等。皆下獄。車裂姜尙仁。斬朴習。辭連人李灌。沈沆。亦斬。妻子兄弟爲奴。領議政沈溫。亦辭連。命義禁府。鎮撫李楊。押送於水原。賜自盡。其餘付處。遠近有差。

○沈溫之被誅也。妻子沒爲孥。厥後議政李穰等啓曰。戊戌年。溫辭連姜尙仁等獄。太宗賜死。卜善地。給棺以葬。雖因禁府之請。籍沒其妻子。而

下 旨令母得役使。恭妃殿下。方爲國母。而母安氏身爲官賤。深爲未便。漢昭帝上官皇后父安。圖不軌伏誅。而其妻追尊爲敬夫人。置園邑。請法漢故事。削賤案。還賜爵帖。英廟召知申事郭存中等。面諭之。略曰。沈溫之死也。禁府以溫之弟兄。請屬官賤。太宗教曰。妃子伯叔。不可以此斷之。又請溫之妻及子女。錄于賤案。太宗問錦川君朴嘗曰。何以處之。嘗對曰。非自己之罪。且中宮之母。沒爲官賤。不可也。其時柳廷顯爲禁府提調。固請之。乃命姑錄于賤案。又有議者以爲。罪人之女。不可爲王后。欲動搖 恭妃者焉。太宗曰。惡是何言也。恭妃萬無搖動之理。太宗嘗御內殿。大妃侍坐。予亦侍側。大妃曰。恭妃之母。錄于賤案。甚爲不可。須改之。太宗教曰。當改之事。未施行。而遽爲賓天。予雖知 父王之志。然未施行。故未敢開說也。恭妃外祖安天保。奉巢長養。恭妃且其年甚老。生死之日難期。故去甲辰冬。恭妃往于第。設宴慰之。召大臣議。謂母子之間。何以處之。并見否乎。大臣以爲。以王妃之尊。下與賤人相

接。於大義有不通云。故予使只見祖父而已。近日言者多以爲。母子之間。不可如此隔絕。且以國后之母爲賤人。於恩義並不可。今大臣之言亦如此。其削賤案。還給爵帖。并免其子女。且子母不相見者。于今累年矣。豈無切迫之情。某日 恭妃當往安氏之第。卿等其知之。

○左議政柳廷顯卒。世宗以自袍烏帽黑帶。率百官。出金川橋外。幄次舉哀。柳寬之卒也。亦舉哀。

○國初。山陵用石槨。元敬王后之喪。太宗以勞民力。令勿用全石。以方石合成。世宗篤於孝思。伐取全石。太宗自往役所。擊剝之。

○永樂壬寅。義禁府照律。青山縣監卓祉。謂君喪輕父母之喪。情涉不忠。比 大明律。謀反大逆。凌遲處死。啓減死。杖一百。官奴定屬。籍沒家產。妻子爲奴。

○宣德丙午九月。上大閱于箭串。平明動駕。百官具甲冑扈從。大駕入幄次。兵曹啓。放信砲。王世子以下具甲冑。以次入就壇前。分東西。北

向立。五衛諸軍於前一日結陣壇南。有頃。上被金甲登壇。王世子以下四拜訖。正二品以上及六代言陞壇上。從二品以下百官俱於壇前分立。吹大角三通。左右廂五衛吹角應之。於是放炮鼓譟。或變陣挑戰。相爲勝敗之形。凡五變陣而罷。軍數則六千六百餘名也。

○英廟召集賢殿副校理權探。著作郎辛石堅。正字南秀文等。傳曰。予聞爾等年少有將來。自今除其仕。各安於家。專心讀書。以著成效。其讀書規範。受大提學卞季良指畫。

○宣德丁未。賜文武科重試。新試恩榮宴于禮曹。以府院君趙涓贊成權軫。押爲宴官。兵曹判書黃象爲赴宴官。命左代言金孟性。右代言金赭。賚宣醞而往。新恩翌日上箋謝恩。

○左議政黃喜。丁母憂。不出其代。過數朔起復。喜復拜之時。世子將朝京。欲以喜隨行也。喜上箋懇辭。至再不許。及天朝勅。世子不必入覲。喜又控辭曰。世子既不朝覲。且國家無事。請終三年。英廟以大臣起復。

祖宗成憲。不允。仍傳曰。古者六十。雖在衰服。猶許食肉。令黃喜既已起復。年踰六十。豈可素食而行之乎。予欲親見開素。而適氣不平。政院招而勸肉。喜詣賓廳。知申事鄭欽之傳。上旨勸肉。喜頓首曰。臣時無病。豈敢食肉乎。請善啓。欽之對以不敢。喜於是稽顙哭泣開素。

○宣德己酉。天使尹鳳昌盛李翔等。以皇勅揀選小火者六名。執饌婢十二名。唱歌婢八名。賚伽伽琴。玄琴。鄉琵琶。唐琵琶。笛。發行。

○右議政柳寬上書。引唐韓愈作太學生彈琴詩序。且引宋太宗朝賜舖故事。請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令節。使大小臣僚。選勝遊樂。以形容太平氣像。英廟可之。寬引年致仕。命給第四錄。終其身。

○憲府劾左議政黃喜。欲緩監牧官太石均之罪。請於臺官李審之子伯堅。使圖之。請罷黜。以杜請托枉法之漸。英廟答曰。大臣不可輕罪。後允之。罷喜職。而不出其代。翌年復除之。諫院上封章。略曰。黃喜曾爲議政。不顧大體。私於所厚。請托憲府。只罷其職。是喜之大幸也。又請受交河屯。

田與古之去織婦拔園葵者遠矣。曾未踰年。遽置百官之首。偃然受之。恬不爲愧。請罷之。答曰。凡事是非間。無隱盡陳。予甚嘉之。然調元大臣。不可聽爾等之言。輕易拒絕。

○宣德辛亥。冬至賀禮時。領議政黃喜。於望闕禮則入叅。而本朝賀禮。以病不入。憲府招通禮門令史。問其故。令史對以實。憲府答其令史。政府遣舍人啓之曰。通禮門令史無預焉。而受答。且政府百官之長。堂上進退。告于憲府。固無前例。今乃受辱。慚愧實多。傳曰。憲府處事。實爲未便。下司諫院推考啓。聞。

○宣德丙午九月。英廟移御于西郊衍禧宮。翌年三月。還昌德宮。左議政李穰。右議政黃喜等。時扈從世子。未動駕前先行。憲府公緘問備。上命召就職。

○讓寧大君妾件里。著紫的轡。見捉於憲府禁吏。件里夤緣大司憲吳陞。妓妾。請釋。陞語禁吏使勿告。執義以下。問備于陞。請罪。上命罷陞職。

○右議政致仕柳寬啓曰。每日常叅。上體勞動。請間日停常叅。英廟答曰。啓意予知之。卿老氣。勉強詣闕。予實懼焉。後日如有啓事。使人啓之。卿則安身養和。益保衰躬。

○宣德壬子八月。上親行養老宴于勤政殿。二品以上於殿內。四品以上於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於殿庭賜坐。老人升殿之時。上起立於坐。翌日。中殿宴老婦等於思政殿。

○永樂辛丑。禮曹啓曰。宋紹熙五年。詔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奉祧主禱。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今我穆祖大王當遷。乞依此制。建別廟於宗廟之西。殿號永寧何如。奉教敬依。

○初。太祖建國。既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太祖升遐。魂殿號曰仁昭。後改文昭。太宗原廟。號曰廣孝殿。各在都中。後世宗議于羣臣。卜地于宮城之內。建寢殿。仍號文昭。宣德癸丑五月。先行告動。駕祭于兩殿。備物儀奉神位版升輿。上祇迎于光化門外。太祖

位版。先安於新文昭殿。太祖兩位。行耐謁之禮。訖。上親行安神祭。還宮受賀。頒赦中外。其教書略曰。歷代帝王。既立宗廟。禮尚太古。所以神之也。又設原廟。事以平生。所以親之也。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朝合諸觀神。御安景靈宮。乃得情禮之中。今我太祖太宗。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廟。百歲之後。神廟不勝其繁。肆命禮官。創立一代之規。定爲萬世之典云云。

○康寧殿營繕時。伐石軍一人壓死。英廟下教。自責懇切。且曰。若朝廷使臣館待之處。雖多死者。豈如營我居處。而致一名之死之慘乎。命賜米十石。

○英廟建置北邊六鎮。以金宗瑞爲觀察使。委任之。瓜滿。移授本道都節制使。宗瑞母死。上馳駟召宗瑞。且賻紙與棺槨。過百日後。起復使還任。宗瑞辭。不許。令政院勸肉送之。

○宣德己酉。蔚珍縣有荒唐船漂泊。捕獲之。凡十六名。皆着青衣。捲髮結於項。以綵畫紅木綿裹頭。不着裙。以青袍裹下部。譯審之。乃琉球人也。蔚珍縣令。及守山浦萬戶等。初疑賊船。多數射殺。上命論賞。憲府論啓。明知其非賊。而爭先射中。請勿論賞。答曰。古人有買死馬生馬從而來。予當褒賞。以激勸方來。

○宣德己酉八月朔。日食。上以素服。出御勤政殿楹外。救食。御座設無足平床。不設徹扇儀仗。侍臣亦以素服。分立殿庭。世子則不預焉。百官各詣朝房侍衛。

○宣德壬子。禮曹啓曰。謹稽古典。天子之配曰皇后。王之配曰王后。歷代之制。未嘗復以美號加之。至於官人。則各稱號以別名位。本朝之制。王○計稟使恭寧君裊。副使都統制元閔生。以請免金銀貢事發行。英廟親餞于慕華館。裊等賫捧皇勅而來。許除金銀貢。以土物効誠。

○英廟常召領議政黃喜。判中樞府院事許稠。議視學試取節次。喜等啓

曰。爲試取視學。則不合古制。而觀學爲輕。傳曰。卿等之言宜矣。
○正統丙辰。教政府略曰。開國之初。設都評議司。以摠一國之政。改爲議政府。其任如初。歲在甲午。以大臣不宜親小事。若軍國重事。議政府會議以聞。其餘令六曹直啓施行。自後事無大小。而皆歸六曹。而不關於政府。所預聞。惟論決死囚而已。有違古者。任相意。今依太祖成憲。六曹各職。皆先稟於議政府。商度可否。後啓聞取旨。還下六曹施行。惟吏兵曹除授。兵曹用軍。刑曹死囚外刑決。仍令本曹直啓施行。卽報于政府施行。如有未當。政府從而審駁云云。

○宣宗皇帝嘗降勅。令送耕牛一萬隻于遼東。以絹布貿易。英廟命政府六曹擬議。或有欲以罹疫缺少。難堪充數。爲之辭者。上語知申事安崇善曰。是議予不取也。予至誠事大。今當此事。乃以詐言。奏請規減。豈理也哉。是則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也。崇善對曰。天下古今之事。不過邪正二字。豈可以邪道上國乎。

○宣德丙辰。英廟傳于政府曰。古有四時之田。以講武除害。此先王之定制。而軍國之重事也。祖宗參酌古制。定爲春秋講武之法。垂訓子孫。思慮周備矣。新進儒生。以爲國君逸豫之舉。每請停行。大臣亦或有請停者。予以祖宗成法不可廢。而不從矣。曩歲當講武之期。予適病不得親行。欲命將代行。大臣議以兵權授之將臣。於義不安。故寢之。今年凶荒大甚。予恐懼姑停秋等講武。而明春講武。亦欲停止。以休民力。頃者兵曹請曰。大事不可廢。予亦以爲凶荒之歲。益修武備。備非常之道也。故姑從其請。諸事欲務從簡約。然國君一動。其弊必多矣。世子職在撫軍。欲令世子代行。如此則不廢重事。而供費必減。庶乎兩全。擬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啓曰。兵權不可授之世子。且今年凶歉。請停之。從之。

○英廟憂旱。禁酒中外。久不進藥酒。議政李稷請進之。上曰。禁人飲酒。而予獨飲可乎。再啓不許。

○大司憲元肅等。論褻之罪。略曰。歲在己亥。褻逃隱。兩上不知其生死。

分遣內宦跟尋乃得。太宗引見宰臣等。召禔侍坐。面責之。略曰。讓寧行同禽獸。然謀反之罪。則絕無。故置諸近地。欲使保全。而乃復有今日之事。言之可羞。不孝父母。所不忍言。自今以後。以讓寧付之政府。六曹。予不預焉。如又犯法。政府拿來。吾不管。一從國家處置。顧讓寧曰。自汝之出走。予未知生死。常流涕。主上侍側亦流涕。汝平安。而諸弟有故。肯如主上之情愛乎。如此責之。而不忍加罪。其後殿下。凡其所欲。曲爲從之。而不爲自新。太宗之喪在殯。曾不哀毀。擅聚里人。輸石治家。過饋燒酒。以傷人命。利川邑守朴翱。推罪里人。固其職也。而讓寧憤怒。上書請罪。朴翱言辭不順。至曰。若不從請。臣與主上之間。自此疎矣。不忠之心。見於言辭。請下攸司。翰問之。寫給之人。亦令推覈科罪。上留不下。累日論之。不允。

○讓寧大君之子。證年長。拜順平君。臺諫及政府論執。請勿除職。使隨父居外。英廟教曰。讓寧則得罪宗社。故放于外矣。其子有何罪乎。臺諫固請之。乃命證居住城外。承召後入宮門。欲見大君。則往來時。皆告于政府。

○英廟嘗駕幸東郊。迎致讓寧大君禔。設宴慰之。夕還宮。禔歸利川。謫所群下初意。其偶然出幸。不料其召禔。翌日兩司論其不可。請勿復接見。又於常叅日。極論之。時右議政孟思誠。刑曹叅判申概入侍。而默無一言。法司於思誠。概處問備。以大臣及法曹堂上。讓寧勿復召見事。一言不啓。思誠答通勿爲召見事。曾已啓達。故不啓。概答通素無風節。遲晚。於是請依律科罪。上留中。仍命思誠就職。思誠啓曰。政丞長百官。人不得以問之。然後可謂能盡其職。今被臺劾。不可就職。上不允。

○永樂己卯十月初一日巳時。有氣頭白尾紅。狀如飛鷺。自東向西而落。正統丙辰七月三十日初昏。有流星大如銅海。尾如一布長。光如電。出于天中。入于北極而散。有頃。有聲如雷。

○宣德丙午。江華摩利山震鳴。如撞巨鍾。俄而塹城壇東峯石墜落。命注書張厚書雲觀正朴恬等。進去審視。

○中樞院使李貞幹。年至七十。母年踰九表。英廟特賜酒樂以慰之。今

上以洪相暹盧相守慎之母俱享高年優賜米豆。今上宣宗也後倣此

○義禁府都提調領議政柳廷顯等啓曰。憲府非承王命。而本府鎮撫都事等。輒以所由呼來入庭。持平以上。皆坐交椅。聽言取辭。有違王旨。况詔獄官吏。憲府擅自招來。實爲未便。英廟傳曰。憲府誤矣。召掌務掌令皇甫仁問之。對曰。三品則於楹外。四品以下則庭下問事。本府前例也。傳曰。如有其罪。則具辭以聞。取旨可也。非奉王旨。而三四品朝士。跪于廳前。持平皆踞坐問事。汝等非矣。自今以後。毋或如此。

○右議政趙涓。府院君延嗣宗。兵曹判書趙末生等。受人相訟奴婢。暗爲致力得決。憲府按覈得情。涓等并中道付處。英廟仍教憲府曰。予聞迷劣之人。所訟奴婢。聽訟官吏。寅緣請托。以致冤抑者。或有之。今此之事。予甚嘉之。

○刑曹判書徐選之弟徐達。殺新昌吏表芸平。推官等分首從。以達之奴爲首。且聽其和論。事覺。英廟命推其前後推官。及忠清道觀察使。並下

禁府。擬罪有差。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亦辭連。下禁府。翌日命保放。只罷職。不出交代。過十日還除之。

○世宗以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其國之語。而獨我國無之。本國音韻。雖與華語有殊。而其牙舌唇齒喉。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御製諺文子母二十八字。設局禁中。使成三問。崔恒申叔舟等撰定之。時翰林學士黃瓚。以罪適遼東。命三問叔舟。隨入朝使臣。往遼東。見瓚問音韻。凡往返遼東十三度。

○宣德丙午。甘露降黃州。正統丙辰。又降于定平永興等處。色如白蠟。味甚甘甜。大臣等請行賀禮。上教曰。天之降祥。非其時。予心以爲非祥。乃災變也。勿賀。

○正統癸亥。將通信使于日本。而書狀官再三遞易。竟以申叔舟擬差。時叔舟久病新起。世宗引見。教曰。聞爾病羸。可去耶。對曰。臣病良以。安敢辭。及至其國。求詩者坌集。操筆立就。詩與字畫俱美。衆皆歎服。自發暨還。

凡九箇月。前此通信使之行。未有若此之完且速者。使卞仲文有老母。及其還。賜其母宴于家。以寵之。

○卞仲文之還也。刷還本國被虜男女。自對馬島發船。未及泊岸。颶風忽大作。舟幾覆。刷還人中。有婦懷孕。舟人皆曰。孕婦。水道所忌。可投以禳之。申叔舟堅執不可曰。殺人以求活。吾不忍也。翼蔽之。俄而風定。舟行。

○正統己巳。北虜也。先犯北京。廣寧遼東等處。朝貢道路梗澁。人皆憚行。鄭知院陟。差聖節使。毅然無難色。拜辭之日。命世子別慰以遣。途聞皇帝已陷虜庭。京城被圍。衆懼欲遷延。陟前進不顧。及入京。新皇帝已即位矣。既朝。向北行聖節賀禮如儀。

○文廟在東宮。初行嘉禮于上護軍金五文之女。號徽嬪。數年挾媚道。事廢。廢爲庶人。又册宗簿寺少尹奉礪之女。號純嬪。過八年。以有失德而廢。立良娣權氏爲嬪。卽顯德王后也。誕魯山七日而薨。

○魚直殿變甲。將赴殿試。大提學鄭以吾。偶夢得詩云。三級風雷魚變甲。

一春烟景馬希聲。雖云對偶元相敵。那及龍門上客名。變甲擢壯元。

○魚變甲自左正言。出爲忠州判官。時公之父淵。以前河陽縣務置散。變甲上疏陳情代己職。太宗許之。陞淵二階。除本職。後變甲爲獻納。同列將上疏論劾。鷄林府尹尹向。而事涉曖昧。公不署名。曰。吾於其時。適在尹公所。詳知此人必無此事。敢虛捏以陷人乎。遂奮袂而起。坐罷。變甲與申檣甚友善。相約曰。吾等事君盡忠。苟得名遂。須歸養老親。及入集賢殿。上恩稠疊。未忍遽離輦下。常恨歸養之晚。每歎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及得腰下蹇濕症。卽呈辭願就家鄉。浴溫泉治病。上教政院曰。此人終必可用。然旣欲理病。安敢止之。待病差速啓之。公乃行至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涼草樹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申檣累官叅判。謂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能決然而歸。余則負約多慚。權贊成謁謂人曰。我國辭職祿者。止二人。許判漢城周與魚某也。公旣辭歸。父母俱存。諸弟無故。朝夕甘旨。日以悞悅親心爲事。

朝議惜其行義。授金海府使。不起。又以知司諫徵之。竟不就以終。已上行狀

○正統年間。有爲地理說者。建言當於宮城北路。築堵作門。以限往來。且於城內。補土爲山。明堂之水。禁投穢物。魚孝瞻上疏。極言不可。英廟覽而嗟賞。遂細術者之說。都下官府。例置一小宇。叢掛紙錢。號曰府君。相聚而瀆祀之。新除官必祭之。唯謹。雖法司亦有之。孝瞻爲執義。下人告以古事。孝瞻曰。府君何物也。令取紙錢焚之。前後所歷官府君之祀。率皆焚毀之。

○魯山幼冲嗣位。光廟爲領議政。以宮內孤虛。且爲繼嗣之重。從權制議定納妃。又以爲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其實亡矣。脫服卽吉可也。魚孝瞻爲禮曹叅議。抗議納妃。雖以宗社大計。不得已而爲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強爲之乎。條辨不少屈。竟不見用。

○世宗晚年多疾。倦勤不能視事。文宗在東宮。命叅決庶務。乃開議事堂。受群臣朝叅。

○文宗策士。御製試題目。蓋聞爲國者。不過求賢從諫。寡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否德。嗣守先業。日夜祇懼。如臨淵冰。求聞過失。以補不逮。惟爾士大夫。游心聖學。爲日已久。若有時務。急於今日。或有過失。予罔聞知。當悉心以陳。無有隱諱。雖文辭秀麗。鋪陳廣博。而意反不足。則予徒見其反類俳優。稱讚君德。動比堯舜。而行反不掩。則予徒見其病于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時適黃海道疫癘大行。親製文。遣官祭之。文曰。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殺人。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殺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源作焉。故知鬼神德盛。理一。天地今之厲氣。實非鬼神之作。慝抑亦人自作孽耳。然適因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積年不止。無辜橫被。隕歿性命。不知其幾。豈非天吏逸德。玉石俱焚者乎。予以涼德。忝爲一神人之主。常懼有一物之不獲者。况忍觀吾民之橫罹天